

新女性講話

聶曾紀芬題



給獻書此以謹

胞同女的國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9148

目次

劉王立明女士題詞

馬蔭良先生序

周瘦鵑先生題詞

鄭希濤先生序

弁言

張默君女士論婦女問題

廖何香凝指示婦女救國之路

馮李德全談婦女救國運動

周養浩女士對婦女講話

黃興夫人對現代婦女的觀感

黃梅仙女士談鄉村教育

聶曾紀芬印象記

劉王立明訪問記

唐冠玉女士論新賢妻良母

吳貽芳女士十分鐘會見記

歡迎山額夫人的意義

陸禮華女士談婦女現勢

王孝英女士談婦女解放

張湘敏女士訪問記

錢劍秋博士訪問記

張麗珍女士訪問記

聶靈瑜女士會見記

劉劍秋博士談家庭衛生

林語堂夫婦訪問記

朱君毅夫人談家庭生活

蘇曾祥博士談女權與女能

三〇

三三

三七

四三

四七

五〇

五四

五九

六二

六六

七〇

七六

八〇

戴儀女士訪問記	八三
熊芷女士談慈幼事業	八六
十分鐘會見梅華銓夫人	九〇
杜宇飛女士談歐遊感想	九四
楊懿熙女士訪問記	九八
謝祖儀女士談青年運動	一〇二
李霞卿女士談航空救國	一〇六
楊美真女士談美國婦女生活現狀	一一〇
馮文鳳女士論巾幗英豪	一一四
劉小蕙女士會見記	一一七
鮑亞暉女士訪問記	一二一
魯沙白女士談日本的女性	一二五
黃季馬女士談家政教育	一二九
陳令儀女士對現代婦女的意見	一三三
楊瑾珣女士談航空生活	一三七
潘玉良女士訪問記	一四一

周麗華女士談兒童教養	一四四
鄧裕芝女士談勞工福利事業	一四八
熊璧雙 <small>耀</small> 雙姊妹印象記	一五二
李華緬女士談銀行生活	一五六
金光楣女士談家庭儲蓄	一六〇



212367

處現在動盪的社會，我們想要有
一種至理名言，作為婦女的指導，
可是這一類書籍還不易得見。幸
萍先生曾出其能力，親自訪問
四十二位新女性，把各人的思想、生活、經
驗，忠實介紹；關於婦女生活的知
識，包羅萬象，誠屬罕能可貴。這
些材料現已彙編成帙，獻給親愛
的女同胞們，可說是最高貴的禮物，
願大家虛心的接受吧。

劉



序

馬·蔭·良·

偶然翻讀史書，在六朝時代，見有這樣一個不幸的女子：

「東陽女子婁逞，粗知圍碁，解文義，變服作爲丈夫，徧遊公卿間，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驅令還東，逞始作女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倆，還爲老嫗，豈不惜哉！』蓋齊多不知文學之臣，宜此婦之爲妖矣。」

這一段短短的故事，可以看出古代畸形社會中女子被壓迫得無處伸訴的苦痛。

女子同樣是個人，何以偏不配從政？不得已而喬裝男子，找尋出路，又被人識破，男人們不加原諒，却硬著心腸把她驅逐，而記載歷史的人且給以「妖」字惡諡。真是何從說起！然而這位婁小姐的勇氣也著實可以佩服，她那不甘牢守著傳統的被壓迫的婦女地位，不願以尋常「老嫗」終其身，雖然被那冷酷的社會目爲人妖，却並不懷着愧悔的怯懦心情，這是值得欽佩的。

從古以來，在男子的社會中，被屈抑的賢能婦女，真是不可以僂指數。她們受不到和男子們同樣的教育，得不到社會上應得的地位，表顯不出她們所懷抱的志願和蘊蓄的天才，即使有少數被人稱道的佳人淑女，也不過在做了男子的玩物之餘給予少許帶著風雅的憐憫之情

而已。

時至今日，女子總算有了法律上應得的地位，享受了做人的權利，不復蹂躪在男人們的鞭子底下了。她們同樣有受教育的機會，同樣可以做一切社會組織的活動分子。你要做加撒林，做維多利亞，做居里夫人，做花木蘭，做梁紅玉……都隨你自己的志願，看你自身的努力。

中國目前是在開始建設的時期，需要真實的人才，固然不限於男女的性別。不過女子教育尚在發軔，女界人才的缺乏，較男子尤甚。女界所表顯於社會的，僅僅似春草之初綠。

本報記者黃寄萍君在最近一年之中把海上較著名的女界逐一訪問，將她們現在的地位和所表見的事業，所發表的思想言論，披露報端，藉以鼓勵婦女界的活動和發展。近復輯成一冊，刊以問世，雖不足盡羅中國現代巾幗之英，却也可以策勵方來的風雲之秀。承囑寫幾句介紹的話，我很慶幸我們現在不必如婁遑的喬裝從仕，更願我們今後不要再自歎命薄地說着「如此伎倆，還爲老嫗」啊！

新女性講話出版紀念

是新女性的照夜明燈
是新女性的航海南鍼
是新女性立身的金科玉律
是新女性處世的良師益友

周瘦鴉敬題

序

觀察過去，檢討現實，以求得未來的進步；這公式可以用之於治學修業，也可以用之於社會國家的改進。

近幾年來，誰都承認我們的國家社會日臻進步，然而要確保這種進步，并使他日趨於至善，則我們必得從觀察過去與檢討現實着手，以求將來更大的進步。

黃君寄萍在申報婦女專刊上所發表的新女性訪問記，凡四十二篇；內容精警，足資一般女界的借鑑；聯華出版社鑒於改良家庭生活，提高婦女在社會上之地位，爰輯成書，題名「新女性講話」今已付梓，預計在廿六年的「三八」婦女節，便可以出版了。

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到四十二位新女性的思想，言論，或奮鬥的歷程，以作未來新女性的借鏡；所以在百忙之中，替著者寫了這幾句話，藉以代序。

二十六年三月一日鄭希濤識

弁言

過去這一年，我曾爲婦女界做了兩件小事：編纂「當代婦女」和訪問女界先進。前者徵集三十餘位新女性的傑作，理論與實驗並重，內容非常優美，頗獲讀者的歡心。後者由我親自訪問，一年中凡四十二人，每次都寫有特寫，發表於申報婦女專刊，雖然文筆拙劣，未能形容於萬一，但因各人的思想，學識，經驗，都超人一等，所以她們親口說出的話，不是至理名言，即是肺腑之談，值得使人體念。有很多讀者，要我彙編成冊，獻給年青的姑娘們，作爲參攷的好書，這話我也不敢自信，但美意是不能辜負的。於是把它彙集起來，整理一番，在很短的時間內，編印完成，這裏，我要說幾句話，留作出版的紀念。

本書四十二位被訪問者，多數是國內知名的女界領袖，也有學術專

家和賢能主婦，她們的學術，經過深刻磨練；她們的經歷，全是實地試驗；無論在社會在家庭，都有深長奮鬥的歷史，故獲得的信譽與地位，非普通女子所能比擬。當我訪問她們之先，經過審慎考慮，想把各人的思想，學術，事業，和人生觀，一一介紹出來，給一般女青年楷模考證，可作立身處世的南鍼，也可作前進奮鬥的嚮導，我這苦口婆心的原意，能理解者當非少數。幸而這四十二位巾幗英豪，個個熱忱可佩，盡量發抒意見，說來娓娓動聽，這裏四十二篇特寫，我得聲明我不會參加什麼意見，以存其「真」。而且她們也各就所長，自由發表，統計起來，談家政者居大半數，餘如政治，經濟，法律，醫學，教育，藝術，婦女職業，勞工，衛生，……這些專門問題，可說包羅萬象，美不勝收。現在我們所以要把這些雜碎的材料，編成單行本，無非鼓勵女青年他日勤勤懇懇服務社會的意思。

寄萍

廿六年三月一日於申報。



李德全女士



張默君女士



何香凝女士



唐冠玉女士



士女芬紀曾聶



士女漢宗黃



士女明立王劉



人夫建永鈕



士女紋湘張



士女華禮陸



士博芳貽吳



士女英孝王 ●



劉劍秋博士



朱君毅夫人



錢劍秋博士



聶靈瑜碩士



蘇曾祥博士



梅華銓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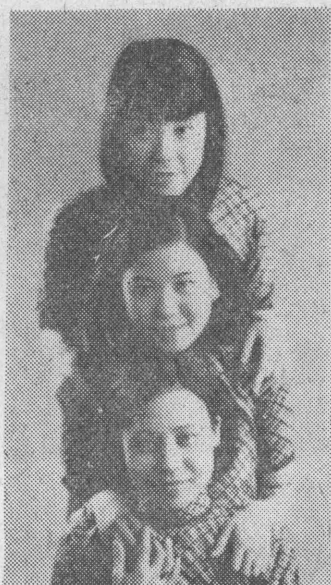
楊懿熙女士



吳戴儀女士



潘玉良女士



熊氏三英



李華縵女士



周麗華女士



士女馬季黃



士女楣光金



士碩儀令陳



士女暉亞鮑



士女鳳文馮



士碩儀祖謝



士女卿霞李



士碩眞美楊

張默君女士論婦女問題

張默君女士，爲中國婦女參政領袖之一，記者亦久仰其人。此番漫游首都，承朱君毅博士之介紹，得與會見，實深快慰！女士儀態萬方，而出言做事，有恭直之氣，不愧爲巾幗丈夫，凡所論列，足爲婦女界奉爲圭臬，茲紀談話如后：

夫人求學時代有何值得回憶之事？

「當予求學之時，足資回憶之事有三：（一）予髫齡時，於甲辰丙午間肆業於上海務本女子中學，維時已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運動；當時清廷搜捕甚嚴，故予行動極端守秘。一日，校長吳懷疚先生召予至辦公室問曰：「爾爲何加入同盟會而從事革命工作乎？」予知其已檢閱予往來信件而發覺，因對曰：「滿洲以異族而入主中原，施行專制淫威，壓迫我民族，桎梏我民智；使我民族不能發展，國勢日漸衰弱，凡我漢族，均應起而加入同盟會，一致團結，推翻異族政府也。」吳曰：「此事危險殊甚！萬一將來發覺，慎毋株連學校也。」予正色曰：「大丈夫任事，敢作敢當，予一人作事，當以一身當之，決不累及他人也。」吳聞

而莞爾曰：「勇猛哉孺子！」（二）一日有一女子至校訪予，適予外出，及歸，校役告予曰：「頃有一衣和服女子來訪，不言姓名，留字而去。」予觀其留條曰：「予以要事歸國，不日返浙，願先與君接洽，刻未遇，不能久待，甚悵！」下署一「璿」字，予見此字，方知其爲吾志友秋瑾女士也。當時因不知其住址，未能回訪，殊爲悵惘。未幾，卽聞伊就義浙中，予甚悔當時未能與伊偕往，同爲民族流血，爲之不快者累月。（三）某次務本女校舉行全校運動會，中有「製旗競走」一項，教師命予於萬頭攢動中，以數尺見方白布四幅作書，予卽揮「我武維揚」四壁窠大字，爲北魏體，與予今時書法不同，當時各報製版競載，此亦趁一時之興，以示提倡我民族尙武精神，回念童心，有餘味焉。」

請追述過去所創之社會事業

「予過去所參加之社會事業，可得而述者有四：（一）辛亥秋予佐先伯純公光復蘇州後，主辦大漢報於滄浪亭可園，以鼓吹民主政治；（二）民國元年與數女同志發起「婦女協贊會」於滬濱，籌募北伐軍餉數萬元，偕同志數人親齋南京臨時大總統孫公；（三）發起神州女界協進社，及創辦神州女學，神州女報，從事於教育學術救國運動十餘年；（四）與熊朱其慧夫人等發起江蘇平民教育促進會於南京，爲中國平民教育之嚆矢。」

請夫人指示中國婦女自覺之路

「茲事實至重大，決非片言所能盡，總括言之：中國婦女應以中國固有之道德以鍛練身心，注重人格感化；從教育學術方面以改進中國社會，挽救國家危亡！」

請批評中國婦女之弱點

「予以爲現代女子中知識份子較前增進，洵可憐。但其缺點：（一）無聯絡與合作精神，（二）缺少組織能力，（三）對於責任心較薄，而猜忌心較多。」

對於「賢妻良母」與「賢父良夫」之意見

「此問題聚訟甚久，爲一般新婦女所不喜聽。以予觀之，所謂賢妻良母，誠爲古今中外社會中不可缺少之主張，何則，欲求國家之強盛，必先求家庭之健全，女子爲家庭之中心，若一家之中無賢母良妻之主持，則其家庭之頹敗可知。然一家之幸福，繫乎男女雙方之合作，賢母良妻之對象卽爲賢父良夫，此問題需雙方並重，偏廢則不可。夫賢母良妻最大之力量爲真誠，由真誠而生母愛，予以爲世界上最偉大最純潔最永久之愛，莫過於母之愛。倘人能將此母愛擴而充之，以保赤子之心而待全民族，則世界可躋於大同。予對賢母之主張爲廣義

者，非惟「衣被天下」，「猶需」赤子萬族」，是皆在人好自爲之耳。

夫人治家之主張如何？

予治家主張以道德及人格感化爲基礎，再以科學藝術精神以造成衛生美感之家庭，以合於先哲所謂「日新其德」「日新又日新」之明訓，並以促進「新生活之社會。」

何香凝女士指示婦女救國之路

男子要救國，女子們更要救國！

爭民族生存，求中國自由平等！

何香凝女士，大家知道她是革命先烈廖仲凱先生的夫人，數十年來，爲革命奔走，爲國難呼號；是婦女界的先覺者，是赤誠愛國的巾幗丈夫；凡站在救國戰線上的人們，誰不表示欽仰。我認識她的時候，還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後，那時她曾開過一次國難畫展會，把旅居巴黎時所作之畫，盡數出售，得錢以供前線救傷之用。當年主持傷兵醫院，救護隊，慰勞隊等，轟動一時。但四五年來，國難更深，夫人愛國愈切，氣體愈衰，隱居辣斐德路某邨，杜門謝客，外間難得其寓址，我這次去訪問，幸得柳亞子先生代約，纔能如願以償。她住的是一所三層的洋房，陳設簡潔，室中靜寂無聲，廖夫人迎面說一聲「多年不見了！」「是的，差不多四年了。」於是我們在書房裏坐定，開始談話：

「廖夫人最近的生活怎樣？」

「我向來過中下層的生活，願永恆地維持下去，和平民一樣，可惜心臟病不時發作，一

點不能勞動，所以外間交際應酬，一概謝絕，隨侍左右的，惟一女一甥而已。我家收入無多，用途亦甚儉，繪畫是我素好，以如自遣，亦以此養生。去年曾鬻畫千餘元，衣食可以無憂，我不願受國家的俸祿，自問心地光明無疵。」

「夫人近來對國難的觀感如何？」

「那是痛心極了。我是救國有心，報國無方，依目前情勢，和平早已絕望，惟有竭全國人之心力，共赴國難，抵抗圖存。我中華堂堂天富之國，豈能長期屈服？……」她說到這裏，語氣非常激昂。

「夫人對婦女救國有何主張？」我便轉到婦女本身的問題上來。

「現實的中國，不管男女，都不能放棄救國的責任。上海新近組織的婦女救國會，我雖不擔任什麼名義，但表示非常同情。曾應該會之邀，演講多次，我歸納的幾句話：便是婦女救國的責任，比男子更爲重要，一旦大戰爆發，男子効命沙場，女子一面隨軍救護，一面維持後方，倘使二萬萬男子都戰死了，還剩着二萬萬的女子；其中除老的少的以外，少壯的懷孕女子，可以生育，把這些小國民，教養起來，至多二十年，依然可以復國的；所以有女子在，永遠不怕亡國的。」

「夫人對婦女參政的意見怎樣？」

「中山先生在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便規定男女平等的法律，婦女參政，是當

然的權利。不過現政府藐視女子，絕少任用，而女界也不起來爭取地位，所以女子現在政治上活動的，大都卑卑微職而已。」

「關於婦女職業方面，夫人有何高見？」

「現在國難期間，工商各業，全不景氣，男子尚且失業，何況女子？除非國民革命完全成功，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完全停止之後，女子職業纔有出路。」

「夫人對於目前中國女青年的生活，有什麼批評？」

「在都市裏一般高貴女青年，無論在衣食住行那方面，我覺得太奢侈，沒有勞動的精神，刻苦的耐性，而游樂場中的女子，可以說她「商女不知亡國恨！」至於農村及工廠裏的女子，實在太可憐，誰來解救呢？」

「現代婦女的動向，意見紛歧，有主張向外奮鬥的，有主張對內主持家政的；有主張內外兼顧的折衷論的：夫人主張婦女該向那一方面走？」

「我主張婦女應從事國民革命，爭民族生存；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對外如此，對內亦然。」

廖夫人說話很誠懇，而且越說越有勁，我們談了一些婦女問題以外，其他也談得不少。我很想索她一張照片，留給讀者瞻仰，可是她從不照相的，只給我兩本畫集，選刊一幀，以誌紀念。

馮李德全談婦女救國運動

發展蘊藏的能力，恢復天賦的人權，

打碎束縛的鐵練，整個民族纔解放。

南京中山陵附近陵園新邨，是京中唯一的清靜住宅區，據說住戶都是黨國要人，至少是有錢的汽車階級；否則你要住也沒有資格。有一天正是春光明媚的天氣，我也到了新邨，看那一座座新式洋樓，淡黃色的屋宇，襯着紅白相間的花園，四圍一片綠幽幽的松柏，空氣既然新鮮，景緻又是美麗，的確可愛非凡。這般富麗的洞天福地，不要說居住，就是能得欣賞一番，也有幾分福份呢。在這兒一看，會使你忘記了一切災荒世亂，甚至於非常的國難，啊！信不信由你。

那天上午，我是去訪問馮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的。因為她是女界中有學識，有經驗，有服務社會的精神，也有處理家政的興趣，想讀者也是久已聞名的。馮夫人借住在陵園新邨的韓公館裏，傳達者通報之後，承欣然接見，我覺得很榮幸。馮夫人態度端莊，說着純熟的北平語，我們談了許多話，從馮氏家庭起，以及馮夫人過去的一切，現時的生活，後來她表示

私生活部分，不必談它，只有兩點可以發表出來。這意見切實中肯，足爲現代婦女們的嚮導。

請問夫人主張中國婦女應如何努力救國工作？

馮夫人沉思一會，便滔滔的說：『婦女天賦的能力並不比男子差，婦女在國家的責任，並不比男子輕，當今國家如此危急，婦女也應當負起救國的責任。但現時中國的婦女，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不識不知的，這是元氣的荒廢，這是國家巨大的損失。很多人以爲那些不識不知的婦女是沒有能力，那是錯誤的，其實，她們並非沒有能力，而是沒有機會表現她們的能力，她們的能力被埋沒罷了。試看今日蘇聯的婦女，便可證明。卽以意大利稱爲野蠻的阿比西尼亞的婦女來說，當他們的國家被侵略，她們不也是盡力於後防與看護工作嗎？甚至於也慷慨激昂執干戈以衛社稷嗎？每個婦女都有她誠摯愛家的心，要愛家先得愛國，所以也有她熱烈愛國的心。我們要啓發她們，訓練她們，表現她們蘊藏着的赤心，發展她們埋着的能力，恢復她們天賦的人權，替救國工作加上一支生力軍。所以我認爲今日有智識而先覺的婦女，應該切實聯絡生產勞動和農村的婦女，組織起來，盡其可能，擇其所善，共同努力於救國工作。』

夫人對於婦女運動的意見？

她說：「這問題的範圍太泛，我的意見也太多，現姑就我認爲最重要的談談。過去的婦女運動不過單純的努力於婦女本身解放的工作。婦女本身固應該求解放，但在從事之時我們得看清束縛我們的是些什麼。從前的人都單純的歸罪於社會的歧視與舊道德的壓迫。這兩種固然是束縛我們的桎梏，其實，還有一根束縛我們的鐵練，很多人並沒看到。這根鐵練，不但束縛了婦女，同時束縛了男子，而且束縛了全體國民，也束縛了整個國家民族。那是什麼，那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若要求婦女本身的整個解放，先得求國家民族整個的解放。我們不但要解除桎梏，還得要破碎鐵練。現在民族沒有真正的獨立，國家沒有實際的自由，我們民族國家的一部分——婦女——從那裏攫取真正的獨立與自由？因此，我認爲現時的婦女運動，一方面須努力團結，做解放婦女本身的工作，期在現實社會情況下，求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再一方面，則當隨着社會運動，做解放國家民族的巨大工作！」談了一小時，我想不便再說，而且另有約會，只得稱謝而別。

周養浩女士對婦女講話

求學問戒奢侈能勤能儉

欲求平權先從自己做起

蔡子民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是學術界唯一的領袖；談起蔡先生，誰不肅然起敬。曾記得兩個月前，海上人士爲子老七十誕辰，舉行盛大慶典，足見各界推崇之一斑。蔡先生的夫人周峻女士，賢能溫厚，可說是新女性的典型，昨天我曾去訪問，談了一小時，覺得她所說的話，可作現代女性的南針。在這裏，不妨先介紹蔡夫人的學歷：她早歲就讀於上海愛國女學，鎮江承志女學及啓明女塾，出校後任神州女學，安慶省立女師教員，並在張菊生家裏任西席，服務教育，前後十餘年，民國十二年與蔡先生結婚後赴歐度蜜月，先到比國，入國立美術學院，後升巴黎美專，另就名畫家專習洋畫，她從小喜歡美術，自經名師指導，藝乃精進。最後到德國進漢堡大學，專研「民族學」，回國後便主持家政，不再出任教務。

她說並非不願効勞，實在家政太繁，無暇兼顧罷了。

一

蔡夫人對婦女問題，有三點切要的意見：第一提高學識，第二戒除奢華；第三勤勞耐苦。她說這三點雖似老生常談，實有顛撲不破的至理。一個女人，須先有學識，遇任何機會，方可勝任愉快，否則即使要想和男子爭平權，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是徒勞無功的。譬如以前瑞典有位女子榮任教育部長，最近法國新內閣，有三位女閣員，其中我所知道的有一位是居禮夫人之女，她們都是學術淵博的女子，纔能造成卓越的地位，決不是僥倖心所能妄想的。愛奢華，慕虛榮，是女子最易犯的弊病，尤其是生長在都市的，耳濡目染名利觀念較深，最不易解脫浮華的習氣。要知道浮華，虛榮，都不是好事情，自來都市社會，爲了它不知發生多少罪惡，釀成若干慘痛！希望女同胞意志要堅強，切勿墮入深坑。至於勤勞爲人類之美德，小則減輕男子的負擔，增進家庭的幸福；大則有利於社會大眾，爲國家建設的助力，我覺得農村女子最能勞動，即以蘇州天平山而言，女子在農忙之餘，或者刺繡，或者推車抬轎，自告奮勇，一部分男子反而提着鳥籠，上茶館，飽食無事，那種情形，實非例外，各地農村，男女大概同樣勞動的。

隨後我提出了三個假設的問題，請夫人指示？（一）享高官厚祿的人，（二）富而顯貴的人，（三）一般的大衆，像這三種人的夫人，對她的丈夫或自己，應抱何種態度？蔡夫人笑了一笑，說道：我以為第一種人的夫人，應以勤儉持家爲原則，勤儉爲廉潔之母，奢侈是貪污之因，她可以鼓勵丈夫，盡力公職，在利國福民四個字上下功夫。可以勸慰丈夫的精神生活，使他不爲家庭所累，力求增進服務的効率。她最好勿隨便與聞公務，因爲女人參加意見，步調參差，極易僨事。第二種人的夫人，勿專顧一家享樂，時時關懷無數貧苦的羣衆，如遇婚喪喜慶，力求儉約，節省糜費，遺資於公益事業，在己省却無謂麻煩，在人又受惠不淺，兩利之道，何樂不爲！第三種人的夫人，應有互助合作之誠，甘苦共嘗之樂；男女都向生產方面進行，一旦男人事業成功，切勿忘共患難的夫人，而生意外的歹念。

蔡夫人對蔡先生的起居飲食，真是體貼入微，這在她談吐之間，自然流露出來的。她說：「蔡先生的年事已高，近年不常出遠門，每出遊，我必隨侍在側，日常生活方面，由我照顧，似乎較舒服，我家裏還有一女兩男，大的八歲，小的五歲，都已上學，我們一家人平時

很少娛樂，我的嗜好繪畫吟詩，栽花，跟小孩兒玩，一天到晚，這樣那樣，也夠忙了」。我們坐的那間客室裏，懸幾幅油畫，一是瑞士「湖間」，一是青島海濱，筆姿雄偉，都是夫人得意之作，案上還有蔡先生伉儷唱和詩兩首，我順手把它抄在下面：

▲送春（立夏前夕）——峻

今年花事已闌珊，臨去春風夜又寒，林鳥依依還惜別，願君寄語報平安。

▲和養友送春（立夏日）——培

來遲本已苦珊瑚，去又忽忽趁嫩寒，但願隨春共來去，不教別恨攬恬安。

黃興夫人

對現代婦女的觀感

教育事業，是基本工作，

各盡其能，為社會效勞！

黃克強夫人，是女界中能苦幹，有毅力的一位健將，我和伊會談之後，覺得人家對伊這樣一句褒語，確是說得很恰當的。此番我遊覽首都之餘。曾去訪問過，那是一天早晨九點的時候，趨車至「開國紀念第一貧兒教養院」，司閘老人點首出迎，記者說明來意，他欣然導入會客室，坐片刻，老人傳報院長請進！於是穿過了幾條走廊，看到許多孤苦的孩子們，有的工作，有的跳躍，個個精神飽滿，見客來都很有禮貌，受過教養的苦兒，畢竟比失學的孩子倖運得多了。半壁寫着兩行大字：「無不做工的學生」，「無不讀書的藝徒」，據說這是黃夫人的題句，伊教養貧兒的宗旨，可見一斑。

記者在會客室裏見到一幀黃夫人在美屬檀香山華僑歡迎會席上演說的照片，引起聽衆激

昂慷慨的精神，想見當年夫人革命精神的雄壯；這時夫人緩步入室，笑容可掬，略作寒暄，便開始如下的談話：

「夫人辦理貧兒教養院多年，想來興趣濃厚，請報告一些經過情形。」

伊對於教養院院務，似乎很多感慨，因為過程中遭着許多挫折，到如今還不能把院務穩定下來，社會各界未能盡量輔助，三百六十餘苦兒，尚在風雨飄搖中，這使伊感到最大的缺憾！譬如說教養院創立以來，已有十七年歷史，想籌一筆基金，而十分困難，經常費為數有限，僅足維持員生的生活費，致使各方保送的苦兒，無法收容，教育當局只准辦小學，不准設立初中，滿擬提高學生程度，造就人才，為學制所限，莘莘學子，不能發展天才；夫人有幾句感慨的話：「……我不是資本家，不是事業家；也不是教育家；區區教養事業，全仗社會贊助，否則心餘力薄，一切都成夢想！不過我生存一天，盡我一天的義務，無論遇何困難，決不推諉」

黃夫人對院務說得很詳盡，但我的來意，是訪問伊對婦女問題的意見，所以掉轉話機，發出另一問題：「夫人主張中國婦女目前應做何種工作？」

伊沉思一會，便說：「最好應做切實的基本工作——教育事業，教育尤其需要的，是特殊教育，如孤苦無依，貧弱無能，以及盲啞的殘廢教育，向來為人們所忽視，我婦女同志，應竭力提倡，為苦兒謀幾許福利。至於在家做賢妻良母，這是份內事，毫無疑義的」

「婦女服務社會，也有許多困難，夫人對此有何高見？」

「婦女因生理上的關係，當然不能與男子相提並論，一般婦女治理家政，已覺責任重大，遑論兼顧外務。但有一部份能力優厚的婦女，應各盡其能，各就所長，視其個性所好，盡力為社會服務，我相信獲得的效果，必什倍於家庭。不過婦女服務的年齡，不及男人，一個女人到五十歲以後，精神便退化了，所以社會事業，男人的責任比較重，成績也比較優，都是自然的現象；在此種場合，男人不該輕視婦女，要取補助合作的態度。」

黃夫人年近花甲，而面色紅潤，看來似甚強健，我便問起夫人的日常生活和娛樂方法。夫人不承認自己有健康的身體，而且是極衰頹的氣質，伊說：「早年本是很頑強的，自克強先生故後，遭極度的刺激；民四日本逼我承認二十一條，痛苦加深；九一八東北突變，神經更受打擊，因而失眠，血壓在二百度以上，自己知道虛虧已極。不勝繁劇之任。我生活極簡單。不出外酬應，不到娛樂場所，我的娛樂，是看花種竹，日與苦兒談笑而已。」至此為夫人攝取玉影，鞠躬而退，但聞琅琅書聲，苦兒勤讀不輟，頓時撥動我救苦濟貧的心靈！

鈕永建夫人

黃梅仙女士談鄉村教育

養尊處優的人，只管自己享樂，甯可積財爲子孫造孽，却不願辦理社會公益的事業；這並非武斷的話，但看一般資產階級，有幾人能顧及大衆的福利？就拿這幾天報上所載陳濟棠兄弟的事來說吧，他們搜刮廣東人民的膏血，何止萬萬元，臨去的時候，拼命把金條元寶向外偷運，供一人一家的享用，絕對想不到留一分一毫充公益的。其實像陳濟棠輩同樣的人，也不計其數，真可以說一句「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可是也想到一位能推己及人的，賢明的夫人，那便是鈕永建夫人——黃梅仙女士。大家知道鈕先生是黨國要人，而他的夫人竟能致力鄉村教育，以改造農民生活爲己任，這確是難能可貴的了。她在鄉村中雖已做了許多事業，從不要人家知道，但我人願意介紹出來，給現代婦女界做個大好榜樣！

離上海西南約莫四十里的馬橋，四郊盡是綠油油地，不是果園苗圃，便是菜畦隴畝，顯映着鄉村的美麗。要如你厭倦都市繁囂的話，到這兒準會使你心怡神曠。此地的農民，似乎都受過訓練。不僅懂得禮貌，態度也怪自然的。據說這俞塘鄉因爲鈕先生近十年來提倡鄉村

教育，把一鄉風氣，改變得很好。鈕先生政務很忙，家政及教育事務，多半由黃梅仙女士領導，所以俞塘鄉民對他倆都表示非常的敬意。前天我專程到馬橋，訪問鈕夫人，承欣然接見，作一次很長的談話，她的言論，可爲現代婦女所取法，特爲摭述如後：

鈕夫人原籍上海，小時在三一女塾讀書，此校爲教會所辦，位於西新橋的禮拜堂，不久便停辦了，升入中西女學，是第一屆畢業生，曾執教於松江慕衛女塾，先後達十年，和鈕先生結婚後，爲革命奔走海內外，民二以後，度着亡命者的生活。十七年起，卜居於馬橋，纔開始鄉村教育事業的進行，她說：「我們辦理地方事業的動機，是在民國十八本，鈕先生主蘇政的時候，適值先翁百歲冥誕紀念，親友籌款三千元，擬舉行祝嘏盛典，我們以爲與其耗此無謂的糜費，不如移作改進農村的基金。於是捐田二十餘畝，撥款造了幾所房子，先辦俞塘民衆教育館，聘專家指導衛生，農業，園藝，到民廿一年，已粗具規模，纔把這教育館全部捐贈政府，改爲省立。我覺得地方事業，範圍很廣，這五六年來，又辦了幾樁切要的事，並設立一個總機關，定名爲俞塘教育事業委員會，公私立的七個機關，都包括在內，如省立俞塘民教館，上海縣農業推廣所，俞塘合作社，強恕園藝學校，縣立小學，婦女自助學社，婦女家事研究會，各誰代表數人，組織委員會，承大家推余爲委員長，可惜我學歷淺薄，不足以當重任。會中設研究會，隨時請專家討論各項進行事宜，有了這個統制的機關，可以把全鄉的主要事務，有頭有緒的整理起來。

「辦鄉村教育是繁瑣的工作，而鄉村婦女教育，尤感困難。我辦婦女自助學社已經變法多次，如最初不時召集鄉中婦女談話，教她們讀書，往往缺席太多，大家說吃飯難，沒有空讀書。因為鄉婦忙於家政，兼顧農事，有些給翁姑或丈夫勸阻，其後改用獎勵方法，辦婦女半日學校，能於晨間七時到十一時退者有限，但亦有流弊。後自備織襪機，以工計值，大為奮勇，自十五歲至四十餘歲的婦女，相率來學，就改爲工讀學校，以工資補助求學，半工半讀，大家除了識字讀書，還學得許多技能，賺得生活費用，自己積蓄，興趣自然更濃了。現在學生的籍貫，有十餘縣之多，想不到小小的自助學社，竟哄動了遠近的鄉婦。還有一個婦女家事研究會，是討論家政的，不論何時，可以互相研究，譬如她會裁衣結襪的，把方法教人，她會釀酒的，也可以教人，就其所長，公諸大衆，這麼一來，笨質的人也有學做的機會。

「我不贊成鄉人跑到都市裏去，常見許多青年，一到都市，便沾染不良習氣，只爲自己，不顧家庭，有的失業回鄉，不肯操作耐苦。婦女踏進都市，做了幾年女工脾氣壞了，好吃愛穿，混來混去，不慣鄉居，不但不聽家長丈夫的意旨，而且不顧子女的教養，因此姘人的也有，淫奔的也有；好好一個小家庭，弄得妻離子散，實在是不好的現象！我想都市萬惡的環境，決不能使淺短的鄉婦，投入迷途，我設立自助學社，用意是糾正末俗，許多受訓練的人，會織襪，織布，做帳，縫衣，織補，現在還教大家做兒童玩具，製菓汁梅醬，都有生產自立的能力，有教育娛樂的機會，無形中改造了鄉村婦女的生活，提高了大家的地位，很希

望內地各鄉各村，也有人能做這種實際的民衆教育的工作。

我很慚愧，從小受的教育，比現在新興的教育差得太遠了。像我這樣的人，要如在都市裏辦教育事業是夠不上的，只好就我的能力，志願與興趣，到農村裏來，做下層的改進運動，更說不上有什麼貢獻的。我對此最大的願望，至少有六點：（一）自謀生計，（二）互助合作，（三）勤儉耐苦，（四）破除迷信，（五）瞭解爲人之道，（六）有正當娛樂，過合理的生活，教育貴能普及，我要她們效卽知卽行，以一傳十，十傳百的方法，使大衆都有利益。在我們這鄉裏，有集會，有演講，有巡迴電影，春季有羣芳會，秋季有菊花會，每次大會，鄉中男女老幼，歡忻鼓舞，情況是很熱烈的。

「我以爲人生在世，總要盡我力量，爲人類盡義務，造福利，像我自己在這鄉村裏，環境比人家好些，能力比鄉人高些，便應多做些公益的事，這全出於自己的本心，並非受人的囑託。不過做的事，全在試驗中，談不到什麼功效。我生平篤奉耶教，惟有耶穌的博愛精神，感人最深，中山先生所以成千古不朽的事業，也大半得力於耶教。我想一個人該有一種信仰，精神纔有所安慰，有所寄託。」

我們談話終了後，鈕夫人邀我參觀自助學社，合作社，及強恕園藝學校，可惜時已傍晚，都來不及觀光，只在紫江小圃欣賞一番，心神大爲興奮！原來這是夫人自己試驗的小農場，就在住宅的在邊，面積不大，而花草果木，栽培得十分茂盛。裏面有美國蜜橘，檸檬，葡

荷，核桃，洋梅，日本西瓜……等等，也已經試種成功了。

兜完一圈，又參觀她們的家庭，各部陳設，幽雅簡樸，像夫人這樣內主家政，有條不紊，復以全副精神，辦地方公益，努力鄉村的改進，爲公爲私，那一件不是出人頭地？讀者諸君，不知感想如何？

崇德老人

聶曾紀芬印象記

智德兼全，發揚偉大的母教；

勤儉治家，六十年來如一日。

——新賢妻良母的典型

就上海市而言，女界人才輩出，會發議論，寫文章的人，不計其數，然而智德兼全，以發揚母教著稱的，倒也不可多覩。想來想去，最先想到的，便是聶老太太——曾紀芬。她是曾文正公的女兒，聶雲台先生的母親，今年高壽八十五歲，一生勤儉持家，努力家庭教育，要說真的賢妻良母，堪稱當代第一人！我訪問聶老太太的時間，是一月九日的早晨，當走進遼陽路崇德堂的時候，那一幢洋房裏，寂然無聲，雲台先生正在佛堂誦經，家人引入客室少待，見壁間所懸肖像三，左右並立的是曾文正公及夫人，另一幅便是聶老太太了。一會兒雲台先生邀入書房，他非常謙和，有士君子風度，一口湖南話，不忘本色。在我以前的想像中，雲台先生是實業界泰斗，豈知一談之下，纔知道他也是博古通今，學術超羣的人；近年來

閉門謝客，於古今書籍，無所不窺。於是，我們從中國古代文化談起，一直談到泰西的文化，日本的維新；蘇聯的政情；中國的婦女，他的話匣一開，滔滔不絕，問題愈談愈大，離我所要問的便越來越遠了。最後他對梁漱溟先生推崇備至，把梁著「中華民族自救運動中之最後覺悟」一書，認為青年必須一讀的名著。兩小時一瞬過去了，我說現在要談談本題，請介紹老太太出見，因此我們就緩步登樓。

崇德老人很輕快的出來，一副溫厚慈祥的笑容，使人肅然起敬，精神壯健，好像六十許人。我為節省老太太的時間，不敢多談，只問了下面幾句話：

「老太太治家六十年來，所得經驗怎樣？」

我向來本廉潔，勤儉，和平的宗旨，訓導兒輩，大家同心同德，互助互勉，所以家庭之間，從無閒言閒氣，兒孫輩都能奮發上進，到如今，依然不變初志。據我的經驗，只要家長能尊重禮義，家教便不致頹廢的。（雲台先生說：家母秉性溫慈，從無疾言厲色，故其所言，兒孫輩無不樂從。）

老太太對於小家庭與大家庭制度的意見怎樣？

我以為各有利弊，照現在的趨勢，大家庭沒有存在的可能。即是我家也採取小家庭制度，但彼此互相聯繫，休戚相關，仍不失大家庭的樂趣。就一般情形來說，小家庭不顧長上的贍養，是極大的缺點，我告訴你幾件事實！海關某高級人員月薪八百，他父親是稅務司，母

親老了，父子都不理會，母向子借十元八元，老是一副神氣，這是一樁事。某老乞丐到某公館求乞，主人掏出一元，由窗口丟出，老丐取銀含淚而去，人家問他何獨得一元之賜？他說這是我兒子的別墅呀！又是一樁事。海上某名人，擁資巨萬，而他的父親，還在紐約街上趕馬車，你想這些事，是合理的麼？

「聽說府上曾刊行過家言旬刊，並有家族集會，請賜告其經過。」

這是往事了，我們因爲一家八十餘人，分散各方，不易集中，便由吾兒雲台，主編「聶氏家言週刊」，後改旬刊，家人自由發表意見，五六年中，發行由百餘份而至三千餘份。起初只供家人閱讀，後來親友索閱，甚至各省市縣亦來索閱，每年出彙刊一集，共出五六集，七八年前，雲台體病，家報停刊了。當時每星期日開「聶氏家庭集益會」一次，少長咸集，的是盛舉。每次紀錄，也專刊小冊，以示不忘。

「老太太現時如何消遣？」

我不常坐馬車上街，見見市面，選製各種藥丸，或散放銀錢，以周濟貧病的人，聊盡素願，此外便沒有什麼了。至此是已晌午，我便告辭而退。

劉王立明訪問記

救國救民，不僅是男子的責任

復興民族，正需要婦女的共鳴

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夫人王立明，大家知道她是女界中傑出的人材，她曾留學美國，擅長口材，有聲於時。歸國以後，爲婦女界服務，已有十五年之久。她向來主張中國社會，需要新賢妻良母，頗爲一般人所稱道。昨天薄暮，我在中華婦女節制會，和她作十分鐘的談話，覺得很有價值，現在忠實的報告於讀者。

「劉夫人在學生時代，那一件事最值得回憶？」這是我第一句問話。

她想了一想，很高興的說：「值得回憶的事很多，一時說不盡，先舉個例吧，當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我正在美國西北大學讀書，校中舉行演說競賽會，各級都有代表，而且各國人都，惟獨中國人不參加，我很生氣，不敢自餒，許多中國女同學都勸我不要獻醜，因爲前二年曾有某中國學生名落孫山，大家以爲太不名譽，我堅決地想出口氣，終於得了第三名。

翌年又舉行，我早爲準備，結果倖獲第一於是我們的同學，認爲非常榮譽。同年女青年會開夏令會於 Late Geneva，晚上各國都有女代表演說，照例是不鼓掌的，我代表東亞，也說了一大篇話，剛下台，全場掌聲忽起，並且把我高舉起來，爭相接吻，總算替中國女子揚眉吐氣，尤其在場的同胞，覺得十分開懷。這幾樁事並非自吹自擂，是表示一個女子，當仁不讓，臨事要有胆量，處處顧到國家的體面，畏首畏尾，必致萬事無成。」

「劉夫人做主婦的生活怎樣？」

「我於一九二〇年回國後，即在中華婦女節制會服務，一九二六年，本會改組，被推爲總幹事，以迄於今。我出嫁那年，是一九二二年，本來我在會全日工作，因產後家事較忙，改爲上午處理家政，下午到會辦公。我以爲做母親是最偉大，最苦最難的工作，比做旁的事務不同。譬如說兒童的撫育，衛生，管理，看護，種種，做母親的人，都要能說能做，不但如此，還有家庭的經濟，烹飪，縫紉，輔助丈夫的事業，一切的一切，都屬於家政範圍以內，比教員教一兩門功課，或是任何職業，困難得多呢。所以我主張新賢妻良母，不能放棄家庭的責任，即使有餘力爲社會服務，在生產之後，必須重新分配時間，要是把家政委諸婢僕，那是絕大的損失。我的理想，將來社會制度改革後，要打破婢僕制度，自己的家庭自己管，自己的兒童自己養：甚至衣食也自己照顧，這才是合理。」

「劉夫人平日怎樣娛樂？」

「我也沒有什麼娛樂，只是在休閒時跟小孩兒一起玩，我有兩男一女，很夠玩了，他們要打球就打球，要遊戲就遊戲：這是最喜歡的。有時和他們栽花，欲賞美麗的花草，每晚督促他們溫課兩小時，有時從事著作，這都是我的娛樂方法。」

「劉夫人對於都市女性有什麼批評？」

「我不願批評，不過他們有兩點通病：（一）什九女子都要出嫁，而嫁前却毫無準備，如家事教育方面，大都茫無所知。（二）嫁後毫不團結，多數女子在校時熱心爲公，而嫁後忽轉變態度，遇社會公益事業，絕不關心，而交際宴會場中，盛裝艷服，如花如玉的紛紛活動：有空便打牌電影爲樂，整天不看書，不閱報，小孩也不管：生在如此家庭的兒童，不是幸福，簡直是遭難！還不及貧家母子刻刻在抱的天倫之樂；這些可說是生活的墮落也是精神的墮落！我常說倘若一個女子在結婚以後，不能把家庭的管理科學化，生活合理化；陳設美術化；經濟節儉化；同時對社會沒有相當的認識，不盡公民的義務；救國的責任；那她就不算是時代的妻母。」

「那末劉夫人；爲現代婦女應向那條路走？」這是我前後一句問話。「這話說起來很長，縮短地講，現代婦女除了治家以外，要有健全的人格，謀社會的進化；盡國民的天職；目前應做的工作，如廢妾，禁娼妓，救女丐，禁蓄婢，援助失業婦女……等，都是婦女本身的事，應該聯合起來，解除大衆的痛苦。總之救國救民，不僅是男子的責任，復興民族，需要婦女來推進，此刻要說的話，盡在於此！」

潘公展夫人

唐冠玉女士論新賢妻良母

我的一位朋友說過一句很深刻的話：『你要看一個官吏的廉潔，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本人的進德修業，第二，看他的夫人是否賢慧；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休閒的時間。』這三點都是扼要，只可惜現在的人禁不起這一層的推敲罷了。其實也不限於官吏，無論那一種人，要自己斷定他一身事業的成敗，都不可不想想這三件事。

這裏，我來介紹一位唐冠玉女士，她是潘公展的夫人，是海上女畫家，也是國貨運動的熱心工作者。大家知道潘先生在黨政方面，已有相當的地位，到現在，他依然清廉自守，不脫書生本色，雖說一個人的好壞，大半是自己做的，但人家說他得力於夫人之助的，也不算微渺。在這一點看來，就可證明我朋友的話，到也有幾分理由。我想一個公務人員，尤其高級官吏，他不但要自己做好人，就是他主持內政的夫人，也要聰明的用她的思想去鼓勵她的丈夫，奉公守法，勿營私舞弊，那末政治纔有澄清的希望。

潘夫人出身於南洋女子師範及啓明女學，國學頗有研究，後從馮超然先生學繪事，畫就

是她維一的嗜好。憶昔年潘氏長社會局時，每逢國貨展覽及審查會事，夫人必熱心參加，前年爲婦女國貨年，她擔任主席委員，始終不懈，貢獻獨多。今春他家遷居於市中心區的翔殷路，前天我去訪問，看這所精緻的洋樓中一切的陳設佈置，找不出一件是洋貨，他們能說到做到，可算很難得的事。夫人說：『我自顧學力淺薄，不足以應世，平時除處理家務外，絕少對外交際，或發表言論，今承枉顧，只能作爲私人談話，幸勿披露。』所以我們談了半小時，而所能刊出的，只有以下三點：

夫人對社會上那一件事認爲最感興趣

「我對於社會甚少服務，殊覺慚愧，不過平素頗喜種植。在理想中，以爲最好能造成既清靜又美麗的鄉村，在這些鄉村中，設立優良的小學校，不但教小學生，且可用爲指導鄉村平民的機關。否則像現在的學校，雖已設立，亦不過使小學生略知文字，還沒有收到很大的效用。」

服務社會的女子，必備何種條件？

「第一須有強健體格，並辭去一切不適當的應酬。規定時間服務社會，但仍須規定時間整理家務，不可偏廢。至於會客，如無緊要事故，不必作無意思的長談，以免彼此耽誤光陰

，尤其對於事忙的人，格外要能互相原諒。對於親戚朋友，應和顏應付，使社會上大家有良好的感情，自然能彼此諒解，無事不成。」

怎樣才配稱做新賢妻良母

「新賢妻良母是民族復興運動中婦女們應有的道德標準，凡爲母爲妻者，應明白幫助丈夫，教育子女，使他們都能爲國家社會盡力，這就是自身的責任；但不能有絲毫希望丈夫子女一旦富貴，可以依賴的意念。要知一個國民是國家社會所公有的，不能據爲私有。對丈夫要勉勵其進德修業，對子女應循循善誘；不可本着封建時代的舊意識，把子女束縛得太嚴，否則子女們將失去對於慈母的情感，不敢再問長道短，喪失了天倫之樂。婚姻一事尤應給子女以自由，如事實上有必要時，或略加商酌亦可；對於兒媳，不應責望太深，俾家庭和睦的氣象可以永久保持。家庭和睦，就是大學所謂的「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如果全國做母親做妻子的人能夠個個做到「家齊」，國家那有不治之理？這種母親和妻子，就是我們理想中的「新賢妻良母」。

吳貽芳女士十分鐘會見記

國內和平統一 海外僑胞歡欣若狂

國際輿論轉佳 認我有復興的希望

漫游歐美歸來的吳貽芳女士，誰都知道她是我國唯一的女子大學校長，有的人只以為她是教育家，而不知她是生物學家呢。在國內，女子得生物學博士位的，恐怕沒有第二人。平心而論，吳女士幾年來苦心經營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確是值得表揚的。這次到滬，有許多事要她領導，於是東也開會，西也開會，忙得分身不開。我本想請她多多供給材料，充實讀者精神上的食糧，因為來去忽忽的關係，幾乎錯過了識荆的機緣；幸承牛惠生夫人的特約，訪談纔不致流產。吳女士說：「能不能等我回校之後，撰文發表，因此刻正在開會，約有一小時的演講」終於談了十分鐘，她把瑣碎的事報告出來了。

牛津和劍橋兩大學，可算英國最高的學府，在形式上看，一切都守舊，校舍也陳舊，有些像老紳士的風度。然而師生研究學術的精神，却與時代並進，遠非一般學校所能企及的。

英國一般學者，對中國的藝術，異口同聲的贊許，我遇到許多學者們，都提起了上次美術展覽會的盛況，從此他們對我國的文化，能進一步的瞭解，可見這種國際間文化的宣傳，尤其在現時，是很需要的。

英國婦女職業，近年頗有蓬勃之氣，謀事的機會，比較容易些。她們很自重，富責任心，當然服務的成績是不會差到那裏的。參政的婦女，也很活動，最使人欽佩的，是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做實際的工作，以貢獻於社會國家，比空口說話，自然勝得多了。

到了瑞士，欣賞那錦繡的湖山風光，堪稱平生樂事。雖說瑞士的風景，得天獨厚，然而人力勝天，這話未嘗沒有理由，例如高山鑿穿隧道，直通山巔，康莊大路，密如蛛網，工程偉大，歎為觀止！瑞士青年富有冒險精神，他們注重冬季雪中旅行，把體格鍊成鐵石般的，我國青年，大可效法，以為將來效勞國家的準備！

德會社會，隨在看得出是很有組織的。人民對希特勒氏非常崇拜，當世連會期內，希氏常來參觀，他出入會場時，民衆爭睹豐采，夾道歡呼，比什麼都熱烈；據說其中以國社黨員

及外省來的民衆爲多數。

國社黨的勞動服役，辦得很認真，譬如婦女部的會員，在這大學之前，須先入民間服役，分區的在農家助理農事，或代農婦帶管小孩；有的到工廠裏代女工工作；使她們得一兩星期休假或養病，娛樂的機會，這種辦法，確是於衆有益的。

德國名城「茂興」的博物館，規模極大，而教育意味最濃。所陳列的，不論是科學，工業，教育，藝術，及一切的物質文明，都從上古時候起，演進到現代爲止，作有系統的實物陳列。如交通一項，自獨木舟起，以至輪船，火車，飛機爲止，其間進步的階段，毫不遺漏的指示出來，看了使你明瞭野蠻時代以至文明時代人類生活的變遷，而且不像一般博物館不准動手撫摸，它是允許任意自動試驗，好比科學實驗室一樣的。創辦人是密勒氏，(Miller)費了畢生的心血，造成此不朽的奇蹟，現在大約已收歸國有了。

漫遊歐陸各國之後，又到了舊遊之地的美國，那時全美正籌備大選，民主共和兩黨各出全力競選，婦女們也熱烈參加活動。據我看他們競選的內幕，也是雜亂無章，不過注重宣傳的方式，派人各處去演講，博取民衆的同情，絕少賄選的行爲，這比我國進步多了。

美國哈佛大學三百週年紀念會，各國大學，學院，學會，派代表參與的有三百多個團體，集世界學者於一堂，真是空前盛舉。我國代表有北大胡適之，清華薩木棟，燕京吳文藻，金陵陳裕光，約翰，北平協和醫大及我共計七人，大會後各科學家，哲學家開了兩星期的討論會，於世界學術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哈佛初開時，當地只有英國移民數千人，而創辦人能注意到高等教育，可見他高瞻遠矚，超人一等。

海外的僑胞，最關心國事，夏間西南問題緊張的時候，大家都憂心如搗，歐美熟悉遠東時勢的人士，也表示同情，他們都說中國最需要「和平統一」，要是達到這目的，苦幹十年，準可以稱雄於世，語重心長，彌可感激。後來談判成功，撥雲霧而見青天，海外同胞，無不欣喜若狂。年來國內雖受強鄰壓迫，而物質與心理的建設，都有相當的成功，歐美方面，輿論轉佳，認為中華民族確有自衛生存的力量。至今對方反宣傳的技倆，已難博國際的同情了。

歡迎山額夫人的意義

山額夫人來華的消息，喧傳已久，伊本定昨天到滬，可是病在香港，又得展緩行期。但海上人士，正在熱烈盼望，足見伊的學說，已予人們深刻的印象。夫人現年五十二歲，除一生爲節育運動孜孜不倦及不畏艱險的努力外，關於性智識及節育的著作也很多。夫人的主張，如今已成爲遍及全球的合法意識之一，英名小說家威爾斯氏曾稱此無畏之婦人爲「世界上空前偉大之生物學革命家」，誠非過譽。「夫人最近所宣傳之信條：男女有傳染病足以影響嬰孩者，不宜生產，母有暗疾或生殖器不全者，不宜生產，男女雖健，無力供養者，不宜生產；母親勞作過多者，不宜生產；家庭境况不佳，已育兒女三四人，而欲使長男管理幼男者，不宜生產；必要時得三年生育一次。節育方法有三：生育機能衰退後結婚，精神壓制衝動，用醫學人工方法節慾。本刊對於夫人的主張，向未加以批評，但記者曾爲此搜集了各方的言論，詳細分析，並分訪兩位婦女界領袖，發表意見，拉雜寫來，作爲讀者參考。

各方的觀感

根據各種書報上的言論，大概於山額夫人來華的態度，分作以下三派：

(一)贊成派 這一派人大都感到子女衆多，負擔重重的苦痛，或者是熱心社會運動，做過慈善事業的人，以爲世界貧困，失業，飢荒，災亂，戰爭，及一切罪惡的根源，完全是人口膨脹的結果。要解決許多重大的問題，節制生育，便是最有效的工作。在我們中國，人口一天天的增加，土地逐漸地縮小，失業飢荒的災禍，弄到不堪收拾的地步，認爲節育萬不容再緩。同時贊成人口學者「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以爲人口是二，四，八，十六的幾何級數增加，而土地有限，食物僅是二，四，六八的算學級數，若是牛殖過速，食物不敷，卒至「粥少僧多」，必致引起一切的鬥爭，我中華民族，目前卽有此種現象，所以山額夫人來華，很希望她拿出節育有效的法寶來，給大家實驗。

(二)反對派 這派人的理想很高深，說是中國人口與土地的比例告訴我們，中國不應提倡節育主義，許多未成熟的荒地，需要開墾；許多未開發的寶藏，正需要人力；還有已失的土地，需要收復；民族運動正謀復興的時候，人口需要大量增加，便是孫中山先生也說過中國人口必須增加，不容減少的話，所以山額夫人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現勢。更有教會方面，亦有反對的論調，指她的行爲，爲美國人兩性生活墮落的表現。

(三)中立派 這一派人說山額夫人的主張，到也無所謂，各人看各人的情形，節育也好，多產也好，無所用其迎拒。不過與其講「節育」，不如講「優生」凡是貧苦的大衆，有遺傳病神經病及殘廢的人，不但應節育，而且要制止生育。此外智識階級及能力境况優裕的

人，萬不能節制，應研究「優生」，所以山額夫人的節育論，只能適合於中國一部分的人，而不是全數的民衆。

照以上三派的立論，自然中立派的主張，最有理由，在我個人也表示同情。

節制會的主張

我爲了山額夫人來華的事，特地到中華婦女節制會去探聽她們對於這事的主張，因爲節制會是熱心婦運的團體，會內人才濟濟，總可以給我一個滿意的答復，代表該會發言的是劉王立明，她主要的意見，是說中國人口年年增加，各地房屋的添築，農田的縮小，大批鄉民的擁進都市，地價的高漲，新地的開墾，土匪盜賊及乞丐游民的增多等等，均是人口增加的證據。人口增加的結果是怎樣呢？這當然是貧窮，生活程度的降低高度的死亡率，犯罪，及各種不道德的事件的發生。

這人口問題，就是社會的福利問題，我們要有修明的政治，同時要限制人口，因爲政治上軌道，工商業發達，一部份人民得有機會謀生，結婚率也因之增高，這時自然的災害如水旱災等也會因較良的工程而減輕；預防注射傳染疾病得以減少，勞作減輕，食品改良，人壽因之延長，國內無戰事發生，死亡率降低，人民既安居樂業，生產業必然激增，於是人口過多的問題，就立刻要發現了。因此惟政治改良與人口限制同時並進，社會纔能獲得相當的

福利，不然人類的福禍，便永如歷史所載，循環不已，總得不着較長期的快樂。

自來就有許多中年的母親，因為生育過多，未上四五十歲，便為酸腰，骨痛，氣虛，體弱等病所纏磨，子女多的人家，不但撫養及教育的責任，不能負擔，小孩們因為兄弟姊妹輩太多，母親的精力有限，也就得不着相當的保養；兒女的生育率與死亡率，往往成正比，所以夫婦們能有節育的智識，來限制定期兒女的產生，使母親與女兒的身體，各得相當的保養，纔是整個家庭的幸福。

我們談了許多話之後，她下了一個結論：（一）節育關係全民族幸福，但實際上却是婦女問題，直等到每個女子甘願接受真理，拿回去增進她的家庭幸福的時候，這節育運動，才會有成效，否則我們天天在念佛，而佛神是不會光降的。

（二）我們要建設理想的家庭，為綿延種族的生存，推進國家的文化，每一對夫婦至少須有三個小孩；否則她們是不負責任，自私自利，有負社會國家的重託。

（三）每一個醫學校，應將節育理論及方法，編入課程，作為必修科。所有公私立醫院，應設立節育指導部，富者收費。貧者免費。

（五）設立全國節育研究機關，將心得貢獻國人，並聯絡各國節育領袖，作大規模的世界節育運動。

郭太華的意見

最後我又訪問郭太華女士，她是海上著名的產科女醫師，見解非常切當，所發表主要的意見如下：

無數中華婦女迫切地需要節育，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們不獨不以「舊道德」及「民族自戕」「國力」等舊頭腦來反對節育，而且我們是絕對贊成節育，不過中華婦女對節育的態度，是僅基於下述的見地而提倡節育：

(一) 基於優生優養見地 中華民族，人口「量」無限度的增加，「質」無限度的下降，無可諱言。我們為優生的目的，不能不提倡節育；同時，為儲蓄每一個父母有限的精神，體力，財力，以優養成功少數的健全兒童，我們知道從個人言：與其有四個以上不能教育健全的兒女，毋甯有一個或二個能教育健全的兒女；在民族言：與其有無數教育不健全國民，毋甯有少數教育健全的國民。

(二) 基於母性自由見地 婦女是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不是一副純粹生男育女的機器，歡意願意在什麼時候生，固然絕對自由；同樣，不願意在什麼時候生，亦應絕對自由；蓋婦女之責任，除生育之外，尚有對社會對國家之其他責任！在我國因多產而犧牲終身健康的婦女，不可勝數，為挽救此無數不願多產而犧牲自身健康的婦女，應站在人道與母性自由之

觀點上，提倡節育。

(三) 基於減少墮胎見地 墮胎雖為法律所不容，可是法律往往敵不過當事人的環境的迫切與需要，全國的墮胎人數，雖永遠無法統計，惟以本人在滬見聞所及，與每月報章所紀，墮胎致命之婦女，其數實堪驚人，為防止墮胎，我們尤有提倡節育之必要。

(四) 基於家庭經濟的見地 破產的農村中的農民，與都市的勞苦大眾，多數夫婦勞苦終年，而自身尙未堪溫飽，如若綿延多產，將見同歸於盡，卒至全家餓斃而止。

(五) 基於病理的見地 如對於無數之遺傳疾病，對於無數之心病，肺癆，病腎，臟病之婦女，提倡節育。更不待言。

所以，中華婦女歡迎山額夫人的意義，是：

(一) 歡迎山額夫人這種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借取作中華婦女救亡圖存的規範！

(二) 僅基於上述的見地，歡迎接受山額夫人的節育主義！

(三) 節育在中國這種過高的評價，我們敬謹璧還。

陸禮華女士談婦女現勢

中國人已經夠苦了，而女人要比男子苦，尤其自身奮鬥而能為社會工作的女子，在現階段的環境裏，那真是苦得異乎尋常的了。……這幾句話，是陸禮華女士的經驗之談。陸女士辦理女子體育事業，垂十七年之久，她嘗過了社會上種種甜酸苦辣的味道，依然能沉着苦幹，平心而論，這副精神，是不可磨滅的。前幾天她正從香港回來，我們碰見了，隨便談天而談到了婦女問題，她的意見，很可以使一般人同情的。

樹獨立精神

我國數千年來，重男輕女的積習太深，對女子無理的壓迫，至今不能掃除盡淨。近二十年中女子盡絕大的努力，雖已爭得法定的地位，但實際上女子所受約束太多，離平等的階段還遠哩。以目前論，國內女子有學識技能的，為數不少，而尚不能出其所學，全部貢獻於社會國家，這是很可惜的。依今日之時勢，女子是應該抬頭的，其先決條件，必以健全體格為基礎：勤求學問，堅強意志，樹獨立精神，當然也很緊要的。男女平權，除女子本身努力外，還望男子尊重女性，隨時取扶持的態度，譬如嬰孩學步，必須成人扶持一樣。如果男女的

本能到達到水準的時候，我相信小則家庭減輕負擔，增進幸福，大則社會勞役共同盡力，國家建設，事半功倍，並非過甚之詞。

一般的缺憾

處理家政原為女子盡應的責任，但不可只顧家事而忽略社會的工作，應分其餘力，為公眾服務，就是治家，我主張用經濟的，合理的，藝術的方法，改善過去不良的習慣。有許多家庭主婦，治家沒有條理，看她一天忙到晚，吃盡辛苦，以客觀的眼光來看，依然雜亂無章，毫無頭緒。如能應用科學的方法，那一天的工作，做半天就成了。女子最大的缺點，便是眼光短淺，氣重狹窄，缺少曠達樂觀的心理。所以在家往往為些微小事，爭論反目，在外服務，彼此顧忌，不能敬業樂羣，一經旁人說長道短，便轉移意志，自生煩惱，這些反常的情節，要力求避免。夫婦之道，以平等待遇為原則，倘男以女為低能，生卑視之心；女以男為萬能，長依賴之念，家庭必無幸福可言。我以為「尊敬」與「諒解」，為愛情的要素，不獨夫婦如此，待人接物，何獨不然。

遠東的女性

在遠東方面，陸女士曾到過不少地方，我請她對各地女性，作概括的批評。她說：「我

所到之處，不過暫時勾留，未有深切認識，姑就所見，試述一下：在國內，覺得江浙婦女，得文明風氣之先，物質享受比各地爲優，性質柔弱，膽略較差；華中女性頗勇敢，尤其湘省女子，都有前進的精神；華北婦女有堅苦耐勞的美德；華南以地勢關係，又爲海外僑胞出入的總樞，所受刺激較深，模仿歐化及參加職業的機會較多，故情形與各地不同。如港粵職業婦女的訓練，堪與日本媲美，我曾仔細體察過，深信她們都能尊重自己，爲服務而服務的。國外方面：如日本女子，極馴服耐苦，在職業界頗有勢力，婦女集團，很有強力組織，惟在在仰男子鼻息，公民資格較爲低落。五年前曾游朝鮮，亡國景象，十分淒慘！他們受了奴隸教育，泯滅了國族觀念，簡直談不到什麼婦女問題了。南洋羣島如菲列濱的婦女教育，非常普及，男女也絕對平等；女子服務效率甚高，女界也很有聯絡，我參觀菲島的婦女大會，到五十餘單位委員，代表全體五千餘人，氣象蓬勃，令人敬佩。荷屬東印度，對女子特別恭敬，譬如女子毆打了男人，那男人無法起訴，反之男人必受重罰，據說荷印社會，處處表示尊重女性，這大概因爲荷蘭是女皇的關係吧。英法屬地的土人，雖在半開化的時期，而男女却有完全平等的模樣。」

婦女與體育

她又說「婦女問題，所以至今不能全盤解決者，體育實爲重大核心。我爲此犧牲了個人

一切的幸福，任勞任怨，以辦理女子體育事業爲一貫的方針。回想十七年中，不知遭遇幾許挫折，但始終不因阻難而灰心，幸而國人對女子體育，已有相當的認識。從今以後，我主張女子體育不限於學校，應由學校推廣到家庭與會社方面去，擴大施行，收效必宏。體育是多方面的，與醫學，衛生，有相互的關係，三者打成一片，人生纔能享受健康的幸福。我們要把體育的分量，分配於日常生活中間，盼望全國婦女，從事體育，努力體育，造成濃厚的空氣，掃盡數千年來女子文弱的污點，到那時候，自然整個的婦女問題，迎刃而解了。」

王孝英女士談婦女解放

要求人格獨立，先求生活獨立；

應用自己力量，打進職業鐵門！

中國女子中學校長王孝英女士，在婦女界有相當聲譽，她出身於北京女子高師，（即今北平女師大）從民國十二年到現在，一向辦理中等教育，雖一度在交通部籌辦職工教育，並任立法委員，但爲時較暫，她還是以教育爲終身的專業。在非常時期中的中國，婦女教育，是何等重大問題，我們應不厭求詳的多方探討，因此請她發表意見，那天王女士對於婦女問題也講了許多話，這裏把它拉雜寫來：

* * *

「婦女回家庭去」的呼聲，高唱入雲，分析他們所持的理由，例如（一）中國失業的人太多，（二）要注意兒童的教養，（三）指摘過去婦女運動的失敗，（四）減去男子內顧之憂。這些不成爲理由的問題，我可加以解釋，譬如第一點，失業誠然是很嚴重的事，但中國婦女職業尚在萌芽，所佔的位置極有限，男子失業最大的原因，在於國際經濟勢力的壓迫，

政治的不安定與農村破產的結果，要說婦女侵佔男子們的地位，不能作為理由的。第二點，兒童教育固當注意，但現時初等教育已漸普及，兒童整天在校，不過早晚在家。母親縱然在外服務，早晚仍負教養之責，時間並不衝突。第三點，凡一制度的改變，利弊本屬難免，不止婦女解放發生流弊，即任何革命，誰能擔保百利而無一弊？我以為只能歸咎於政策的錯誤，辦法不澈底，或教育不普及，非婦女本身的罪過，而因噎廢食，尤非所宜。至於第四點，現在小家庭制已極通行，事務並不繁瑣，毋須雙方費多少精神，男子在外服務，女人可分餘力為大衆盡職。過去的情形家庭經濟全由男子負責，但女子長此依賴男子供養，實是莫大的羞恥，倘女子只管家政，見聞有限，不知社會實際情形，故我主張女子不但為家庭盡天職，尤須為人類盡義務，要集合男女的心力，共同進取，以增加民族奮鬥的力量」。

「現代我國婦女，顯然分為都市與鄉村兩種不同的生活，都市中習於奢靡，鄉村裏皆能勤勞，大凡深入民間的人，總會相信這句話的。農村婦女真能苦幹，所負責任比男子還重，她們只知道女人是應該勞動的，非但不瞭解為什麼要這樣做？人生的意義，工作的代價，什麼也不明瞭。如其能以教育的方法，改善她們的生活，使大家覺悟過來，那我們婦女的力量，就很偉大了。另一方面，都市婦女如其偏於享樂，不顧內外的天職，不認識自己的地位，我倒有些擔憂。有一次在龍華飛機場，許多時髦的女人，裝束入時，來看飛機的起落，馮庸

先生便問我：「你看這班時髦女人，每天除裝飾遊樂以外，還做些什麼事？」真使人無詞以對。我想她們未必無智識的，也許曾受過中等或高等教育的吧，前者是只做而不懂得的人，後者是懂得而不肯做的人，應該調整一下纔好。幸而在我國，農村婦女佔絕對多數，可以代表勞動精神的，在彼而不在此，所以要解放中國的婦女，應先從農村做起。」

「十餘年來，我曾主持過四個男女中學的校務，自愧無甚心得。在中學階段的女青年心地很純潔，富於情感，我向來以學生看作自己的弟妹，行政方面，亦以學生為主，教員為賓，凡於學生有益的事，便盡量的做，澈底的幹，決不敷衍；不該做的不做，做錯了對學生認錯，一切開誠佈公，無論何事，能由諒解而生信仰之心。我覺得辦理女學校比男校困難得多，事務也瑣碎得多，功課方面男生用功的便很用功，成績優劣相差很遠，而女生大都在一條水平線上，無高下顯著的差別，女子的體格還不甚強健。有時不勝繁重的課程，欠缺自動研究的精精神，尤其在上海，因社會與家庭的環境關係，常使學校訓導感覺困難。我對於高中畢業的女生，絕對主張自謀生活，有經濟獨立的能力，萬不能存好高騖遠的意念」。

至此談話告一段落，王女士順手題下幾句，言簡意賅，正是她對於婦女解放運動的中心思想。

張湘紋女士訪問記

婦女職業，在中國向來公認爲很幼稚的。一個女子，能在社會上奮鬥成功，能爭得經濟獨立的地位，已經不算容易；倘如更進一步，創辦某項事業，爲公衆謀福利的，那自然可推爲女中之傑了。在這個意念裏，我便想起了張湘紋女士，伊是一位產婦科女醫師，民國六年首創人和醫院及產科學校於霞飛路，十一年渡美入紐約醫學研究院深造，復赴歐考察各國醫藥事業，造詣更深，回國後便發展伊的抱負，迄今二十年來，伊所艱苦經營地「人和」，被推爲海上完善的產科醫院，其精神毅力，值得欽佩。在它裏面服務的，都是女子，而且多數是獨身的女子，說「人和」是海上女子職業的發祥地之一，亦未嘗不可。此回我曾和張女士談了一小時的話，歸納起來，有以下五點：

「世界節育運動領袖山額夫人，業已來華，國人對伊的觀感，各有不同，女士爲產婦科名醫，不知對伊的感想怎樣？我覺得山額夫人爲人們所注視，因此首先提出節育的問題。」

張醫生不假思索的答復我，好像對此早有主見，伊說：「山額夫人的節育運動，不過是喚起一般人明瞭多產的苦難，及節育的智識，要如說到效果，那就未必顯著。因爲能生產的夫婦，你要叫她節制，或是定期的生育，是極困難的事，決不是用言語或文字的宣傳所可奏

效的。山額夫人鼓吹節育，已有多年的歷史，然而她不一定有成效的節育方法，平常書本上所說的用藥用器具等，也不一定靠得住，除非婦人經醫生的切實指導，纔可以有效。我常勸一般胎數已多而身體虛弱不堪再育的婦人節育，而真能服從醫生指導者，僅十之三四，可見節育的方法，不易普遍。凡夫婦之有神經病，心臟病，肺病，花柳病等，固然不許生育，婦人生產過多或體虛者，我主張不論貧富，都該節育。有些人說貧者應節育，而富者可以多產，其實富貴之家的子弟，往往只知揮霍，不務正業，反為社會之蠹；而貧家子弟，每多刻苦自勵，努力於社會國家有益的事業，但看中外古今歷史上正有許多成功的人，出身都是貧困的；但為非作惡的人，大半是沒落的富貴後裔，所以智識階級可以研究優生，而節育是無限貧富的。我想女人最多生四個子女，就可以節育，至於不生育的女人，惟有以精力為社會服務。再青年男女，萬不能研究節育，否則必增無形的危險。婚後多產的婦人，如要節育，只有清心寡慾及聽信醫生的指導兩種方法。

「聽說張醫生一向熱心社會事業，請問過去所做，以那一項最感興趣？」

「我很慚愧！二十年來，了無成績，不過虛度光陰而已。過去所做工作，當以人和醫院助產學校較有興趣。此外如資助寒苦有志者深造補助苦學生，免費治療貧苦產婦及貧病者，其栽培的人才，為社會服務很有成績者，都是我所滿意的事，平時我遇到重症及難產的婦人，生命十分危殆，及至醫治脫險，最為快意。大概世上一切事，凡打破非常困難而成功者

，最爲得意。

「張醫生創辦人和醫院產校的經過情形，並應付困難之處，能否追述一二？」

「我於民國六年創辦人和醫院及產科學院，當時上海還沒有產科學校，新法接生，亦不爲人所注意，入學的學生，大都是中學或師範畢業，程度比現在高些。民國十三年購地造屋，即今莫利愛路的院址。「人和」今年恰爲二十週年，畢業的助產士約二百餘人，分佈各省，都能熱心服務。民十七因學生不敷實習，添辦尚賢堂婦孺醫院，並增設護士學校，說到困難二字，那是產科醫生所常遇到的。爲了病人產婦，每致日夜不安，寢食俱廢；惟有犧牲了自己的精神，來應付一切的困難；幸而我是沒有家室之累的，否則必不勝其繁碌」。

「張醫生對女子職業有何見解？並以何者最爲適宜？」

「女人治理家政，爲基本工作，若治家而外，兼能服務社會，那可算傑出的人材了。我以爲女子經濟有力量者，當然要求專門的學術；其次者，除普通學識外，一律學習看護的技能。我國人的舊觀念，往往藐視看護，而歐美日本各國，護士極爲普遍，甚至以公主之尊，亦有學習護士者。因爲做了護士，小之可爲家庭服務，講求衛生，或照料丈夫子女，不失爲賢妻良母；大之可爲國家効勞，戰時前方後方，都極重要」。

「張醫生爲獨身者，敢問對於獨身的利害見地如何？」我在發問之先，自覺冒昧，但爲了好奇心的驅使，終於提出這爲人忽略的問題。

「我不主張女子獨身，但立志獨身的女子，必須先有牢不可破的信念，即誓願犧牲自己的一切與家庭的幸福，而獻身於社會，只爲大衆盡義務；否則獨身便失却真正的意義。我早年爲了醫院與學校的前途，便決心獨身，使我整個身心，不爲家庭所牽累；到如今，我區區的志願，總算小有成就，於願已足。不過我不希望他人獨身，畢竟與民族前途，也很有影響」。伊說這些話，態度是非常嚴正的。

錢劍秋博士訪問記

為新中國的新婦女着想

應求學識經驗人格健全

海上自由職業界人數最多的，首推律師，總數有一千二百餘人，我們新聞記者不到他們的半數；醫師也不及他們多；會計師更是瞠乎其後了。律師界自然男的多，女的少，這些女律師，各有各的地位，也各有其長處，今天我所欲介紹的，是女律師中出類拔萃的一人——錢劍秋博士。這並不是隨便敷衍她一聲，實因她的思想，學識，人格，在在足為女界的表率，像這樣的人，當然會受大家尊敬的。博士現任律師公會委員，上海法學院教授，不但擅長法學，於文學，書法，也很有根底。對於戲劇史上，也佔過光榮的一頁。讀者記得十二年前轟動一時的「少奶奶的扇子」麼？那齣話劇，在上海是破天荒的，她在劇中飾金女士，曾一口氣說上一千數百字的說白，使觀衆灑了多少涕淚，在這本戲的，顯出她的天才，甚至驚動了全社會，這真是個奇蹟。

導演家洪深，當時勸她研究戲劇，但她志不在小，認為戲劇到底不是最大的願望。一九

二九年赴美，入芝加哥西北大學，專攻法學，榮膺博士學位，回國後便執行律務，三年前和黃比瀛君結婚。這位黃博士，就是她留美時同校，同級，同學位，而且同道回國的良伴，這段姻緣，你想是何等的美麗！可是婚後他宦遊首都，她服務海上，遙遙相隔，各盡其職，雖說兒女情長，他們倒也處之泰然，這又是個奇蹟。

前天我去訪問她，談了一小時，第一個問題：「女士對新家庭的見解？」

她說：「中國新女性的責任，比男子重得多，男子是單純的對外工作，女子不僅要發展她個人的新事業，而且連帶負着新家庭的責任，內外兼顧，豈不是較男子為重麼？話是這麼說，究竟現在的女性，還不會到「新」的階段呢。過去大家庭制度，誰都知道勞逸不均，苦樂不同；生依賴之心；長推諉之念；流弊百出，顯然不及小家庭制的完善。可是新家庭也不是百利而無一弊的，最易發現的缺憾，便是夫婦對等的態度。我以為夫婦間必須確立「敬愛」與「諒解」的態度，西洋人對此都很重視，我中國人似乎淡薄。夫婦間能「敬愛」，則相扶相助，彷彿二位一體；能「諒解」，則如有誤會，亦可化大為小，化小為無。不過家中遇重大事項，須取得雙方一致的意見，不能獨斷獨行，應平心靜氣的探討，不能因「諒解」而輕易放棄了正直的已見。在這當兒，要重事實，少意氣，自可免除衝突的糾紛。新家庭不論貧富貴賤，一律以勤儉，刻苦，耐勞，為共通的原則。家政最好勿假手於人，如事實上需要婢僕，應善待而不該賤視，且須加以訓練，使識字知禮，他們來自鄉間，年長失學，如不施

以致練，常有謾客，失賽，粗暴等行爲，於人於己，受累無窮。子女不能多產，兒女多了，教養難以周全，重父母的責任，增一家的痛苦，家庭教育，須十分注重，偉大的人格，是從小家庭裏養成的。終日辛勤的人，不能不有娛樂，但不正當的娛樂，不當存在於新家庭。我所主張的娛樂：（一）郊外游散，（二）體育方面的活動；（三）參加音樂會同樂會等；（四）志同道合的家庭間的連絡；（五）看高尚的戲劇或影片，至於主婦的責任，治家政是最低的限度，進一步兼助丈夫的事業；能力優裕的應盡量發揮個人的心志，多做有利社會大眾的事業，務使內外兼顧，不偏不倚，而後可稱新時代的女性。

女子對外服務，不能以爲我是女子，應享特殊的權利，而可以少做事，或只做輕便的事。這種心理，是降低婦女地位的劣等心理。吾人做事，全靠實際力量，如能力充分，確有真才實學，自會受人敬重，並沒有男女界限的分別。

「現代女青年的修養，應有何種標準？」

我提出了這個問題，她沉思一會，便發出如下的答語：「各人所處的境遇不同，修養的標準，多少總有些差別的。我以爲每一個女青年，應當特別注意：（一）道德無所謂「新」「舊」，聖人說：「言忠信，行篤敬。」這是持躬處世的始基（二）養成獨立精神，祛除依賴的心理；（三）鍛鍊強健的體魄；（四）確立社會與國家的觀念；（五）有遠大眼光，勿

拘小節；（六）尊重自己的人格。還有一點，凡是有機會讀書的女子，切勿輕便放棄了千載一時的機會，家境清寒的人，無法升學，比較優裕的人，應當立志上進，勿埋滅了青年的壯志，而抱定「我今日之所學，必將來為社會所用，」的志向。

就法律的觀點來說，近數十年來，各國女子要求法律平等的待遇，早已達到目的，一般國家的現行法律，大概已採用男女平等的原則，對剝奪女子的部分，已多數費棄。不過在法律上權利與義務，是對等的條件，享了權利，不能不盡義務。法律既賦予女子享同等的權利，實際能否與男子盡同一義務，這全是事實問題，法律不過倡導而已。」

「由於法律的平等，我就想到一個有趣的事來，如婦女的稱呼，習慣上女子嫁後名字上往往冠以夫姓，不知法律上有何根據？」

她說：「依現行法確有「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的規定，但並非強制，當事人可自由引用；在事實上妻姓冠以夫姓，極為通俗，甚至嫁後不用己名，只稱為××夫人，如此稱呼，在歐美國家亦極通行。歐美女學生嫁後，往往不用原名，在交際應酬場中，稱為Mrs，——在我看來，本姓冠以夫姓，殊非必要，即使沿用本名，絕無不方便之處。」

她最後表示：「中國目前切要的問題，端在教育，我常感到貧苦失學的有志青年，及多數愚魯無知的人民，引起十分同情。我心中有個計劃，可惜現在還不能實行，一旦經濟力量

充裕的話，便提出一筆獎學金來，救濟一般有思想有天才的青年，使他們志有所歸，學有所成，可爲社會國家創造偉大的事業，這種心願，還望社會有力的人，大家來提倡，真是功德無量的。像美國有許多大富翁，把遺產捐給著名的大學，培植有爲的青年，這百年樹人的大計，難道我們中國人就辦不到麼？」

上海女青年會會長

張麗珍女士訪問記

只吃飯不管事的人應多做好事

有職業的人該有恆心負責去幹

上海女青年會會長金龍章夫人赴滬後，會務便由張麗珍女士主持，這位張女士的大名，大家覺得很陌生，所以只曉得她是何林一夫人。我們提起了張麗珍，就得先說說她的父親——張蟾芬。（現已故世）張先生服務商務印書館多年，他真是了不得的人，生平急公好義，熱心教育，不但把自己的子女都栽培成功，而且手創好多個學校，教育人家的子弟。讀者都知道上海有兩個歷史悠久的學校，一是清心中學，一是清心女中，兩校的校長張石麟，張蓉珍，便是張先生的男女公子，他們是一門教育家，確也值得人家欽慕的。

音樂的人生

這位麗珍女士，雖不是校長，而服務於社會教育事業，却始終如一的勤奮人家說她是婦運領袖，又是新賢妻良母，她自己曾說：「我父親的勞動精神，有一部分已傳給我了！」於斯可見家庭教育影響的偉大。她特別愛好音樂，從小也有點天才，當初在中西女學畢業後，便留任母校任音樂教師，至一九一六年留學於美國啞勃林(Oberlin)音樂院，刻苦研習，造詣湛深。她回憶留美時，說過一段話：「我們同班研究的，有些頭髮已白了，依然興奮濃厚，精神比我國女子飽滿，我自己覺得用了父母的汗血錢，不敢自懈，又想一生留美的機會，恐怕只此兩年，因此加緊苦幹，生活比公費生艱苦得多。……這二十年來，還過着音樂生活，先在北平清華大學担任音樂指導，近數年在滬每週有四個半天任慕爾堂專修科任音樂導師，音樂是我維一的嗜好，海上每有音樂會，我不是演奏，定是領略者；有人勸我可以告休，不必再幹了，但我以爲二十餘年的苦心，不忍一旦拋棄，我願此志到老勿衰！」

童丐有生路

我問她現時擔任那幾樁社會事業，那一件做得最有趣？她說：「我雖是清心女中，普益社，女青年會的董事，但無何貢獻，只有福童所，做得較有意義。我前在北平倒不覺得流亡的人太多，一到上海，便隨處發現許多苦難童丐，每思救濟的方法，三年前便和李登輝先生等創辦「福童所」，去年遷往江灣新址，收容孤零的童丐，施以教育，授以工藝，使他們有

一技之長，可以自立，亦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端。不過創設伊始，經濟不甚充裕，還望熱心人士，盡力贊助。我覺得童丐境遇雖苦，而有天才的，刻苦自勵的，也許比富貴之家的子弟，有希望得多呢。

婦女要自覺

我又問她對於現時職業婦女有何感想？她說，「職業界現有四種現象：（一）人人謀事，不得其事，（二）事事求人，不得其人；（三）有了事做，不肯切實負責；（四）保全自己地位，不管人家苦樂；這四種情形，在現社會裏，男界如此，女界亦復如此。所以婦女職業，一時還談不上發展二字。」我說那末何夫人對婦女界有何希望？「這話很難說。我的意思，只吃飯不管事的女人，應該用些腦力，做些好事；有職業的女人，要有恆心，能負責，勿存奢望心；受公家栽培過的人，格外要盡力謀公衆福利；家境優裕的夫人們，應慷慨解囊，捐助公益，體上天好生之德，勿徒作兒孫牛馬，此爲助人自助至高無上的美德……」

聶靈瑜女士會見記

抱刻苦的精神，應付這個非常時期，

謀大眾的利益，負國防婦女的責任。

上海公共租界偌大一個區域，除了我們中國人自己辦的各級學校以外，工部局設立的小學，數目很有限，譬如像女子中學，到現在還只有一所，而且僅有五年的歷史；工部局一年收入幾千萬，我華人所納的捐稅，當然佔大多數，而局方用在華人教育經費的數字，恐怕還在西僑教育費之下，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工部局女子中學的校長楊聶靈瑜，是一位當有辦學經驗的女子，我很早就聽得人家說。前天傍晚，纔和她第一次會見，我們談了很久，並參觀學校的全部，現在把所得的材料，介紹給讀者：

女中的校址在滬西新加坡路，那是很偏僻的地方，交通也不方便，校舍是新建的三層洋房，左樣很摩登，基地也寬廣，據說仿照德國最新式的建築：的確光綫與空氣，比任何學校都合式，內部的佈置，更是完備得異乎尋常。例如教室除固定以外，有分科的教室，每教室的後部，附一間學生衣帽間，玻窗裝置很特別，開了窗，憑你怎樣的狂風，不會直接吹到學

生的身上，即使嚴冬的季節，窗門可照常開着，空氣自然不會溷濁了。黑板採淡綠色，不傷害目光，其下有櫺窗，供一級學生放置參考書，講台左偏在左邊，不妨礙學生的視綫。這麼寬大的校舍，到晚上便鴉雀無聲，原來師生九百餘人，沒有一個住校的，只留幾個校役看管而已。

校長聶女士，是女留學生的前輩，當她中學畢業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女子大學，那時男女不許同校，祇好進美國的密西根大學，先研究數理，得碩士位，回國後在九江當教六年，再進芝加哥大學攻教育，回來任南昌葆靈中學校長，教會學校聘中國女子任校長，她還算第一人。民國十八年第三次渡美考察教育，二十年秋被聘任今職，所以女中是她一手創辦的。她對於女子教育有好幾點感想：（一）辦理教育，應做實際工作，不唱高調，（二）適應社會需要，注重科學教育；（三）除必修課程之外，應授以家庭新智識；（四）近年女子服務社會的效能，較前進步，但比諸歐美日本各國，還差得很遠，我們不能過於自滿，希望女子職業，更形發達，不過不正當的職業，却未敢贊同；（五）現行會考制度覺得太偏，女生因生理與心理的不同，不能與男生同一考試，而現在會考的科目，男女都是一例，我以為是不應當的。

她對於學生的訓練及辦學方針，也很有可取之處，她說每天早上第一課之前，各級學生舉行宣誓，詞曰：「我們在師長教導，同學督促之下，努力學業，遵校規，刻苦耐勞，友愛親睦，培養勇敢進取的精神，鍛鍊強壯健全的身體；服膺「非以役於人」的校訓，肩負救國的責任，向着光明的前途猛進，謹此宣誓！」上了兩課之後，就有「公民訓練，」方法是這樣：每級有一位導師，負某一級訓練的責任，逢月曜集全校員生於一堂，聽校長訓話，火曜由導師解答一級學生提出的難題；水曜各級討論專門問題，譬如本學期的總題是健康問題，那末所論就出健康的範圍；木曜各級學生報告時事，分國際的國內的各項重要新聞；金曜為學生演講，分中文與英文兩組；土曜敦請名人演講。如此周而復始，多給學生以課外智識的活動。至於辦學的方針，大致有四點：（一）養成學生健全的體格，與獨特的人格；（二）本校學生都出身於中上級的家庭，所以要訓練她們做領袖的才能，將來進可以升大學，退可以為社會與家庭服務；（三）家政固然要注重，而怎樣服務於社會，也需要切實的指導；（四）訓練她們崇尚道德，養成勤勞耐苦的精神，我們不敢奢望，但願能達到區區的目標。

最後她對於現代婦女有兩點意見：

（甲）養成健康的身體：

（一）不以修飾柔媚為女性美，

(二) 注意個人衛生，家庭衛生；兒童衛生以及公共衛生；

(三) 使身體發育平衡，鍛鍊壯健的體格，然後在技術上，學問上建立良好的基礎。

(乙) 應有澈底的覺悟：

(一) 肩負民族復興運動的任務——抱立已立人達已達人的互助精神，為社會服務；

(二) 應用所習的技能——現在都市的婦女，大半沈溺於享樂的境界裏，忘却自身的責任，即有學識技能，也不實地應用，完全埋葬在家庭的範圍裏，或者是屈服在丈夫與孩子的役使之下，甚至完全沈醉在伴舞與宴會之中，這是極端的錯誤，我們婦女應當應用自己的技能達於家庭範圍之外。

總之，我們要抱刻苦的精神，應付中國現在這箇非常時期，時時要有為大衆利益而犧牲的決心，以實現國防婦女的重任。

劉劍秋談家庭衛生

居處飲食 衣着要隨在注意，

家庭主婦 應備衛生的常識。

新家庭幸福的起點在那裏？有人說：有了錢萬事滿足，也有人說：生了優秀的兒女，家庭纔有幸福，這話自有相當的道理，但金錢未必是家庭的幸福，有時因金錢作祟，反而造成黑暗恐怖事變，可見金錢是靠不住的。我以為健康的生活，纔快樂與幸福的起點。無論那一家，男女老幼，你傷我病，終年與藥石爲伍，這是最最痛苦的。反之一家人個個身強力壯，做事的努力做事，讀書的奮發用功，內外一元化的爲事業前途發展，這個家庭，我覺得是最快樂而最幸福的。講到這個問題，可算是最難辦到，不論父子女女，每個人都要講求清潔，注重衛生，這句話大家會說，但怎樣去做呢？恐非經醫生指導不可。我前天和一位女醫師——劉劍秋博士曾討論這些問題。她是江蘇邳縣人，金陵女大第一屆畢業生，留美六年，得密

西根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民國十四年返國，歷任上海西門婦孺醫院，定海醫院產婦科主任，十八年起擔任人和醫院醫務主任兼高級助產學校教務長，積十餘年的經驗，對於醫藥上的貢獻，當然很大，這裏把她的話紀錄下來，可供一般主婦的參考。

第一點對於醫藥方面的觀感：我自己雖是醫生，却不願侈談醫藥事業，因為中國人迷信太多，缺乏醫藥常識，對新醫沒有澈底的了解與認識。一個人生了病，請了醫生，往往不聽醫生的指揮，出了事，便埋怨醫生不盡責，這是多麼冤枉的事！在醫生方面，很少能研究病家的心理，彼此不相體念，也是失敗之因。新醫在中國，還是萌芽的時期，除都市外，農村裏至今還沒有受到新醫的恩惠，大概也有幾項原因：（一）新醫人數太少，不夠分配，（二）內地生活極苦，交通阻梗，便是有醫生，病家總經不起遠道求醫；（三）農人積財不易，看錢自然很重，不知西藥之貴，譬如值五元的藥，要他三元，還以為太貴，把不得醫藥費全免，但事實上怎能辦到呢。所以我相信中國社會，必須運用政治的力量，推廣農村的公共衛生，獎勵科學的新醫；轉移人民的心理；新醫前途纔有可為。

第二點是婦女衛生：衛生兩個字，絕不易談，必先有了錢，纔能講衛生，你想人生四大需要，衣食住行，不都是須有充分經濟，纔能講究麼？現在大多數人生活也不易維持，那裏還談得上衛生？都市裏如此，農村不言而喻了。衛生無論男女，照理都要講究，可是中國的男女人，數千年來受一切不平等的束縛，一向過牛馬式的生活，還配談到衛生？到了現在，

婦女界智識已開，所處地位較好，才知道衛生是必須注意的。女子身體的構造，與男子有許多差別，故操勞不及男子耐久，這是天然吃虧的地方。又如纏足，束胸，都是女子最苦痛的事，然而現在內地農村，尚有未曾完全革除的。此種陋俗，予女子終生的痛苦，論其實質，比殺人更慘，這是婦女最不幸最不衛生的事，希望地方長官，認真取締。婦女的衛生說來很簡單，我覺得比這更重要的，是家庭的幸福問題。一個家庭要上下一體的相親相愛相諒解，然目前最普通的弊病，是夫婦間不相關切，無愛情可言，有的因經濟貧困而夫婦反目，這是最可惜的。應該愈貧困愈要諒解，才有改善生活的可能。

第三是家庭的衛生常識：同樣一個家庭，城市與農村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日常生活，我以為農村比城市優美得多：譬如農村裏雖住的是茅屋，四周空氣新鮮，陽光充足，小孩每天受到十餘小時的陽光，而都市居民，住居鴿棚式的房子，陽光是不易射到的。吃是一家營養最重要的，農人有新鮮的菓子，菜蔬，維生素是最豐富的，而都市中人，平日所吃，大都不甚清新。家庭衛生，原以飲食為最重要，居室衣着次之，我國人的習慣，適得其友。常見上海市內的兒童，很多患腳氣病及佝僂病的（即軟骨病）小孩如此，成人可以相見，這便是飲食不衛生的佐證。一個主張，對飲食先不講究，還談得到什麼兒童教養麼？

第四是兒童衛生：兒童應聽其天然發展，過分管束，反而不行，但他們一切生活所需，當然以清潔為第一要義。可惜一般人家太不注重清潔，最好使小兒不與細菌接近，不過一遇

了細菌，即生症病，好像花房中的花草，平素不見日光，一見日光，立呈枯萎。而適應天然的環境兒小兒，反有抵抗細菌的能力，但後者死亡率究比前者爲高，所以折衷辦法，兒童不能過分管束，亦不能隨便放任，清潔衛生，是必須講究的。都市裏中上級家，喜歡燃強烈的電燈，小孩睡了，依然電炬通明，殊不知強烈電炬，有傷小孩目光，甚至傷及神經，而有神經錯亂的危險，這些都不能大意忽略的。

林語堂夫婦訪問記

你不要把女人當作生育的機器

做生育的主人不做生育的奴隸

——否則如猪狗蒼蠅一樣

林語堂先生，人家稱他爲幽默大師，也有人稱他爲東方蕭伯納；雖似有些過譽，但林先生在中國文壇的地位，於斯可見。現時擅長幽默文章的人很少，而他首先提倡幽默文學，其得名的原因，或卽在此。林先生的文章大家是常讀的，但是他的夫人，他的家庭，他倆對於婦女問題的意見，究竟怎樣？我想是一般讀者所欲知道的。作者此番去訪問，就是想把這些情形介紹給諸位。在我的想像中，以爲林先生一定是老氣橫秋目空一切的人；而見面之後，纔知道他是十分和善，彬彬有禮的學者，約莫四十光景身材不高的中年人。林夫人比他胖些，眼鏡夾在鼻樑上，舉止言行，隨在表現她是新時代的賢妻良母。下面便是我們的對話。

我去訪問的前夕，先由朱少屏先生介紹，相約早晨八時半會面，我只得起個早身，趕往

林寓。這是一所精緻的洋房，右邊是小花園，有兒童體育的設備。我走進客室，四壁張望一下，佈置得很幽雅，寸把厚的地毯，中西合璧的陳設，真有些富麗的氣息。林先生正在「有不爲齋」寫「林語堂啓事。」他說每天早晨著述，這是多年的習慣。我看他很忙，不多說閑話。先問：

『聽說林先生新近在美出版的「我的政府與人民」一書，獲得三萬美金稿費，可有這回事？』

「全是人家造謠那有這回事！書是去年秋天出版的，銷數確是可觀，而且列入 Best Seller 十大名著之一；照例每年抽版稅兩次，至今尚未結算過。」林夫人插言道：「外間常說林先生發了財，真笑話，不過中國人的著作，能列入十大名著，在美國暢銷，可以說是破天荒，這是事實。」

「林先生對於現行的婦女刊物，有什麼評論？」

「中文的婦女讀物，種類不多，我不常看到。中國婦女往往不看書報，所以婦女刊物不易發展，像美國出版的 Ladies Home Journal, Woman's Home Companion, House-Keeping 這類刊物，銷數動輒數十萬，我們是差得遠了。」

「依林先生的意見現在婦女刊物應注重那幾種材料？」

「我注重體會人生的材料，凡與人生有益的，接觸的都應該採登，不尙高談闊論。」

譬如（一）家庭問題——怎樣撫育嬰孩？怎樣教養兒女？怎樣指導兒女的品性行爲？都值得討論。一個小孩，在家的時間最長，品性善惡，大半在家庭中養成的。我人隨便看一個人，可以察知其家庭教育的程度。（二）結婚戀愛史，也應公開討論，兩性的心理，怎樣可以明瞭？雙方的個性，怎樣可以認識？該多多發表，不容隱諱。現在有許多夫婦，因當初盲目，各不了解，弄成夫而不夫，婦而不婦的僵局，故必須加以指導。外國的婦女雜誌，往往登載報告經驗的文字，如我爲什麼要離婚？離婚後的生活？或者我爲什麼要有外遇。男的可以講，女的也可以講。在中國社會，討姨太太是尋常事，那末他可以寫些討姨太太的理由？或者我何以要嫖？……等，身歷其境的情形，自己寫出來，格外能體會人生，引起人家的注意。

（三）高尚娛樂，該多多介紹。（四）節制生育問題——所謂婦女解放是假的，節制生育是真的；一個女人，應當生育，但不能過分生育，今年生一個，明年又生一個，使女人全副精神與心力，都貫注在生育上面，我覺得太不道德。應該自己把握得住，生了一個孩，等他長大了，母親有餘力時，再生一個，如此家庭中對於男女的教養，培植，才能有計劃，有辦法。否則如同豬狗蒼蠅一樣，還有什麼家庭幸福可言？所以我極主張不把女人看作生育的機器，要做生育的主人，不能生育的奴隸，如此方有餘力爲社會服務，共同努力大衆有益的事業。」

「林先生爲幽默作家，敢問對於現代女性有何批評？」

他想了想，又對他夫人一笑，話就來了：「我看好出風頭的女性，都是壞蛋！大凡優

良的女性，不喜出風頭的，只是在家裏不聲不響的教養子女，盡她天賦的使命。新賢妻良母，是多麼高貴的天職？因為男人不能在家做妻做母的工作，只得由女人來做。所以一個女人，必須做賢妻良母，而男人就得做賢夫良父。」他停了一會，又說：「在政治上最出風頭的女性，最是壞蛋，但她們不足以代表新女性的。這句話說完，林夫人表示反對，她說「你這話太過火了，難怪小報要造謠言。」他說「是事實，並非過甚之談。」

「照此說來，林先生理想中的新女性該怎樣呢？」

他笑起來了，好像難以答復的樣子；一會兒，又滔滔不絕的說：「這話說來太長吧，幾句話怎講得完呢？」

「只好千句併一句，請縮短些說罷，」我說。

「那好！我理想中的新女性，第一身體要比以前健康；第二中國女子都有依賴性，不及西洋女子的獨立精神，這也許是社會的態度壓迫她們的結果。中國女子不及西洋女子的活潑，但靜和的態度，却勝過她們；將來的女性，要在活潑與靜和兩種性格中和起來；第三性道德要比現在解放，我反對男子可以解放性慾，可以嫖，可以離婚，再娶，而女性不能自由。有人說解放女子的性道德，社會風化也就更壞，這是一偏之見，若然把社會風化弄壞的責任，要卸在女子身上，未免太殘酷，太不公平了。總之解放婦女，先要改正社會的態度，像黎元洪的妾轉嫁，轟動了全社會，一致的攻擊她，竟致驅逐出境，這真豈有此理！」

至此林先生的話，告一段落，我又和他夫人談了好久，先問「夫人對林先生取什麼態度？」「雙方取互助合作的態度，家常事務，全由我負責，比較重要的，共同商量，決定辦法。」

「請夫人談談治家的經驗。」

「家常事務，無所謂經驗，敬以四點拉雜說來：（一）我主張家庭經濟公開，大家庭往往在經濟上作弊，私下積蓄，其結果釀成種種慘變；（二）確定預算決算，開支不超過預算，家政纔不致於紊亂；（三）對兒女從小養成自動的習慣，不假手於婢僕，發展其個性，不用威力強制；如小孩犯過，用面部表情，使其覺悟；不能時常責罵，多罵必失其効力；有時可借他人的事，間接的訓導；（四）廚房自主，從前我倆同在美德兩國留學多年，烹飪洗衣等事，完全自理，現在雖雇婢僕代勞，但我每餐必取監督的態度？因為家庭衛生，首重飲食，若委諸他人，終非可靠之事。」

「夫人對新舊家庭的意見如何？」

「我贊成小家庭制，因為經濟獨立，不依賴，不推諉，能發展主婦的能力，沒有新舊意見衝突的可能，這些為大家庭所不及的。但對於父母的贍養，為分內事，萬不能疏忽的。我以為不論家庭新舊大小，而主婦不能諉卸治家的天職，不能過分的游樂；不穿不合身分的奇裝艷服；不能疏忽男女的教養；家事之外，尤不能忘却求智慾，與社會公益的事業。」

「夫人每日玩些什麼娛樂？」這時林先生放下筆，搶着說：「我倆每天在郊外走路，跟小孩兒玩，不常看電影，偶然去跳舞，常赴友人的宴會，此外沒有什麼了。」

無意之間，談了一時半的話大家是忙人，我只得告辭了。

朱君毅夫人談家庭生活

家庭經濟，須保持固定預算，

發展本能，以家庭爲出發點，

學校與家庭生活，彷彿一樣。

——值得注意的女兒經

兒童節的第二天，我正擬束裝返滬，驀地想起了久別的朱君毅博士，不能不去訪問一下。這也有兩種作用：一則闊別多年，可以暢敘衷曲；二則請教朱夫人對於婦女與家庭的意見。他們的家庭，可以說簡潔樸實，與衆不同，朱博士夫婦向來過平民化的生活，他雖是國民政府的主計官兼統計局副局長，是中央的高級官吏，依然過着儉樸生活，夫人布衣淡裝，操作家政，不改常態，這是很可以作表率。她也是新女性，曾受高等教育，中英文很有根底，而唱隨之樂，却勝人一籌，以下便是我們的談話：

家庭經濟

大家坐定了，先由我發言：「一般家庭認為支配經濟，是絕大的難題，需用浩繁，預算不能與決算符合，因此寅吃卯糧，顧此失彼，朱先生是主計官，夫人是有經驗的主婦，對此研究必深，請問有何正確的指示？夫人不假思索地說：「家庭經濟，確是家政中最難解決的一件事。富有之家，究屬少數，大都分的家庭，是靠薪工維持生活的。在此不景氣局面之下，收入有限，而支出無定，當前難關，便是經濟。家庭不論大小，人口不論多少，家用不但應儉約，而且要絕對保持預算。預算之中，必需列儲蓄一項，所謂有備無患。譬如一個家庭，最少每月儲蓄其收入百分之二十。大概儲蓄之多寡，常視其收入的多少為比例，收入愈多，那末儲蓄的百分比愈大，家用的百分比便小；反之收入愈少，儲蓄的百分比愈小，而家用的百分比便大了。」

「府上家用費所定的標準怎樣？」

「我們主張不浪費，不濫用，一切經常用費，有一定的標準，因為我們都沒有嗜好，不多方交際，所以很少例外的支出，所定用費的百分比如下：家用（食，住）佔每月收入之百分之三十，雜用佔百分之二十；（如衣着，書籍，玩具，醫藥，應酬，娛樂等。）特支佔百分之十；（如周濟戚友各種捐助）；儲蓄佔百分之四十。」

婦女本能

「夫人主張怎樣可以發展婦女的本能？」

「男女因生理上天然的差異，兩性的本能，便各異其趣。但彼此應就事業的性質，各盡其力，有的事由男子負責，有些事歸女子擔任，根據一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原則，各謀其本能的發展。社會上各種活動，可分爲四：如政治組織職業團體，學校與家庭的生活，無論男女都脫離不了這四種活動；我以為婦女至少限度，把家庭生活需要改善，如其不顧家庭，那末社會上四分之一的工作，便無人負責了。究竟男人要負其他四分之三的責任，他們是不適於操持家政的，而且我們女子最能發揮本能的地方，還是在家庭，雖然有些能力卓越的女子，也能做其他各部分的工作，像這般婦女，固然值得我人崇拜，可惜是爲數太少了。

「如有一種女子，只知盡情享樂，不盡其天賦的本能，將如何糾正呢？」

專享樂不做事的婦女，在都市中或許有一部分，此外我相信很少的。譬如我國農村婦女，誰不勞動？誰不苦幹？至於糾正那些放浪的女人，先要改正社會的風氣，提倡婦女職業？注重民教育；與改善家庭環境；如有正當的書報，娛樂，補充其智識，亦是辦法。」

家庭生活

「夫人每天的家庭生活，也有一定規律麼？」

「我的家庭生活，彷彿和學生時代刻板式的一樣，成了習慣，倒也不覺得枯燥，時間約如下式：

七時起身後早操

八——九 吩咐傭僕當天的工作（如菜肴清潔等）

十——十二 看書報寫信

一——二 陪小兒午睡

三——五 陪兒玩，有時種值花草

七——九 彈琴，聽無線電或應酬

星期日上午在家整理，下午全家作郊外旅行，晚觀電影。說是這樣，但時間並不拘泥的。「慈母對待兒女，往往取溫厚慈祥的態度，不知夫人是怎樣的」？

「慈母保赤之心，大都如此我也主張溫和的，但遇必要時，亦須嚴厲，不能一步放鬆；我的小孩，除正常活動之外，絕對服從父母的指導」。

「賢伉儷平時處是取怎樣的態度」？

「我們是分工合作的。朱先生專心爲公服務，不必顧慮家事，反正日常家政，由我辦理，此外仍以雙方同意爲依歸」

至此一席談話，告一結束。

蘇會祥博士談女權與女能

有女能便有女權，爭女權不如爭人權，

能自立纔能治家，理內政不忘救國家。

婦女運動最終的目標，一般人總以為是爭「女權」好像說數千年來女子的權，都給男子剝奪盡了，現在法律規定男女平權，女子有解放的機會，便該爭回已失的女權。其實這是偏見，不是正論，男女同是人類，應無分彼此，大家要爭得「人權」；再擴大些說，我們整個中華民族，近百年來，受盡外族的欺凌侮辱，在此大難當前，應該一致起來，爭中華民族的解放與自由；所以男女之間，除共同奮鬥之外，不該有什麼爾我之分的。現在婦女界中同情這意見的很多，蘇會祥博士，也是其中之一。她原籍崇明，曾留學德奧兩國，專研小兒科，並考察歐洲各國最新保育諸方法，去年纔回國。現除診務外，並担任現代父母月刊衛生顧問，全國父母義務解答各項關於兒童健康的疑難問題，這是一樁極重要極有意義的工作，前天我到靜安寺新華園她的診所，談了一小時的話，下面便是她主要的意見。

『我平素不願講男女平權這一套話，我想憑空講「女權」未必有實效，只要守本分，盡智能，實事求是，她就有女權可享。要爭「女權」，必先有「女能」，換句話說：有了「女能」，必有「女權」。凡女子有一技之長，便是「女能」，即處理家政，也是女能之一。你既有了「能」，不爭也有「權」：倘使你沒有能，即爭得「權」，也是暫時而不可久享的。推而廣之，有能力的女子，應該求「人權」，不必斤斤於「女權」的爭奪。以前曾聽得希特勒說：「女子要回到家庭去！」他的意思，好像全部回家去，我以為太武斷了。有些女子，正在社會上做著實際的工作，難道也要放棄了職責，而掉頭不幹麼？這話限於某種家庭，是很需要的，不過女子不能太過注重社會服務，家政幹得好，也一樣有功於人羣：古人說「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庭是社會組織的細胞，當然不能忽視，故我主張男子以事業爲重，而女子應以家庭爲重。

『現在一般婦女對於家庭衛生，育兒常識，真的太缺乏了，我以為女子中學，除規定家政學科外，應加授兒童保健常識，因爲女子獨身的究屬少數，既然人人要嫁，而且要生子女，當然需要研究。兒童保健一科，即失學的女子，在識字學校裏，也當授以此種常識：兒童爲未來的主人翁，怎麼可以忽略呢？根據我過去醫療的經驗，覺得大多數主婦，因缺乏家庭衛生常識，致自身及兒童感受精神與物質兩重損失，負教育之責者，應該設法補救的。其次

，一般女太太們，沒有閱書看報的素養，雖然每日爲工作所限制，一方面也可以說自己放棄求智慾，否則無論如何忙，至少每天可抽出一小時自修的功夫。嘗讀西洋某雜誌說：小孩生三月後，母親喂乳時，可以看得五頁書，可見她們勤讀的一斑。要是在中國的主婦，喂乳時正可抽一枝烟，或打一副牌，真的，不一定是笑話。』

我又問她自綏遠勦匪，時局嚴重以後，婦女界應負何種責任？她說：『國難至此，未來局勢，或將更見緊張，婦女應努力後方工作，例如：（一）加重家庭責任，——如啓發兒童愛國思想，鼓勵丈夫救國精神；（二）研習看護及救護學術；（三）增進防空防毒的智識；（四）節省家庭開支，捐助國防之用；（五）有時參加募捐隊及前方將士慰勞隊；（六）爲將士製征衣，——如手套，耳袋，絲綿馬甲等。惟恐我婦女界體格太差，不能任勞任怨，在平時過慣享樂生活，事事假手婢傭，到戰時不知將何以應付？總之我們現在必須及早準備，即使大難臨頭，決不心慌意亂。像我個及便抱定此旨，一旦有出動命令我必趕上征塵，義無反顧，爲國捐軀，實爲人生最光榮的歸宿！』

戴儀女士訪問記

致力廠務，辛勤終年，不顧自身享樂。

救濟貧困，栽培學子，全爲社會造福。

前幾天報章登載國勞奧林匹克大會頒給一等獎，得獎人爲我國吳蘊初先生，這是一件非常榮譽的事。吳先生是國內化學工業的領袖，不知費了幾許心血，纔換得這顆獎章，這要比我們國內的一等采玉章貴重得多，而且他是代表我們中國人獲得國際間的榮譽，換句話說：替我們大家爭些面子，所以值得道喜的。記得張伯苓先生曾說過中國有兩位化學工業家，便是「南吳北范」，南方是吳先生，北方是范旭東先生，范氏所創的事業，在華北很佔勢力；吳氏在上海手創天廚味精，天利淡氣，天原電化，天盛陶器，這四廠是他一身心血的結晶，也是有關國防的民族工業。吳氏不但於事業殫精竭慮，於學術孜孜不倦；而持躬處世，忠信篤敬，平心而論，確是大衆的模範。他的夫人戴儀女士，是怎樣的人，也許外間很少知道，那末我告訴你，她是知行合一的勞動者，也值得稱爲女界的模範，下面是我訪談的速寫。

當我走進天廚總管理處的時候，只見工作人員異常忙碌，一邊有三位女職員，正和男女工談話，吳先生邀入客室，我說明來意，先問他的住宅，他伸手指示廠房的四樓，次問他的夫人，連忙到隔壁請她過來，他笑着說：『我沒有公館，那間房是我倆的臥室，她是終年在廠服勞的。』原來所見女職員中的一位，便是吳夫人，她是天廚的廠務主任。自民國十二年五月成立到如今，每天準時辦公，從不缺席，關於工友管理，出品審核，工作支配，都是他一手承辦的。她說：「現在廠中人員較多，分工合作，事務易於處理；當草創時，不論鉅細，全由我二人分担下來的。」啊！這位夫人真了不得，穿的土產布衣，不染半點脂粉，而身強力壯，精神飽滿。「夫人十餘年來，努力廠務，家政由誰主持的」我首先這樣問她。「我的家庭簡單極了，那間臥室，除床椅桌凳外，一無長物，我倆一天到晚，在廠裏工作，吃飯，夜間才去安憩，雇一位老媽，替我照管着，她已被雇二十多年了。我只有一个兒子，今夏滬江大學畢業，不久便赴美留學，沒有兒女之累，儘可盡我的本能。不瞞你說，我是不善交際的，工作之餘，有七八十位女工作伴侶，她們在工作時悉心盡力，在業餘到俱樂部，玩各種游藝，廠中很優待，她們也很安慰，彼此親熱，猶如一家人。其中有許多年輕姑娘，富於進取心，識字學校讀了兩個月，仍有志於學，我便自任指導，如國文·算學·常識等科，有問必答，我覺要凡是工商組織，如能上下一體，相處以誠，斷無意外的糾紛，人究竟是有同情心的，你以為對麼？」這，是吳夫人說得很動聽的一段話。

「夫人對於社會公益事業，抱何種態度？」「我因廠務較繁，對外間事不常與聞，近年聯絡女界組織上海市婦女協進會，忝任常務，每有家庭不睦而離婚的婦女，無所歸宿，由我維持她們的生活。每年以私資栽培貧苦的兒童，也有十餘人。五年前吳先生設清寒教育基金會，我首先贊成，每年招考十二人，保送國內大學肄業，現已畢業兩班，資助他們全部費用，每人年需七八百金，五年中，已費六七萬元。他們很能刻苦自勵，將來大有希望。去年吳先生主張購天廚飛機兩架，贈給政府，當初曾徵求我同意，我說國難至此，人人應有救國之心，此舉足以號召國人建設國防，我是極端同意的。」夫人也談到平時對吳先生的態度，說得很中肯，她說：「人們服務社會，難免不如意事，像他那樣一團和氣的人，有時也會受到刺激，我是女流，除用言語安慰外，別無長策，凡事能自己奮勉，必可戰務一切。吳先生有一點長處，只爲事業努力，不管家中瑣屑，就是出遠門吧，我勸他什麼也不要顧慮，反正家事家易處理的。我們只有星期休息一天，平素極少娛樂，逢到新年例假，纔有出外旅行的機會，享幾天優游的清福。」

我覺得像他們的所作所爲，真是爲人羣謀福利，爲社會國家長元氣；這種偉大的精神，值得爲大家效法。當今人慾橫流，世風日墮，我所以不憚費辭，屢次介紹超羣卓越的人，無非勸大家做好人，行善事；要如以我過分說人家的好話，那未免顛倒是非了！

歐美考察歸來

熊芷女士談慈幼事業

慈幼事業在歐美諸國，大都非常重視，認為社會教育中最重要的事業之一。不論那一國，免不了貧苦災亂的困危，在貧苦階級裏面，更免不了孤苦零丁的兒童，人世間最慘痛的人，也莫過於這些孩子了。你想：父母窮得衣食不周，貧兒那裏去找生活？有的父母都死亡了，孤兒那裏去找生路？講到受教育與職業的洗禮，當然一輩子也說不上了。他們一綫生機，全看政府有沒有慈幼的設施？社會能不能予以援助？這在文明各國，已經辦理得很完善，在我國「慈幼」兩個字，差不多的人，還不會理解，慈幼的工作，充其量只可以說在萌芽。最近熊希齡先生的女公子——熊芷女士，考察歐美兒童教育及慈幼事業，剛回國的第三天，便和我談了一番歐美之行的印象。

* * *

熊女士從前留美時是研究教育的，在哥倫比亞大學及巴拿大學，還得了師範研究院的碩士學位，一九二七年回國，就在北平她父親手創的香山慈幼院，跟她母親熊朱其慧夫人辦理

慈幼教育，算來有九年的歷史，她覺得很有興趣，所以全副精神都用在慈幼院千百個苦兒身上。他說：『從前沒有到歐洲去，此番請了長假，到歐陸各國巡禮一次，興致很好。去年九月放洋，費了八個月的時光，歷經意·俄·德·英·法·繞道美國而返。考察各國的托兒所·嬰兒園·幼稚園的組織，教養訓練人員的方法，並代表中華慈幼協會，注意各國的慈幼事業。』

我問她辦理慈幼事業，那一國算得最發達？她說：「講到兒童享受科學教養的幸福，以蘇聯為最普遍。究竟他們的社會制度不同，一切大業工全歸國營，所以工讀教育辦得十分完善。每個工業區，附近都設托兒所，嬰兒園，幼稚園，小學，工人的子女，從小都受科學化的教養，還有俱樂部，兒童可以任意遊戲，技擊，娛樂，學習各種工藝：即是農村集團裏，也有孩車往來，不離開母親的喂養；有這樣好的環境，兒童還怕流浪失業麼？教養兒童方法的研究精神，以美英為最，德意也不差。各國對此都由民間辦理，或受政度津貼，予以指導及監督，自然不會辦不好的。」

談，談，又談到婦女身上來，問她對於各國婦女的印象，她告訴我：希特勒雖然喊過「女子回到家庭去」的口號，但德國婦女照樣為社會服務，並非全體向後轉。歐美婦女職業與我國情形不同，在我國服務社會與主持家政，分為兩件事，這種走極端的見解是錯誤的，像

他們一面做社會工作，一面兼顧家政，雙方並行不悖。譬如白天在外做事，公事房回來，照樣操作家政，不像我國婦女，以爲在外做事，就不顧家政了：有些在外不做，在家也不做，這還成什麼樣兒？俄國的男女，是同樣勞動的，婦女白天做工，把小孩寄在托兒所，晚上仍拘着回家教養。就是德意英美的女人也相仿，她們以爲男人要有職業，女人也要有職業；經濟獨立，是不分男女的，如果一個女人，沒有職業，經濟不獨立，是羞恥，是沒出息的，這種觀念，便和我們截然不同了。

*

*

*

*

依女士所見，歐美婦女有幾點值得我國婦女效法的？我說之後，熊女士哈哈地笑了，她說：「這問題不便答復，中國婦女也很多賢明的，怎可一筆抹煞呢！」我說這例沒有關係，我們的態度，是取長補短，別人有長處，正是我們的教訓，於是她就說出以下的數端：

- (一) 歐美婦女的體格很强壯，生活有規律，衛生方面，比我們講究。
- (二) 她們教養兒女很認真，初做母親的人，往往參考許多書籍，研究科學方法來教導兒女，不輕易假手他人的。

(三) 她們治家，能引用科學化的方法，不用婢僕，親自操作，有條不紊。

(四) 對社會服務精神，值得佩服，很多婦女，爲慈幼及公益事業盡義務，整天工作，不受酬報，真是難能可貴。

最後她下個結論：中國多數女人，還是寄生蟲！經濟不獨立，學問不長進；服務欠真實；解放！解放！不過是濫調，要求男女平等，怎能澈底的成功？

十分鐘會見梅華銓夫人

中國婦女並非低能，可惜覺悟的還少；

爭得男女平權，先要發揮自己的力量；

要適應時代潮流，必須勤學問，修道德。

梅華銓夫人，是一位倡導婦女運動，熱心社會事業的先進，海上婦女界都承認伊是領袖人才，我亦久仰其名，這次去訪問，想把伊二十年來主持婦運的經驗報告給一般婦女，使大家得到一個正確的概念；我們談話雖只十分鐘的時間，可是伊很忠實也很澈底的話，比較算得中肯的。

梅夫人原籍廣東，幼生於香港，六七歲時隨慈母游檀香山，先後住了十年，纔留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與梅先生是同學，回國結婚後就僑居上海，算來已二十多年了。伊說我所以願為社會服務的原因，是爲了幼時在海外受着種種刺激，覺得一個女子，非得

在社會上努力不可。像檀香山及美國到處有我們華僑的踪跡，不論男的女的，一向受外人不平等的歧視，國力不强，固然是重大原因，而僑胞智識程度的低劣，關係也很不淺。我是女子，有智識的女子，怎樣可以爲女同胞提高能力？爭得國際平等的地位？那是我立定的志願。當年我國駐外使領的夫人們，也都是思想陳舊，不知國際禮貌，所以在國際地位上有很多吃虧的地方，外人譏我中國人不是優秀的民族，你想冤氣受得了麼？後來到了上海，我決心爲女同胞爭地位，改變國際間藐視我女同胞的態度，

那時海上婦女團體，簡直沒有，我們便聯絡女界的先進，集中力量，組織起來，共同爲社會服務，先成立全國女青年會協會，作爲先鋒的隊伍，提倡婦女體育，講求婦女衛生；辦理婦女補習教育；增進婦女智德三育的効率；幸賴各界協助，近來已有相當成效。我在這會裏，工作二十年，做了七年的會長，精力盡了不少。此外萬國婦女協會，中國婦女會，也是我効勞的兩大團體。到今朝，海上的國際婦女，不但感覺中國女子並非低能兒，而且以爲中國女子服務的精神，或許比她們來得高强，可惜同志還是太少，沒有普遍到整個的婦女羣衆。

據她二十年來倡導婦運的經驗，覺得中國婦女的智力，並不比西洋女子低，不過體力稍

遜，她深感上流社會的婦女，多半缺乏社會思想與國家觀念，她們只管自己享樂，把寶貴的光陰，處擲於不正當娛樂之中。要如多化一點時光，多費一點精神；多捐一點金錢；來爲貧苦大眾着想，謀婦女本身的利益，那末社會革新，必大有希望。中等家庭的婦女，經濟狀況雖然差些，但可撥出時間與精力，貢獻於社會，先要訓練自己的能力，發展個人的抱負，凡不明瞭的事物，應力求了解，勤於學問，不能專爲了家庭而埋沒自己的壯志。至於貧苦的婦女，說來真可憐，辛勤終年，不得溫飽，我們雖有救濟的宏願，可是杯水車薪難得普及，這是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的問題，非有國家的力量，是不易改善的。她又說上海是這麼大的都市，而女青年會到現在還租人家的房子，沒有田產，沒有基金，不要說不及外國，而且不及廣東，香港，北平的青年會，在這一點，深爲上海多數婦女對於社會事業冷洗的心理可惜！

* * *

梅夫人也談到自己的家庭，她說我們是新家庭的組織，上無親長，一切都由我夫婦倆作主，現在有男女三人，都在求學時期，家庭生活，取簡單經濟方式，我從來上午處理家政，下午便爲上述三個婦女團體工作，年來會務較前發達，所以日常事項，也算得繁瑣，但對此興趣甚濃，毫不覺得厭倦的心思。最後我問她中國婦女應怎樣做，纔能適合現代的需要？她想了一想，很沉着的說：「所謂時代，所謂潮流一刻不停的在變遷，但我輩婦女，且不問它

變遷得怎樣，勤求學問，修養道德，是最要緊的。有了學問，德道就可以適應時代的需要。婦女要盡本分之外，分餘力貢獻於社會，有些人舉起手來，喊着男女平權，一面只是享樂，

「我是不贊成的。……」

我和她僅僅談了十分鐘，而她說話的沉着與懇摯，却留了一層很深的印象。

杜宇飛女士談歐遊感想

匈牙利人最愛國，可作我們的榜樣。

德意女人最勤勞，男女平等的服務。

奧林匹克大會閉幕以後，國人千愁萬感，認爲中華體育史上平添一大污點；尤其體育界人士，各抒所見，議論紛紜，雖至今尙未見有整個推進的計劃，然而大家既有澈底醒悟，亡羊補牢，急起直追，決不會永遠失敗的。平心而論，像我國這積弱的民族，一切都趕不上人家，何況體育是一樁平凡的事呢？前幾天遇到中國女子體育師範校長杜宇飛女士，她此番會隨體育考察團赴歐，耳聞目擊，頗多感慨，我便提出幾點意見，承她逐一答復，下面就是對話的速寫：

「體育考察團赴歐的行程及路線是怎樣的？」

「考察團共計三十七人，女八人，六月底出國，十月三日返滬，途中歷九十九天，經過意，德，奧，匈牙利，瑞典，丹麥，捷克，埃及，印度等九國，留德時間較長，其餘約略觀光，宛如走馬看花而已。」

「女士對本屆奧林匹克的印象怎樣？」

「關於大會種種，報上發表得很詳盡，現在我把個人的印象貢獻一二：在海外覺得我國民族精神太差，各國人民一切行動，完全紀律化，國體爲重，個人爲輕；我們自愧不如。代表團失敗主因：第一我們體力不夠，營養不足；第二缺乏長期訓練；第三缺少臨陣經驗，譬如籃球一項，技術不算壞，而球員心慌意亂，莫知所措，失敗之慘，遠出意外；第四運動員生活太浪漫，能守規律人太少；第五大家沒有責任心，不顧國家體面，好像去的時候，運動員總說飲食不慣，你病他病，忙煞醫生，還鬧了許多笑話，一言難盡。到回國時，他們都興高采烈，對敗績竟毫無所感！你想：這還行麼？過去的算了，以後我們應該痛下功夫，下屆在日本開會，要說奪錦標，或者太奢望，我主張個人競技之外，團體表演，也很有意義。像此次大會，各國都有數千人的偉大表演，各式團體操及舞蹈等，有的表現民族尙武精神，有的發揚固有藝術，下屆我國也應參加團體表演。中國體育方針，應根本改革，先從家庭做起，使家長知兒童體育的重要性，養成他們冒險性，注重基本的訓練。我國人吃東西太好，但營養分少，故身體發育不平均，這也是大毛病。奧林匹克再下屆在意大利，算來還有八年，而意國已開始建造會場，規模比德更大，這真是未雨綢繆，辦事精神，至堪敬佩。」

「對於各國新興氣象，有何觀感？」

「我們此行，以考察各國體育爲目的，而風土國情，教育制度，也聯帶注意。我個人認

爲最滿意的，如丹麥人民生活的安逸，對外賓禮貌的莊重，在在表現人民程度之高超。丹麥強迫教育，比各國都嚴格，六歲至十四歲兒童，幾乎全都受國民教育的，瑞典人民，與丹麥相差不遠。德國的物質建設，最雄壯偉大。意大利民族，兇狠得不可一世！捷克的民衆體育，最爲普及，每個人都受體育的洗禮，開運動會時，每有幾十萬人出場表演，其熱烈可想而知。歐洲許多新興國家，人民的愛國思想，非常高漲，其中匈牙利人予我的印象最深，當我們離匈時，旅館某職員請代表團簽名，郝更生君寫着「錦繡山河，早歸故主，」八字，一經解釋，那職員立時吊下淚來，復國情緒之熱，無以復加。在匈京交通總樞紐處，有一公園，終年升着半旗，據說國土恢復後，纔升全旗。園中以花草綴成各式國恥標語，使人驚惕。四角立四石像，質地粗劣，面貌醜陋，表示四處失地，將來收復一地，打碎一像。還有郵政明信片夾層裏，印有地圖，失地何處，一目瞭然，略舉數端，便可證明匈牙利人紀念國恥的深刻。返觀我國，失地更多，國恥更深，而國民救國愛國的思想，較匈人爲何如？再以新興的德國而言，「茂興」(譯音)爲德第三大城，爲德革命發祥地，那裏建有國恥紀念堂，上置花圈六，旁建無名英雄墓，墓置桐棺八，也是紀念失地，追懷民族英雄的，德人經過此地，必舉手敬禮，表示尊重之意。」

「游歐後對各國婦女有何意見？」

「我所見各國婦女，衣服都很儉樸，尤以德意兩國，不在交際宴會場中，簡直看不到高

跟鞋，塗脂抹粉的，但她們體格很壯健，服務精神與男子無異。德國的勞工服務，不分男女，自十八歲起，必須入勞工團，服務一年，即如如本屆大會招待所及寄宿舍等，一切雜役，完全由男女學生分別擔任，而且出身於中學大學的，做事非常認真，其耐勞耐苦的精神遠非我國青年所能企的及。」

那天我們談的話很長，上面幾段，意義比較深長，值得向讀者作忠實的報道。

楊懿熙女士訪問記

婦女解放，問題在都市，而不在農村。

都市婦女，過分享樂，是生活的墮落。

最近兩個月中，有幾位朋友談起楊懿熙女士，說她學識優異，著述豐富，生於權貴之家，而持躬處世，忠信篤敬，實非平凡的女性，因此有人介紹我去訪問。我覺得像這樣的新女性，應該把她的思想，言行，描寫出來，一則表示鼓勵之意，再則作為一般女人的仿效。楊女士現任上海市政府英文秘書，那天我們談話的地點，便在市府的會客廳裏，差不多談了半小時，她出言莊重，層次分明，於修辭學頗有素養的，首先問她家庭生活及求學時代的回憶，楊女士說：「我的家庭，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姊妹六人，兄弟一人，但向來不住在一起的，二妹最近赴英專攻醫學，三妹去年畢業滬江大學，現執教於嶺南分校，真是勞燕分飛，各理其業。我每天在市府服務，早出晚歸，在家時間也很少的。我先前肄業於金陵女大，後轉學滬江，一九三一年夏畢業。我在校的時候，最感興趣的，便是著述，金陵女大的校刊，差不多每期都有我的作品，滬江的「天籟」校刊，我竟大膽地把所作文藝，小說之類，發表

出來，現在想想，自己覺得好笑。大概一個青年，自信力一定很強，寫了文章，便喜歡公開發表，作品的成熟與否，那是另一問題：然而過於矜重，不肯輕易寫一個字的，究屬多數。

「此外曾著述過整本的書麼？」

「到現在為止，我寫過四部書：一，莫斯科十年紀，（商務出版）二，歐戰前十年間國際真相之分析，最新出版，商務選作星期標準書；三，未來世界，這本書應該早就出版的，因為裏面很多關於中日問題，商務方面爲慎重計，遷延至今，大約年內可以發行；四「苦吻」，這一本是創作集，包含短篇與中篇的小說。「苦吻」兩個字，很像戀愛小說，然內容全是以社會問題爲背景，描寫種種不幸的事跡，決不能當作戀愛小說看的。此書由良友出版，至多兩星期便可發行了。」

「楊女士進市府有幾年了？對職務方面有何感想？」

「我自出校後，曾一度執教於暨南高中部，授政治經濟，一二八淞滬戰後，便進市府供職，我的職務，如普通英文書信及翻譯等，工作方面，很有興趣，市府內女職員共十餘人，各有專長，服務認真，男女同人之間，非常恭敬，在別的機關，往往有所謂「花瓶」之類的徽號，惟獨市府，從無此種笑話，可見女子在社會服務，第一要學識，能內外應付，第二要敬重自己的人格，自然人家就不會侵犯你的名譽了。」

「都市裏一般女青年，能否指示她們修養的方法？」

「不敢當得很！我自己還是一個不知世故的青年，正要人家來指導，怎能指示別人呢。不過依我平日的觀察，有幾點可以貢獻給女青的：一、達爾文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句話最有意義的。處今日的社會，非有專門學識，一定被淘汰的。希望我們女青年，在求學時期，要認定某種學科，深切研究，至少有一二項特長，纔能爲社會所應用。二、自修學問，貴有系統，譬如研究自然科學的，那末她選擇課外書籍，都是自然科學一類的，着重方面的研究，心思既是一貫，功力纔能集中，進步一定迅速，否則東翻西檢，結果必一無所成。三、學生時代的團體生活，應注重思想與智識的交換。聯絡感情，還在其次，但不能盲從，作非法的政治活動。四、中產以上的女子，往往不肯用功。自以爲有父母作靠山，這是最腐化的思想，家庭境遇好的，正是她可以上進的機會，怎能把機會輕輕放過？倘如你能以餘力來補助貧寒的女子，共同前進，這更是功德無量的事。五、一般女生，平日不看報紙，對於國際動態，國內大勢，以及社會問題，都茫然不知；一出學校，一切都是隔膜，這是大大的缺點！報紙是世界一切問題的縮影，女青年在正課之外，是應該仔細觀察的。」

「對於婦女解放，有何意見？」

「婦女解放，是事實問題，法律上雖賦予男女平等的機會，然而表面一紙空文，於婦女本身有何利益？我主張女子要能實幹，與男子一樣苦幹；例如蘇聯婦女，能參加政治，社會

實際工作，自然不必苦苦要求，即享平等的權利。中國婦女解放問題倒不在農村，而在都市。大小都市裏資產階級的婦女，物質享受，過分奢侈的，實在是墮落的生活，反而降低了自己的地位，「這些話，想來不太武斷吧！」

謝祖儀女士談女青年運動

女青年須知自身責任具獨立人格

自動的謀生活改善和意識的向上

上海女青年會，自喬遷靜安寺路以後，會所比圓明園路時寬暢得多，會務也有相當的發展。可是這Y.W.C.A.比起Y.M.C.A.來，那還差得很遠，難道女子真的不敵男子麼？我希望婦女界也一致奮起，合羣策羣力來苦幹一番，充分地表現婦女服務社會的精神。有人說會近一年來，經總幹事謝祖儀的擘劃經營，已比從前進步得多了。講到謝女士的學識才能，的確很優越，她原籍四川，從小生長上海中西女學畢業後，留美六年，得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碩士位。當她留美時，曾幹過女青年會的實際工作，她覺得研究社會學，是應該體味現實的社會，從事改良社會的運動，所以幹這項工作，正是用其所學；機會也巧，去年回國到滬，便榮膺總幹事的職務，前天下午我曾去訪問，請她發表女青年運動的意見，大概有三點，可以報告給讀者。

到現在，許多人還不很明瞭女青年的宗旨，女青年會實在是改造社會的婦女集團，社會教育的機關，是婦女運動的先導者；領導着無數熱烈的女青年，本着基督改造社會的使命，培養婦女的自覺心和團結力。它是有國際性與永久性的，不論那一國，君主與民主，或是獨裁與共產的國家，都有女青年會的組織，譬如像蘇聯，名義上沒有女青年會，而類似的婦女集團，還是有的。所謂自覺心，是說每一個婦女，必須明瞭她本身對於社會國家的責任，與獨立向上的人格，不必人家來提醒，我自己先自覺悟到了。所謂團結力，便是各個自覺的婦女，應該一致團結，那末謀自身的解放，或參加什麼運動，纔有力量。讒能達到最終的目的。女青年會把各界婦女組織起來，使她們自動的謀生活的改善，和意識的向上；所以本會會員有職業婦女，勞動婦女，家庭婦女，以及一般少女，視各方面的年齡與興趣的不同，施以種種有效的訓練，把各人所有的經驗，互相交換，要使大家感覺滿意爲止。例如對上層婦女和智識階級，女青年會要喚起她們認識人生的真義，用自己的才能，智識和金錢，去輔助別人，造就爲全人類効勞的領袖。對下層婦女，使她們增長能力，謀自身的解放，不要依靠他人，而做可憐的寄生蟲！

我們的願望，女青年會成爲各界婦女真正的中心集團，一切的工作，不但與婦女界發生密切關係，謀女界共同的幸福；更須與社會各方有聯繫的關係，使外界知道這是提高女權幹實際工作的婦女大集團。本會自去年遷入新址後，會務推進上得到許多的便利，應有的設備都完備了。會內分爲成人教育，平民教育，勞工，少女，職業介紹，宿舍，體育國際支部等八部。事工方面：依各界婦女的需要，分設研究會，（兒童心理，時事研究，婦女問題，健康生活等，）交誼會，參觀團，名人演講，旅行，夏令營，補習班，（各國語文，家政，交際，音樂，打字等），本會承社會士女的贊助，辦理各項事工，以最經濟的方法，求服務最高的效能，希望全上海女同胞，都能贊助我們，參加我們謀大衆福利的活動！

三

謝女士對於婦女職業，也發表了一些感想：「現在一般青年，剛出來做事，便流露消極失望的情緒，一半因爲自己不努力，一半因限於環境，不能發展其才能；而大多數婦女服務的機會太少，此後希望男子們給婦女服務的機會更多些。婦女自身在求學時期，應充分訓練，充分準備，纔可以應付一切艱鉅的重任。現時婦女界並非沒有人才，好些地方，實在不會做到「發掘人才」的工作。有些人常批評婦女辦事的不力，究其實際，他們所用的是私人，才具平庸的私人，所以我說上至政府機關，下至公司商號，必須選拔真才，勿埋滅了勇敢有

爲的青年，職業界就業的機會，尤須完全平等盡量開拓廣大的路綫，庶幾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婦女們要自身覺悟，勉力奮鬥，女權自會增高，解放纔有出路！

李霞卿女士談航空救國

建設空軍 纔能立足於未來的世界

早爲準備 應訓練技術高超的人材

航空救國，是全國同胞一致的呼聲，當此綏邊匪寇緊張，抗戰激烈的時候，敵機在我們的領空，橫行無忌，尤其覺得航空真是救國惟一的利器。這三四年來，經政府與人民熱烈的提倡，航空在我國，總算具備相當的成績，可是與列強比較還是相去甚遠，今而後必須盡力推進，纔能增加國防的力量。依現勢而論，我國飛機不能自供自給，人材不能普遍訓練：汽油不能大量開採；於航空事業的發展，確是絕大的障礙。要是這三項我們都有了辦法，那可斷言中國航空是不會落於人後的。這裏單就第二項來說，航空人材的訓練，比別種技術，困難得多，學習者也特別的少。年來因國難愈深，青年愛國志士，投効空軍者已較踴躍，這是多難興邦的好現象。然而女子學習航空的，依然寥寥數人，因此我認爲學航空的女子便是出類拔萃的巾幗英雄。半個月前，曾發表一篇楊瑾暉的航空生活，居然有十餘位女青年來信，問及飛行社的內容，這倒很有意思，所以今天再介紹一位李霞卿女士給讀者，相信必能引起

諸位更深的同情。

(一)

李女士是廣東人，幼年就讀於香港聖大提凡學校，後來上海入中西女中，（幼時曾在她父親手創的民新影片公司充演員，別名李旦旦，如今她表示這已不值得回憶的了）。民十七年赴英留學二年，轉赴瑞士，在日內瓦住了四年，其中一半的時間，是在克萊姆却利飛行社研習民用航空，畢業後又在美國波音飛行學校研究，該校是美國最著名的民用航空學校，在一百五十個學員中，女祇有她一人，課程很繁重，晨八時至晚五時止，全在學科術科上用功夫，製造，裝配，修理，駕駛，什麼都幹；天文，地理，無線電，等各科具備；盲目飛行，長途飛行，無線電指揮，降落傘等最新飛行術，什麼都學過了。她說：「我曾獲得瑞士的飛行執照兩張，美國一張，回國後經中央考驗及格，也發給執照，外間有人說我不會飛行，真是笑話，既有事實爲證，似可不必多辯。

(二)

我問她研究航空的動機，她說：「我素好運動，覺得一切野外的活動，比埋首的下來得有趣，「九一八」，「一二八」事變，連繼發生，我遠居瑞士，神經大受刺激，想到敵機如此殘暴，我們女子要爲國効命，惟有學習航空，於我自己的體力和興趣，都很相近，一則表示女子的自覺，能隨時代前進，二則那麼大祖國，航空竟毫無建設（四年前的話）怎能立足

於科學化的世界？實際上海軍不易擴充，陸軍非賴空軍合作，不能發施威力，這樣長的海岸綫，隨時有受敵人控制的危險，只有建設空軍，纔可以對抗，假使我們女子先行提倡，男子必不甘落後的，於是堅定了我的志願」。

(三)

「歐美各國女飛行家的數量，及中國航空界有那幾位女子」？我想她總會知道，便提出這疑問來，她想了一想；「歐美各國女子在航空界有貢獻的人也寥寥無幾，但從事學習的，却與日俱進，數量方面，尙無正確的統計，據我所知的，美國各大城都有九九俱樂部，(Zingy Club) 會員以女子得有飛行執照的爲限，少則二十人，多則四五十人，全美總數至少約五百人以上，蘇聯德國次之，英法又次之。以技術而論，大概蘇聯女子最爲特色，因美國女子都從事民用航空，而蘇聯女子有參加軍事航空的。我國女子學習飛行的，最多不過六人，如李月英，林鵬俠，王燦芝，及飛行社楊瑾珣陳女士等，但可惜我們學過就算了還不會能爲國家服務！本來學以致用，不用學也沒有意義；航空與其他學術不同，學不學在我，而用不用權在政府。目前政府所需要的是軍事航空人材，學民用的，絕少插足的機會。全國除「歐亞」及「中國」兩航空公司以外，還沒有第三家，需才實在有限的，但我相信將來一定是航空的世界，爲國儲材，必須早爲準備，技術學成了，英雄不愁沒有用武之地的」。

(四)

「在此國難時期，女士有何意見發表」？這句問話，似乎觸動了她愛國的心機，她滔滔不絕的講了十分鐘之久大意是說「中國當此存亡危急之秋，報國無分男女，必須有一分力，盡一分力，以我們學飛行的女子來說，雖不能編入空軍，上前綫殺敵，儘可以組空中救護隊，空中輸送隊，做後方的工作。我自己是準備着了，虹橋，龍華，是我常到的地方，練習飛行，也是日常的功課，一旦政府徵募的命令來到，迅速奔命，願効先驅。近幾時我和顏雅清女士等正發起一個婦女集團，旨在喚起女子提倡航空事業，不會飛行而熱心或有志於此的女子，一概歡迎，只要能邀中央核准的話，便可順利進行」。最後又說，女子學航空，並非不可能的，但須具有強健的體格，靈敏的手腦；堅強的意志；耐性及恆心；和打破家庭與社會的環境，最要緊的還在政府的提倡，鼓勵，及民衆同情的心理」。

楊美真女士談

美國婦女生活的現狀

勞動的勞動，享樂的享樂；
吃穿住舒服，有錢萬事足！

時間：二十五年四月一日下午三時

地點：中華婦女節制協會會客室

人物：本報記者，楊美真碩士，劉王立明

（幕啓）向西開的一間會客室，壁間掛着幾幅西洋畫，案頭供四盆鮮花，楊美真女士正和劉夫人談話，楊女士是一位態度端莊的女性，穿黑呢皮領大衣，她們談得很出神。

門外輕輕地叩門，書僮走來開門，請記者入內，兩人都起立與記者鞠躬爲禮，劉夫人介紹過後，各自就位，於是開始談話。

記者——女士剛自美返國，想來對於彼邦婦女問題，觀察很透澈，請隨便發表一些。

楊女士——很慚愧！我在美除讀書以外，不會有空去考察，就怕不能供給良好的材料。

記者——女士出國的時候，曾到過歐洲的麼？

楊女士——前年五月放洋，先赴瑞典，代表中國參加第十七屆世界婦女節制協會及巴黎國際婦女代表大會，復往英·意·法·德·瑞士·挪威·蘇聯·各國考察婦女運動，十月間渡美，入本雪文尼亞大學攻社會學，於去年畢業，今始返國。

記者——此刻請談談美國婦女的現狀。

楊女士——美國婦女的活動能力，值得羨慕。她們一出了學校，就服務社會做了幾年事纔結婚，婚後主持家政，但有的因丈夫失業，或經濟不充裕再出來做事，以所獲補助家用。大概美國婦女的動向：有的在政治上活動，有的找尋職業；有的享高貴生活；有的趨向勞動界；大多數還是出嫁後做賢妻良母。女子職業以教員及商店職員為最普遍，中小學教員，女子佔百分之八十，店員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記者——美國一般主婦對家政能負責處理麼？

楊女士——據我所知，她們都能勞動，除少數富貴及享樂以外，大概對家事負完全責任的。如烹調，縫紉，洗滌，育兒，以至揩窗洗地板等，都自己操作，因為他們中下家庭，不僱婢僕，與我國情形，略有差異。

記者——照此說來，美國婦女大有苦樂不均的情形，請女士作一總括的批評。

楊女士——總括的說：美國婦女智識程度比他國爲高，很有團結的力量；能自力奮鬥，找尋生活，婦女運動，已達成功之路。不過她們也有許多缺點，例如：浮躁，富虛榮心；家庭支用無預算；對人生認識淺薄，每以享樂爲中心；夫婦意見稍有不合，動輒離異；這些似乎不及富有道德觀念的中國婦女，也許是我一偏之見吧。

記者——這是關係都市婦女的，那末農村婦女的生活怎樣？

楊女士——農村婦女富於勞動精神，這一點美國與我國很有相同之處，不過她們都受過相當教育，星期日也有集會，聯絡感情，作正當娛樂，在我國農村裏，一時還辦不到哩。

記者——留美的中國學生怎樣？

楊女士——留美學生大概都好，從國難以後，誰都感覺非有實學不足以報國，而且近年來研究科學的人比以前多些，不過有一部分中學畢業就去留學，意志薄弱，經驗毫無，易入歧途。我主張應嚴格規定大學畢業後，服務幾年，對祖國有深切認識，於所學有相當成就，然後出洋留學，纔有意義。

記者——女士對美國備戰的情形，有所聞見麼？

楊女士——略有所見，美國人民也很怕戰爭，而且反對戰爭，和平運動，風行一時，不過政府仍在積極準備中。

記者——女士返國後將如何致力於社會？

楊女士——多做小事，不說大話。

記者——女士對婦女界有什麼指示？

楊女士——很希望智識婦女，多做實際工作，爲貧苦婦女謀幸福，救人卽是救己，多做一分事，多一分救國救民的機會。

來賓客A·B·C·進來，記者興辭而退。

馮文鳳女士論巾幗英豪

對秦良玉秋瑾宋慶齡深致敬佩

婦女能舍身救國必可解除國難

最近曾參觀兩次女子書畫展覽會，一是康同壁楊令菲合組的，一是中國女子書畫會舉行的，我看了大為贊歎，覺得她們精心習作，居然有如此美滿的成功。本來中國從前一般女性，多是三步不出閨門，終日在深閨裏做些女紅，便算了不得的工作；間或有些吟詩繪畫，也不過拿來自娛，不想給人家知道的。可是近二十年來，女學昌盛，風氣轉變，而女子在社會的地位，也大不相同了。就拿女子研究藝術來說，數量固然增加，質量也大為精進，但都不相聯絡，門戶之見甚深。自從三年前中國女子書畫會成立之後，網羅國內女書畫家百餘人，開誠合作，造成了一個空前的集團，倒是一樁很可喜的事呢。

* * *

此番展覽會中，有七十餘位女書畫家的作品，琳琅滿目，各有特色，例如馮文鳳女士的書法，蒼深樸茂，雄奇古厚，沒有一些纖弱姿態，我因此便想訪問這位馮女士，恰巧遇到陸

子丹林，願親自紹介，於是兩人便向白利南路鄧齋進發。馮女士竭誠出迎，看她性情很是豪爽，十足表現華南女性的美德。丹林說：「馮女士是廣東鶴山人，她父親師韓先生，是粵省的金石名家，收藏歷代碑帖極富，當她七八歲時，她父親便教她讀書，臨碑，繪畫，她有點藝術天才，好學不倦，下了幾年苦功，篆隸正草各體書法，都有相當成績。在十四歲那年，香港舉行售品賑災會，她被請當衆揮毫，寫些屏條扇幅，賣到六百多金，一時有神童之稱。翌年中山先生在總統府開軍士慰勞會，她畫一幅馬棚火災圖，賣了三四百元。近十年來參加過多次畫展，獲得中外獎章獎狀四十餘件，在華南文藝界她已有很好的地位。」一個女子能如此榮譽，自非偶然，她有二十年如一日的勤學精神，不管學什麼，還怕它不會成功麼？

我問她在古今歷史中最佩服那幾位巾幗英豪？馮女士想了一想：「這話很難說，因為數千年來超羣卓越的女性，實在太少，有的也太偏於賢妻良母，對國家確是很少貢獻的。此刻我所能憶起的，如明末的秦良玉，文武兼全，智勇多謀，當時外敵凌夷，她率兵禦寇，屢著戰功，像她這樣的人，正是現中國最需要的人才，希望我們女界，要學她做榜樣，大家有上前綫殺敵的勇氣，國難終有解除的一天。一位是秋瑾女烈士，她對中國文學很有素養，她的國家觀念很深，能犧牲了一人一家一切的幸福，而舍身爲國，爲女界歷史上平添一道光輝，值得我們効法的。至於現在，我對於宋慶齡女士的印象也很好，她有堅苦奮鬥不苟且不妥協

的精神，她有意志，有靈魂，有人格，不管她的政見如何，爲人是有特長之處的。此外當然也有奇特的人才，可是有待繼續的努力，天下後世，自有公論。

* * *

她主張女子應研究藝術，旨趣比較近些，婦女要有團結合作的精神。都市女性太偏重享樂，沒有做實際工作。她自己每天早起七至九時，練習書畫，已二十年，不輟，還喜歡吟詩，攝影，網球，游泳。這些事在個人方面講，的確有益而有趣，能做到的大概偏於中上階級的人，我很盼望中上的女子，無論在精神與物質方面，能多幫助一般勞苦的婦女大眾，有飯大家吃，有福大家享，這豈不更好嗎？

女小說家

劉小蕙女士會見記

赴日內瓦攻小說及語言學

生平愛好小說會譯著多種

談起了北平發生無限感慨

臨行吐口冤氣

但願國人苦幹

無論那個人，能有八種福：（一）有廣大的墳墓，安葬祖先，（二）有賢慧的良妻；（三）長壽；（四）多子孩；（五）五穀豐收；（六）有學問；（七）有錢財；（八）有許多愛他的人。但有些人在這幾種福中，一種也沒有，那種人就叫「八去福」。這是劉小蕙女士的處女譯作「朝鮮民間故事」第一篇開首的幾句話，真說得頗有道理。小蕙女士的芳名，南方人也許不很熟，但華北她已有相當的聲譽，尤其平津方面喜歡看小說的人，莫不知道她是一位聰明好學的女作家，那樣年青而肯不斷的努力，前途的確很有希望。

兩年前在北平病逝的語音學者劉復（半農）教授，便是她的父親，她從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所以七八歲時候，法文程度已很高，十五歲便開始翻譯小說。因為父親早死了，她想繼續遺志，力求深造，七月卅日到了上海，準備放洋手續，八月八日乘法郵 Aramis 號赴日內瓦進 Fribourg 大學研究小說及語言學，預定兩年後轉入巴黎大學，至少四年，纔能回國。

年青的姑娘，怕見生客，北方的習氣，總不比上海來得開通。我這次和劉女士會面，幸得蔡子民夫人的介紹，纔能一見如故，而且談了很久的話。她衣服穿得很樸素，看起來似乎體格壯健，但她自己說，心臟衰弱，不能多勞動，惟其如此，在學業的進程上，受了不少的打擊！

她說：「我從小生長上海，三歲隨父游法，九歲才回國，居於北平，入孔德中學，畢業後升中法大學，因體弱中途輟學，在家自修，得父親的訓導，三年之中，得益不淺，比在校實惠得多呢。別種學科，我都不喜歡，維一愛好的，便是小說。國文雖在國外時從母親學了一點，可要算回國之後才正式學起的。白話文究竟比文言文容易得多，學了不過三四年，就能翻譯了些簡短的東西，十五歲那年，譯成了「朝鮮民間故事」譯了還要出版，現在想想，真是好笑。我父親於述作和翻譯，一向不主張過度的慎重，他說：「隨便亂寫，把筆頭場油了弄得不可收拾，固然不是道理，若過於矜重，一下筆就想到了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從而毛

髮悚然，把筆墨收拾了再談，其結果恐怕終身寫不成一個字，憑你有多大的天才與學問，其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後世者，只是本人的一副白骨而已。」我所以本此宗旨，不自量力，先後出版了幾部小說：（一）朝鮮民間故事，（二）蘇來曼東游記；（三）法國中古短笑劇；現正着手譯的，有（一）神曲，是意大利作家旦丁所著，（二）方西納，是法國作家所著的，大約二年之內，可以完成。此番赴歐之後，想把身體調養好，再多著幾部小說，以償夙願。

「女士平日最喜歡那一派小說？」我帶着測驗的口氣問她。「我還是喜歡法國雨果，莫泊桑，左拉幾個人的小說。因為他們的抒情描寫，和我比較接近些，他們著的原本或是譯本，都看得不少。國人所著的小說，除了謝冰心，巴金，綠漪幾人外，很少瀏覽。此去想一面求學，一面寫作，希望跟幾位小說名家，多學點做小說的技巧，本來還想學點中國古體詩，不過一到海外，機會便少，只好改學法國詩了。」

「女士久居故都，所得的印象如何？」談到北平，大家難免感慨萬千，我便請她發表些意見。果然她聽了我的問話，頓時愁容滿面，悽切的說：「北平實在太可愛了！我一下子住了八九年，簡直不忍離開這可愛的北平，然而現在不容你留戀了啊！那種黑暗的陰霾恐怖的局面，在在使人傷心，悲憤！中國人的北平，而入於強暴的勢力圈內，凡有血氣的人，誰不怒髮衝冠！如今不但我中國人感覺苦痛，便是歐美人士，無形中受了壓迫！他們一樣愛好北平，想要久居的，也不容你自由，只得也南遷了。自稱東方文明國的軍人，不知多麼野蠻，

講不到禮貌，廉恥，什麼事都幹得出，尤其婦女們，一到晚上，幾乎不能出門了，想不到文明國的人，是這樣自由行動的！先前報上還見到種種不法的新聞，現在都不許登載了！北平！是歷史上著名的勝境，是古代文化的發祥地；亦是學府集中的都城；一切的一切，都比別處優越，應請當局力保領土主權的獨立，勿受暴力的牽掣，這是我對政府臨別的贈言。至於平津的青年，在我眼光看來，還不是五分鐘熱度麼？少數人麻醉似的，多數人一時轟轟烈烈，過幾天便聲息全無了，然而，也許是環境所造成的吧！

劉女士又談到了父親在日對她是多麼的愛護親熱。她想爲父親寫一本傳記，以表彰他的一生。可是於今兩周年多了，還不會能着手，只因傷感過度的緣故。又說現在女界發表了許多的主張，看來都是好的，就怕能言不能行，結果等於廢話。末了我大膽地問起她的婚姻問題，她說現在還說不上，第一件事，學問爲先。我家除母親外，只一弟一妹，我母千辛萬苦，期望於我者至遠且大，我只想如何可以繼父志，和安慰我摯愛的慈母。啊！誰無父母？就這幾句話，是多麼的興奮，動人！

鮑亞暉女士訪問記

畫家時常接近山水，

閱歷愈多氣魄愈大。

深秋某一天晚上，記者雜在國泰戲院散場的觀衆裏，擁出了大門，腦子有些脹。驀地掠過一個念頭，女畫家鮑亞暉的寓所，不是就在左近？何不順道去訪問一下，主意既定，於是踏着輕鬆的步調，向目的地進發了。找到了大門，按下電鈴，一位司閹模樣的男人，導入會客室下。

不一會，鮑女士推門進來了，身旁隨着一個瘦長穿學生裝的青年，介紹之後，才知就是她的令姪潘貫君，他是新進書家，最近以專寫漢魏馳名大江南北的，我也久聞其名，不料無意間遇着。寒暄了一會，我們便圍着圓桌，開始談話。

「序倫先生也在家麼？今天很想和賢伉儷談談家庭經濟學之類，因為潘先生是會計師，想來對這問題有明確的指示，給一般大小家庭做參考的」。

「對不起！他今晚有宴會，已經走出了，談起家庭經濟，的確很重要，可惜我毫無心得

，不敢妄發議論，辱承下問，可否另找題材？」

「那末請女士自由發表意見吧。」

她笑了笑，顯得很謙虛的樣子：「我一時想不起有什麼話來，所懂得一些的，是繪畫而已。」

這也很好，女士是畫家，就請報告學畫成功的經過」

「我於繪畫，可以說有興趣，至於天才和功力，什麼都談不上，更何論成功。不過家母對畫是有相當成功的，我自幼即受其薰陶，漸漸發生興趣，記得在故鄉受中學教育的時候，校裏每週有幾點鐘圖畫課，那時興致真好胆子也大，見了什麼，便描畫什麼，並且開始摹臨山水。有一次舉行成績展覽會，選取我臨的巨幅王麓台丹樓春曉圖，掛在正中，大受觀者注目，縣長和視學也來參觀，問知是我的作品，特地對我嘉獎一番，許為可造。我那弱小的心花，可真得意極了，從此愈加奮勉，但是內地缺少師友指導和切磋，來滬後從陸鐵夫先生處請益了多年，並邀游各處名山大川，名家作品，也欣賞了不少，閱歷方面，略為開拓，但囿於天才，不能有長足的進展。」

「一個畫家，需要時常接近山水的，閱歷愈多，氣魄愈大，像桂林，雁蕩，黃山……等處，女士都去過了把？」

「慚愧得很！桂林很想去，至今沒有機會，以前曾到過泰山，長城，衡山，東西天目，

雁蕩也去過，可惜恰遇天雨，躲在寺院裏，兩天沒有出遊，連平生最懷念的大瀧湫，都未曾看到，真是恨事！聽人家說起，黃山實在太好了，可是山勢陡險，腰足不濟的我，簡直不敢妄想。山水畫有一種皴筆法，所謂披麻皴，斧劈皴，我先是不懂，後來看到許多黃山影片，觀察山石的石紋，果然和畫法一樣。

至此，這位青年畫家發言了：「平心而論？黃山松石之奇，真使人迷戀，雲貴吾不知，至於中原的名山，當然以此爲最。聽說華山也是如此。可是沒有去過，不過黃山也可說有相當缺點的，就是缺少瀑布，九龍瀑是唯一的了，然而和雇蕩大瀧湫相較，那是小巫見大巫的了。」

記者呷了一口茶，轉眼望見右壁掛着一幅黃石谷山水，觸動話機：「嘗聞人家說起，中國繪畫極盛於清，而分門別戶，派別繁多，諸多畫家，究推何者足稱清畫的代表？」

鮑女士略一遲疑，接說：「這後難說，就大體言，自然數着四王，（王時敏，王鑑，王翬，王麓台）四王中尤其以石谷造詣最深，我們知道，中國的山水畫分南北宗，南宗自王右丞開派，北宗自李思訓開派，雖不以地形爲之界畫，而自大相逕庭，自明朝唐子畏法北而摻南，大家都以爲南北將匯合起來了，其實這個大功，無疑是石谷隻手造成的。至於烟客（王時敏）元照（王鑑），刻意摹倣香光（董其昌），香光自然是南宗傑出人物，二人生同時，所以和香光極近，麓台筆熟不媚，生而不澀，深得黃子久神髓，大不易得。」

這時潘君在旁頻頻點首，因問：「潘先生對令叔母高論以爲何如？」

他把捲烟猛吸一口，一陣烟條隨着微笑滾出「極是！極是！不過我以爲吳漁山（吳歷）出入南北，魄力雄偉，雖當時名聲不及石谷等輩，這是另有原因的。大概漁山有點名士氣，傲慢成性，不肯巴結主子，所以年垂老邁，依然落魄江湖，大有不求聞達之概。不說別的，我們在傳本裏見到他的畫就很少，論其作品，也可推爲代表大家的」。

話越談越長，而興致越說越濃，連忙把話匣鎖住，握手道別。

魯沙白女士談日本的女性

賢妻良母是她們傳統的觀念

女權低落祇想嫁得如意郎君

受新思潮的女子有自覺傾向

我國留日學生中，有兩位女作家，新近在文壇上很露頭角，一是吳曼之，一是魯沙白，國內幾家雜誌，常見她們的作品，本刊也曾發表好多次，讀者如不健忘，當能記憶。吳女士我不曾見過，魯女士現寓海上，前天承友人介紹，和她長談一小時，覺得她的思想前進，學識很優超，於婦女及兒童問題，更有特殊興趣。那天談的話太多，這裏不過摘錄三點：（一）日本女性的檢討，（二）蘇聯女性的特點：（三）中國女性的出路。魯女士說：「像我這樣閱歷淺薄的人，對那麼大的問題，豈敢信口雌黃，貽笑大方！」我說：「你也不必客氣，新女性出言做事，膽子要大，纔是巾幗丈夫的氣概」

日本女子在表面上看來，差不多個個有賢德，有婦道，是賢妻良母的典型，是勤儉耐苦的先鋒。然究其實際，她們在社會上毫無地位，簡直談不上男女平權那麼一回事。日本真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與歐美的情形，適得其反，這是傳統的思想，至今不曾改變過來。但

看日本的教育制度，男女截然不同的，日本女子的教育，嚴格的說，是奴隸化的教育！現代各國，大都男女受教育是平等的，男女同校，極爲普遍，惟日本從無此例。小學或許男女同校，中等以上的學校，便絕無僅有的了。有幾個大學，雖然允許少數女生入學，但只能旁聽，不能當作正式學生的。所有中等以上的女校，全是偏重家事學，什麼縫紉，烹飪，看護，衛生等，此外是怎樣對待丈夫，教養兒童，卽如女子大學的教育系，也注重家政和兒童教育。還有花嫁學校，卽新娘學校，訓練女子對待人接物的禮貌，服侍翁姑的方法，日本女子教育，雖然普及，而奴化式教育，怎能提高女子的地位呢？日本女子職業很發達，而操有實權地位卓越的，簡直一個也沒有。大多數女子，想嫁個有錢有勢的男子，過得安樂的生活，於願已足，莫怪西洋人說世界上最落伍的女子，便算日本，這話不能說過分吧。在男子的心目中，以爲日本女子的特長，在於性情溫柔，馴服，有禮貌能持家；但另一方面，日本女子氣量狹小，沒有個性，只跟丈夫走，缺乏獨立平等的精神，也許是她們普遍的弱點吧。

話說回頭來，日本女人能主持家政，生了小孩會自己教養，不假手於人，注重兒童教育，培養國家未來的新生命，這的確比我國女子強得多了。日本也有少數接受歐美新思潮的女子，也在反對現實的種種措施，但政府監視很嚴，不容你散佈新奇的種子。還有農村破產後的女人，擠到都市裏，要求生活，很有自覺的精神。日本屢次增兵東北及華北，把壯丁強迫送到前綫去，受盡苦痛的婦女，眼看妻離子散，生死莫卜的景况，內心也夠難受，常有表

示反抗的行動，在此高壓之下，是無法可施的。

魯女士對蘇聯的女性，深致欽慕，不斷地在研究她們一切的問題，她說蘇聯真是新興的國家，一切理論，都成現實，世界上男女真正平等的，只有蘇聯一國。我們無論什麼事業，甚至於重工業，海陸空軍隊伍，到處都是男女性共同參加，一致活躍的。有些地方，女子的力量超過男子，這種偉大的，勞動的，獨立的精神，真值得佩服。我希望中國的女性，也模仿她們，大家有了愛國的思想，救國的情緒，我們還怕什麼？

她對於中國婦女的出路，表示如下的意見：「中國是次殖民地的國家，在沒有躋於獨立平等的地位以前，什麼問題，都很難解決，就現狀論：我以為中國婦女，應站在團結統一的旗幟之下，共同努力於民族復興運動，謀整個的出路，決不是少數人所可單獨進行的。我們女界，要如一個人有豐富的學識，優越的地位，只解決了一人的生活，與大眾的關係很少，倘如向下一看，便知道待解放的人，多如恆河沙數。在女子本身方面，要自覺，要刻苦，認清我是社會一份子，決不能視嫁人為自我的職業。男女處平等地位，各有其責任，我何必依靠男子？視社會一般女子，小學生想嫁中學生，中學生想嫁大學生：大學生想嫁留學生；這不啻自己降低地位，顯出依賴的心理，我不敢苟同，任何女子，必先克服種種弱點，纔能有為。」她並談到留東女生的情況，可分作兩類：（一）刻苦自勵的學生，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精神可佩。（二）以留學混資格的，不管旅外的代價，只圖自己的虛名，還有不少東

北各省的女同學，有的已忘了祖國，認賊作父，那是何等痛心的事！

魯女士原籍南海，生長廣州，在上海讀書多年，和謝冰瑩，陳波兒，王瑩，都是上海藝大的同學，留日已兩年，在東京法政大學攻社會學，她也愛好戲劇，游泳，排球等，近半年中，曾在築地小劇場主演過「一個女人一條狗」，「牧場兄弟」；「嬰兒殺戮」等劇，有聲於時。她此番回國來，想看看離國兩年中社會的動態，不久返日，再兩年畢業後，願致力於婦女運動，以她那樣年富力强的新女子，前程一定很遠大的。

黃季馬女士談家政教育

家政教育，是多麼重要的學科，尤其在現代新家庭制度盛行的時期。作者因爲這意念的鼓動，特地去訪問黃季馬女士，她不但是社會服務的先鋒，也是新時代的賢妻良母。邵博士以前在廣東河南各大學執教，她也同去服務，後來他任大夏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她也在大夏任講師；他創辦「教育編譯館」，發起「廿二社運動」，發明「爽秋普及教育車」，都得到她不少的助力。像這樣一個賢能的夫人，你道值不值得做一般婦女的模範？以下的話，是當時雞零狗碎的紀錄：

研究醫學的動機

邵夫人說：「我和邵先生是國立東南大學的同學，班次比我高，我研究外國文學，他是讀教育學的；後來他去美國留學，我覺得外國語不切實用，便轉到北平協和醫大，以爲進可以做醫生，退可以指導一般家庭的健康問題。可是我體質太弱，用不起苦功，仍回東大畢業。到了上海，忽然又想繼續學醫，恰巧西門初創女子醫科大學，我又研究了兩年，讀完規定

的學分，對醫學已有了門徑，此時邵先生正回國，並不贊成我學醫的主張。意思是要我同為教育服務，其實學了專門技術，同樣可以貢獻於教育的，這是性之所好，不願違反了自己的志願。

家政教育的貢獻

我倆組織家庭之後，便實行預定的計劃，致力於教育事業，三年以前，我倆在河南大學，省立女師聘我担任家事學，我感覺西北女子很樸實耐勞，原來的家事科，只授烹飪縫紉等普通常識，當然還不夠的，我便決定把範圍擴大，自編講義，除了家庭的衣·食·住·以外，側重於（一）家庭健康——如身體的保護，健康檢查，傳染病的預防，普通病症的急救與看護，家庭醫藥的設備；（二）婦人生產——如產前產後的衛生，嬰兒的保養，嬰兒生活習慣的養成，疾病的處理；（三）家庭教育——如兒童心理，兒童的行為，智德體各方面的指導；（四）家庭經濟——如預算與決算，儲蓄與保險，家用簿記；（五）家庭應酬——這些婦女必需的智識，分門別類的詳細解釋，學生都極感興趣。教了約莫年半的功夫，我問她們這些學理以前學過沒有？大家說沒有。我說諸位將來都要做主婦的，那末這種學識，都得實地應用出來。我想一個女子，若是不懂家政學，是不配做主婦的；更談不上建設新家庭，改造腐惡的社會，單說服務社會，也是渺茫的。近年重返上海，我於處理家政之餘，復在大

夏擔任家事科，把以前的講義，重行整理，出版了兩本書：一是「實用家事學」一是「家事」，想把家政學灌輸給先覺的婦女。

婦女服務的我見

我以為現代婦女，只是在家做主婦，不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做有利於大眾社會事業，未免太狹隘，反之只為社會服務，而鄙棄了家政，也不是家庭的幸福。其實不應當把家庭服務和社會服務看得有顯然的區別，這兩方面，應該打成一片，因為社會服務，可說是間接替別人的家庭服務；而家庭服務，是直接為自己的家庭服務；所以我主張一個婦女要認定在家庭服務中，同時幹社會服務的事業。現今都市婦女，有的步門不出，有的整天游樂，而婦女間正當的聯絡，可說絕無僅有。我想組織一種俱樂部，每周集會一次，有正當的娛樂，並有公開演講，可以交換智識，研究本身利害相關的問題，無論那一種智識，一人明瞭，其利有限，大都知道，收效便宏；要使各個家庭愉快，少不得這種共同集會的。

邵氏的家庭

他們的家庭也很值得吾人模仿。邵先生差不多一天到晚在外服務，家常事務，都由夫人主持，他倆沒有烟酒賭博等不正當的嗜好，而寄情於書報著述體育之中。據說家用比普通中

等家庭還要節省，別家嬰兒吃的是牛乳鷄汁滋補之品，而他倆的小孩，只飲豆乳與米湯，這是邵氏夫婦的主張，即此一點，可概其餘。尤其邵先生勤儉刻苦的精神，等於鄉間的老農。他一身所穿的是土布，每件衣服，所費不過三四元。他這位儉約運動的領袖，的確能言能行，不比一般愛做領袖的人，滿口仁義道德，心地却不堪聞問的。我在邵家客堂裏；見有韓國鈞氏書贈的聯語：

胸中萬卷可支餓

世上點塵不到門

我細細體味之後，覺得以這副聯來描寫邵氏夫婦的爲人，倒是再恰當沒有的了。

陳令儀女士對現代婦女的意見

中華女子參政會，去年已改組爲中華婦女運動同盟會，理事長爲陳令儀女士，前天我會去訪問，伊對於婦女運動的意見，伊是一位律師，以前曾任大學教授，從小在中學的時候，便喜歡參加婦女運動，到現在依然不減當年的豪興。伊說過去所做的工作，偏於上層，現在起，着眼於下層的婦運，此種方針的轉變，可以說所得的經驗的反映，在以前中國的婦女運動，大都偏於智識階級，而現在已傾向於下層工作，這確是婦運的進步。我以爲勞動的大衆婦女。無論是精神生活或物質生活，遠不及高貴婦女所享受的舒適。所以要解放婦女，提高女權，其路綫必須自下而上，由淺入深，纔易奏效。陳女士的話，與我有同感，讀者欲知其詳，請看下文：

一

陳女士首先對於賢妻良母，有一點意見，大意說：「現在賢妻良母的學說，風行一時，有些人加上一個「新」字，好像表示迎合新時代的意思。其實「新」與「舊」還是換湯不換藥的一貫主張。照現代社會與國家的需要，男女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男的不必談賢夫良父

，女的也不必談賢妻良母；這是男女必備的條件，毋需多所討論。與其唱這些老調，倒不如鼓吹男女怎樣做健全的「公民」，以報效於社會國家，比較切實得多。在中古時代，一個女子只要把家庭管理得好，就算是賢妻良母；在現代，女子只管家事，不問其他，未免太把女子藐視了。應該同男子一樣，來擔當社會國家的大事；且家事究屬簡單，能為社會服務的女子，她一定能夠治理家庭的。反是不能為社會工作的女子，她未必能整理家庭的職務。現時女子活動能力，比男子差得太遠，我們應竭力鼓吹婦女們到社會上來，一致努力，不該以家政限制婦女的活動，埋沒她的天才。」

二

伊第二點意見，說是：「現代中國婦女，不能為服務社會而放棄家庭，我國與蘇聯的社會制度，截然不同，她們可以減輕家庭的責任，着重社會的工作，而我們應雙方兼顧，最起碼的限度，是要把家政治理好的。我感覺中國的社會制度太壞，婦女職業還不能發展，到處都講私情，而引用私人，這種風氣，至今不能改革；譬如真有學識能力的婦女，往往不能得一位置，以發展其懷抱，偏偏能力薄弱的女子，她可以藉私人的勢力，得到較高的地位與酬報，其結果因學識淺薄，服務的效率低劣，予人以不良的印象。因此對女子職業，有非難之聲，這不是婦女本身之過，實因社會各方不以人才為重，反予婦女不幸的結果。又如國人向

來重男輕女，牢不可破的傳統思想，最使婦女職業受重大打擊，希望國家政治漸入軌道，隨在以人才爲前提，自然婦女職業，有平均發展的可能。

三

陳女士既定社會服務與家事應雙方兼顧的主張，我便問她本人是否言行一致？她說「我的家在首都不遠的鄉區，我僑居海上，平時雖不能親自照顧，而家政完全由我設計，雙親依照我的意思去做，彼此取極端合作的辦法」至此她又答復我處理家政的經驗：「我家有一男二女，都在小學讀書，從小便定下一種規律，無論什麼東西，說給他就給他，說不給他就不給他，孩子們很能服從，因此沒有予取予求以哭笑爲要挾的壞脾氣。不吃零食，不穿綢衣，養成衛生的習慣。甯可多做幾套布衣服，白天可以多多活動，勤換衣服，若是穿了綢衣，小孩要保持清潔，不能隨意運動，體育上受了限制，倒是不行的。每天各給零用錢一百六十文，而他們只去半數，還可以積儲起來，養成儲蓄的習慣。我有把東西留給男孩，他必以半數分給妹妹，反之她也分給哥哥，由小使他們打破重男輕女的思想，引起互助合作的旨趣，這是我一得之愚，不足以當大雅的。」

四

伊對於都市一般女生奢侈的習氣，很不贊成，負教育之責者，應力圖矯正，並須養成女生團體生活的興味，使她們出校後，依然能鼓起服務社會謀羣衆福利的精神。最後她曾報告過去參加婦運的經過：「我在十六歲時正在南京女師求學，適值五四運動熱烈之時，就時常參加各種活動，升入東南大學（即今中大）之後，感覺年少氣盛，不求實學的危險，埋頭苦讀了數年，又值「五卅」風潮，我們便研究看護的技術，作萬一動員的準備。民十七年赴法，留學於托魯斯大學，至二十一年返國，其間也過着讀書生活，不問世事，近年除個人本職外，服務於婦女同盟會，深覺一般婦女失學的苦痛，流亡的淒慘，正想從下層工作做起，比較其他工作，尤爲切要：也可以說從過去婦運的貧乏中，孕育一種新的覺悟和新的努力！」

楊瑾珣女士談航空生活

學會初級飛行 更須進求深造 以報効祖國

婦女學習航空 比海陸軍適宜 願大家努力

鼓聲瑟瑟，鼓我軍人勇。一鼓雷動，再鼓山鳴，三鼓波濤湧！……這是我幼年在童軍隊伍裏唱的軍歌中最雄壯的一節，深印腦海，始終不會磨滅；如今國難愈急，匪僞又進犯綏遠，想到前方景象，無意中便哼起這老調來了。的確，我中華健兒，提起國家大事，誰不熱血奔騰，想做一番忠勇的救國的事業，男兒如此，女人又何嘗不作此想呢！前天訪問一位楊瑾珣小姐，談了許多話，很切實中肯，堪作一般摩登女子的當頭棒喝！她是中國飛行社社員，早把志願寄託於航空事業，經這六個月的訓練，已能單獨飛行，當然不是輕易的事，以下便是我們的對話：

據我的觀察，楊女士年紀雖輕，而出言做事，頗爲老練，態度誠懇莊重，意志堅強沉着，起初不願發表任何意見，她說：「自己覺得很渺小，學識也很淺薄，夠不上公開講話。」我說：「別太謙虛，像你這樣千里而來，學習航空，犧牲一切享受，在現代女性羣中，確

是不可多得，縱不會自己吹噓，亦當爲女界爭光。」經一再解釋，終於允許我略述個人的願望。

首先她介紹自己的身世：「我原籍湖南長沙，今年二十五歲，父母都健在，有兩弟兩妹，一家都住在武昌。民國十八年冬，畢業於湖南省立二中師範科，這七年來，爲着謀生活，流浪過許多地方，却是失業和窮困伴着我奔走的時候多。但這些境遇，對我到有着一很大的幫助和進益，同時它給我不少生活的經驗與智識，由困苦的生活中去磨練自己，這是學校教育所得不到的。過去我曾經當過家庭教師，公務員，打字員，圖書管理員等，這些工作，却是爲了生活，而不是自己的志願；我終身的志願，還是在航空。」

「你幾時起纔有學習航空的動機？」我對於航空，有着極大的興趣，自從看見飛機，就想學飛，以前到不過是想飛罷了，現在我却是瞭解爲什麼而飛？記得「一二八」淞滬之戰那年，是我剛離開上海不久，住在北平的時期，雖未親歷那場戰爭，但同樣緊張的心絃，每日接讀報紙，只有更多的苦悶，心裏的炸彈，真要爆發了呵！敵人的飛機，任意來到我國內擲彈，而我們同胞，却是用血和肉去拚，整千萬人的頭顱和身體，在炸彈下變成肉醬，甚至不知去向，建築物更不用說了。這些印象留給我們，不是悲哀，而是憤怒！集攏每個的憤怒爆發出來，會變成什麼呢？那是不能隨便想像的東西，但這不能隨便想像的東西，總有一天會表現它的真面目來。因此我準備着自己，便決定學習飛行，爲我技術修養上，唯一的目標

「加入飛行社後的興趣如何？」

「我們社裏學習飛行的女社員，只有我和密司陳兩人，但我相信想學的女性，一定很多，希望第二期招生時，女子能佔一個相當的數目。在別國的飛行訓練班，女性都踴躍參加，並且女子在飛行史上也有着各種新紀錄，難道中國婦女界就不能產生飛行人才麼？我們自然不甘落後的，趁政府提倡航空和人民擁護的現在，願大家努力！再一個多月，我們就要畢業，這不過學會初級飛行，效命空軍，更須嚴格的訓練。據我半年來的經驗，深覺飛行不是一樁極難的事，祇要鍊成金鋼不敗之身，抱定奮鬥的精神，犧牲的決心，必然可以成功的。」

「學習飛行後的感想如何？」

「我常常想：（一）中國民族的獨立生存，抵禦侵略，不單是要人民多買飛機獻給國家，還要國家多培植航空的人材，而且要自己能製造，能大量的生產；（二）二十世紀是航空的世界，不僅空戰將支配這時代，就是民用航空，也普遍的發展，其發展的限度，會使現在的人想像不到；（三）在這幾十年中，一個民族，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的天空領域，這個民族，必將爲他民族所奴役！」

「飛行社畢業後，將定何方針？」

「學完初級的飛行技術，只會駕駛民用機，當然是不夠的。我想進一步學會駕駛軍用的

戰鬥機和轟炸機，纔可以入空軍，上前綫，殺敵人，以報我們的祖國！所以我惟一的方針，便是升航空學校，進求深造。」

「對於婦女學習航空有何意見？」

「女子的體格，也許不及男子，至於天賦的智能，本沒有顯著的高下。現時因爲女子在社會上一切都沒有地位，所以女子學習航空，便覺得奇怪，而女子自身也就縮首不前，其實事在人爲，身歷其境，到也沒甚稀奇。最近報上說西班牙婦女的愛國精神，便想起中國女同胞，要最快的趕上人家。至於婦女與航空，似乎比參加海陸軍適宜得多，因爲駕駛飛機時，只要運用最敏捷的頭腦和最輕快的動作，而不需要多大的氣力，比曠夜奔馳的陸軍，與驚濤駭浪搏擊的海軍，自不可同日而語，這是我個人的見解，還希讀者來指教！」

西洋畫家

潘玉良女士訪問記

前天晚上在劉海粟家裏談天，無意中講到國內幾位成功的西洋畫家，海粟真是藝術叛徒，他批評人家，比較嚴謹，在他眼光中看來，簡直沒有幾位，尤其女性格外見少。我們正談得出神，忽然外面來了一位穿西裝的女人，那便是潘玉良女士。她正是有數的西洋畫家，前後二十年，足跡遍歐亞，對油畫有特殊的成功。大概看過她作品的人，誰也不會否認的吧。那晚上我和她也談了半小時的話，纔知道她過去的遭遇是很苦的，出娘胎一月喪父，八歲又喪母；從小依舅父長大，她說：「人家有慈愛的父母，我只有溫厚的舅父母」。十九歲便結婚，生了一個孩子，又赴歐留學，當年在海外苦學的情景，也很夠味的，這裏我把她談話拉雜寫來：

藝術生活

我先請他報告二十年來的藝術生活，她說：「我從小便喜歡美術，如今居然能繼續不斷

的在藝術界找生活，成了終身的專業，我的勇氣很壯，已能把握住自己的志願了。民國十年我在美專畢業，得到安徽省款的補助，赴法留學，進巴黎美專，四年畢業，所學稍有門徑。再升意大利皇家美術學院，研究歐洲的古代美術，東方女子在那裏求學的，我還算第一人，所以師生都異眼看待。我本是苦學生，又加省款積欠不發，有時匯來不過三五十元。不成整數的，寄宿在人家，勉強付了宿費，膳食自理，有時買幾塊麵包，只圖果腹，苦得不堪言狀。學到第三年獲得皇家獎金五千里拉，這是生平第一次榮譽。民十七年回國，任中央大學藝術科教授六年，今春應美專之聘，乃爲母校服務。我生平最喜歡遊山玩水，如浮山，九華，泰山，普陀，華山，終南，雪竇，天台，雁蕩，黃山，勞山，……，都隻身往游，沿路寫生，數年來作品二百餘件，定六月二日起在中華學藝社展覽，請中外各界指教」。

城鄉婦女

女士既到過各省游歷，農村情形，自然很明瞭，那末對於都市與鄉村的婦女，有何觀感，我這樣問她。

「我向來欽佩歐洲鄉村婦女的勞動精神，年來走過南北數省，纔相信我國農村婦女的勞動能力，勤儉美德，實有過之，農村裏好像無分男女，都同樣的操作，體格也同樣的堅實；婦女還得照顧家政，有時丈夫出外，她們全部負起家政和農事的責任，這是城市中所

望塵莫及的。她們只有一個缺憾，沒受教育的機會，智識太淺薄；腦力欠敏銳；至於都市女人，尤其像上海，真太奢侈了，過分的裝飾，浪費時間與金錢，至爲可惜！我並非反對，但主張有相當的限度，否則得不償失，隨在予人以不良的印象，有些事當親自操勞，不必事事假手婢僕。還要認識自己，勿妄想，勿慕虛榮，要反省我的思想，學識，操守，能否適合現代社會？爲人處世，能否有利於大眾？願今日之中國男女，達到真正平等的地位，……

「這是她幾句有力的話。

夫婦之道

我又問她對於夫婦之道，有何高見？她說：「夫婦之間，第一要真誠，雙方都不容有敷衍，虛驕的脾氣，敷衍只能一時，決不能持久，猜疑更要不得，往往一事隱掩，便起隔膜，反而弄假成真，真的也變成假了。夫婦難免爭執，須有和平態度，事實勝於雄辯，當時讓步，事後解釋，何事不可理解。有些人家經濟分立，各不相侵，於是弊端百出，女的尙能積儲，男的易於揮霍，甚至身敗名裂，不一而足；我主張經濟公開，實行家庭會計制，夫婦同甘苦，共患難，還有夫婦不能終年同居，須有數次短期的離別，這也是維持伉儷情愛的一法。」

最後在她書篋中檢出一幀亡命者的粉畫，凝視這個偉男子，亡命雖是亡命，而氣概不凡，因此影印如上。

周麗華女士談兒童教養

母親沒智識，子女們不獲良好的生活；

母親不負責，比無智識的情形更可憐！

前幾天和三五位朋友談話，他們都是西洋畫家，所談的自然不出美術的範圍，其中有一位會推薦到周麗華女士，說她對於西畫，下過廿餘年苦工，作品非常優秀，行將步潘玉良後，出其所作爲本年海上第二度女子西洋畫展。當時我腦子裏就留下一個影子，果然不上半月，周女士的畫展，便出現於大新公司的四樓，抽了一些空，到會欣賞了一回，把二百多幅油畫，一齊看完，纔相信那位朋友的話，確是不錯。繪畫我雖是外行，好壞多少還能辨別出來。她的繪畫，不僅用感覺去支配色調，且有哀豔動人的情緒，寓意亦深遠，真是畫家中之富有思想者。例如「敵機下之同胞」，「白雪與赤血」，「永別」，「暴風雨下之和平神」……等數幅，簡直和我們報上每天所登的大標題不謀而合，這些好像前綫的寫生，刺着每個同胞的心靈，真可以說是「國防的藝術」。今日的和平神，已在暴風雨中，和平之夢，原亦渺茫無期，處此惡劣情勢，惟有集中全國力量，予敵人以重創！

那天我先欣賞了畫，而後認識了她，彼此一見如故，席間談了不少的話，由談話之中，映出了她那爽直的生性，艱苦奮鬥和疾恨世人虛偽掩飾的精神，他說：「我生長於徐州，父親是江西瑞州人，所以徐州只能稱爲第二故鄉，十七歲到滬，就久居於上海，自美專畢業後，一度在教育界服務，後因家務牽累，不能出外做事，每天只是以繪畫爲惟一的工作。從小我就喜歡繪畫，二十餘年來，絲毫沒有厭倦過。我的家庭生活，也和別人異樣，自己不做事，丈夫的進益也有限，但我需要油畫的一切材料，都是價值昂貴的舶來品，我不願爲了浪費而荒廢我的學業，他也不曾嫌我靡費太多，但我總覺過意不去，因此也有抵補的辦法，便是不雇傭僕，燒飯，買菜，洗衣服，收拾屋子，都由我全部負責，把那雇用僕人的錢，拿來多繪幾幅油畫，是很值得的事。社會上一般人決不會明瞭一個人因着某種嗜好，而犧牲其他一切所得的精神上的快慰，有些朋友說我有點傻，爲何不用一個僕人，自己省省力，落得享福。這固然是一番好意，但不明白我並不因此而感到一點苦痛，反而因每天有固定的工作，心裏很舒暢，身體也健壯。他也領會我的心，而體諒我的力，幫忙我操作一切，因是相互間愈見親切，愈見融洽，這種代價，豈是金錢所能衡量得出」

由家庭生活又談到了目前的婦女問題，她很沉重的說：「提高女權，唱了這麼多年，依然是男權中心的社會，女子有什麼地位可言？現社會正不知有多少可憐的婦女，呻吟於陰暗的環境之中，現在有兩種女人：一種是醉生夢死只知享樂的女子，一種是未受教育過牛馬式

生活的女子；她們懂什麼女權，有誰來解放？所謂提高女權，也不過痴人說夢，或等於日本人對中國人說「親善」無非小口惠而已。所以論女權，正不知從何說起，於是她不願再談下去，可是又轉到兒童教養的問題。

「兒童是每一個家庭中主要的份子，那末兒童的母親，最好是有智識的，懂得治家之道的，否則母親便是沒頭腦的人，什麼良好習慣，幼童心理，教養方法都沒有，衛生更談不到，生在如此家庭的兒童，真是不幸，最可憐的了！然而都市中常見富貴之家，母親是有智識的，因為貪玩，愛交際，不顧家事，對兒童不負責；有的想經濟獨立，而出外服務，把兒童委託無智的傭人，隨便打罵，帶管無方，這種孩子，比貧家的子女更為可憐！可見爲了經濟上的關係，而不把孩子好好教養，不但一家損失，社會國家都有絕大的影響。由這問題，可以知道只有四種婦女，可以從事於職業的活動：（一）未婚的女子，（二）獨身的女子，（三）未生小孩的婦人，（四）孩子長大了的婦人，我想不合這四種條件的婦女，實不宜放棄其天職，老老實實的管理家政，盡心教養兒童，如其經濟上發生問題，可謀相當的副業，雙方可並行而不悖。婦女的娛樂，自然也不能疏忽，我想最好以音樂，運動，書畫，旅行，影劇，或者找朋友談話，收切磋琢磨之效，此外不正當的消遣，實在太無意味了」。

關於大家庭與小家庭的制度，她也根據已往的經驗，約略說到：「婦女所認爲最難應付的，是大家庭的環境，一樁事情，翁是這樣說，姑是那樣說，因而夫婦的意見，也不一致，

新舊的主張，難得融洽，各執成見，形成多頭政治，天真的兒童，最會模仿，生在這種環境裏，最易染到不健全的思想與習慣，所以破落戶必是大家庭蛻變的結果，敗家子也由於大家庭所產生，自然依目前的趨勢，無論鄉村與都市，應由大家庭改成小家庭的組織，一夫一婦，互助合作，經濟公開，管理嚴密，號令統一，平時予兒童以良好合理的印象，子女的將來，決無越軌的行動，這是我對新家庭小小的貢獻。」

鄧裕芝女士談勞工福利事業

近世產業發達的國家，對於勞工福利事業，都有精密周詳的設施。譬如說某種業產，資方只圖近利，不顧勞方生活的安全與健康衛生的保障，其結果必致兩敗俱傷。我們中國的產業，不能與工業先進國比擬，所以勞工福利事業，也是瞠乎其後；俗說水漲船高，暫時要講怎樣辦理這些勞工事業，未免言之過早。可是目前我國勞工的情形，大家應該明瞭一些，我爲了這一問題，曾和服務於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主持勞工部有十年經驗的鄧裕芝女士，在她一席談話中，可以窺見一斑。

在未談本題之前，先得介紹鄧女士的略歷，給讀者一個認識。她是湖南長沙人，金陵女子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就在會裏擔任學生部幹事。不上三年，調入勞工部，民國十八年由會派赴日本歐美考察勞工福利事業，Welfare Work 特別注意·英·美·德·日·瑞五國，費了五個月時光，得到很多寶貴的資料，當時會撰長篇報告書，可是沒有公開發表。到了英國，復在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研究一年，回國後仍任原職。她對於勞工福利事業，觀察很透澈，而且慨乎言之，我知讀者一定會非常感動的。

她說：「我所說的各國勞工狀況，雖是前六年的事，但據最近調查報告，除德國外，無

多大變更，所以我把舊事重提了：（一）當時日本的工會，已經很活動，組編也嚴密，一般工人教育程度，比我國工人高，由資方主辦的勞工福利，與英美無甚區別，如工人的救濟，娛樂，食宿補習教育等，都有相當成效。（二）美國的工會，以前分作兩派：一派是A.F.L.，全是美國生長的工人，思想很守舊，歧視外籍工人，華工也給他們排斥的。一派是I. W. W. 這一派對外籍工友，一視同仁，內部很有組織，所辦工人的教育，娛樂，救濟等事業也很多。大概美國工會的福利事業，分作兩種：一是廠方主辦的，一是工人自辦的：前者使工人生活安定，無須組織工會，減低勞方與資方對抗的意識，分散工人組織的力量。後者是智識較高的工人，自己辦理一切福利事業，不願給資方有計劃的操縱，兩者各有利弊。美國的產業特別發達，所以工人福利事業也比各國完善。（三）德國當時的工會規模極大，他們自己辦報紙辦學校，由小學至大學，都很完備，後來政制變更，如今工會的大權，操諸國社黨，其情況當然今非昔比了。英國工廠法實施的情形，也一度考察過，他們工會的組織很嚴密，工人教育與訓練，不在美國之下，工人活躍的情形，不及美國，這就可看到兩國民族性不同的地方。

這裏我要談談我國工人的福利事業，可以分作幾點說：（一）在中國站在工人本身利益的立場來辦理工人的福利事業，可說極爲少數，固然我們也不能和外國來比，外國工會不屬任何一黨，工會是工人經濟鬥爭的方式，如爭工資，工作時間，同時也脫不了政治的活動。

(二) 實施工人教育，提高工人智識程度大家認為迫切的事，不過工人教育。應由何方辦理，倒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在英國是社會上第三者，尤其是熱心工人教育的學者，辦理工人教育；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以英國的工人教育辦得最好，你可以和每一個勞工談談國際問題，或是政治問題，都很能對答，我想一位中學生，恐怕也難能吧？中國現在能有社會上第三者（不是政府也不是工人）來辦工人教育，的確很需要。(三) 中國工廠的工作時間，比任何一國都長，普通總是十小時至十二小時，而待遇很苦，不要說教育，就是健康也都不行。他們的精神與時間，都不容許你受教育的洗禮，現在政府要實施工廠法，減少工作時間，實為重要的先決問題之一。(四) 男工苦，女工更苦，由各種產業工人統計表看來，女工比男工衆多，而已嫁的女工，除工廠工作外，有家庭瑣事，她們常減少睡眠的時間，來完成她每天的職務。逢到生產的前後，不能多請假，更覺得苦痛，此種場合，應用政治力量，促成廠方辦理托兒所，及生產前後加長休假期，但恐不易辦到，因廠方亦有苦衷，反使廠方感到雇用女工的損失。照目前的情形，女工本身沒有健康的生活，而影響到子女的體格，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我們從國家民族的立場來說，實不能隨便讓它過去的。因工人佔都市市民的最大多數，要是工人一家都不健康，這項損失大得可怕的。疾病原是人生苦事，然而貧且病的工人，那苦痛便可想而知。像上海這麼大的都市，免費及減費的醫院，完全沒有，即便有一二公立醫院，同樣的有錢人才可以療病，窮人休想能進門。工人生了病，工資停給，已屬損失，

而家用增加，再納醫藥費，事實上是不能久持的，因此生病的工人，精神物質，兩重壓迫，於是，往往由小病而大病，大病而死亡，也有初次病愈，因勞頓而復發，這是多麼傷心的事！我是與女工們最接近的一個人，平素耳聞目見，都是這些事，弄得愛莫能助，困難萬分。此外工人失業，也是頂重大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勞工的一切，都不是單純的問題，在現階段的中國，尤其需要緊急解決的！」

熊璧雙

耀雙
佩雙

姊妹印象記

科學能救國，藝術也能救國；

既是中國人，應爲中國效命！

嶺南熊璧雙、耀雙、佩雙三女士，名震藝林、幸得黨國要人們的推許，更是聲價十倍，本來在現階段中，無論什麼學術專家，是要靠個人的力量，決計不能增高你的地位，非得顯貴名流的吹扇，一輩子也不能露頭角的。藝術這樣東西，原是最高貴，最超然的，試問現時的艺术家有那幾人是靠本領成名的？更有幾人不是專靠達貴顯要提拔而成名的？換句話說，藝術的造詣，的確要有相當功力，纔能享受相當的盛名，這是理所該然的，還有技巧平庸而坐擁虛名的，我們自然不敢恭維了。像嶺南三英，去年奉汪精衛先生之命，到京展覽作品，我想未曾目睹的人，對於她們的藝術，難免發生疑問，這是人之常情，不足爲怪。前天她們姊妹三人，聯袂蒞滬，我爲好奇心驅使前往訪問，首先展開她們的作品，凡花卉，翎毛，人

物，各別的或合作的，欣賞過新作十餘幅，使我折服，認爲功力之深，不同凡響：所謂辦香南田，得其神髓；以三姊妹這樣輕的年齡，而有那麼好的成績，所以能得要人們的賞識，初非偶然。

牠們原籍番禺，父親是前清舉人，俞曲園先生的及門弟子。熊氏有姊妹九人，兄弟三人，璧雙行一，與兩妹在廣州執信女學讀書時，汪精衛氏曾教授文學課程，孫哲生朱家驊兩氏爲校董，所以他們有師生之誼。後來升入香港大學文科，前年夏同級畢業，三人初習洋畫，後改國畫，得高奇峯，容仲生，張縱初三氏指導，十餘年來，藝乃大進。牠們去年到了首都，曾開過一次展覽會，今年五月又開出國預展會，這幾天要在上海再開一次出國預展會，地點及日期，由市政府代定，會後回粵，便定期放洋，先到新加坡及南洋各要埠，展覽出品，再直放德國，轉赴英法各邦，明年渡美，繞道日本回國，爲期一年，牠們這回是奉教育部令，考察歐美各國藝術，順便展覽出品，對外宣揚中國的藝術，一方面想多多吸收點西洋繪畫的作風和技術。

「考察歐美回國以後，將怎樣努力你們的前程」？我提出了疑問。

「我們的計劃，想回國後在粵籌辦一所女子美術學院，養成新進的人才，目前廣州有一所市立美術專科學校，專爲女子設立的，國內也沒有；中央方面，有很多人表示同情，此番回粵，將先與省市當局作初度接洽，除此以外，沒有第二計劃」

「你們三姊妹的志願都一樣麼？」

耀雙說：「是呀！我們三人所學相同，志趣相同，努力的目標，當然也相同了。」

「照此說來，你們真是三位一體了。」於是大家笑了一陣。

「正當你們出國的時候，而國難益見緊張，敢問對此作何感想？」

佩雙說：「我們年紀太輕，只知道畫幾筆畫，那敢侈談國事。不過美術這樣東西，是很可以代表民族性的，科學能救國，藝術也能救國，但方法微有不同而已。從「九一八」國難以後，我們也有許多作品，表現救國主義的，其中如「春令在原」，「喬木嚶鳴」，「鴻雁來賓」……都是國難抒情之作，曾引起大眾的注意。

「你們三姊妹平素對於婦女問題有些什麼意見？」

這一個問題，三人都有意見發表，後來璧雙把它歸納起來，又說了一遍：「婦女至少要佔全民族的半數，既同為中國人，應同樣負起救中國的責任。救國從何救起呢？這就不是三言兩語所可概括的。以我們三姊妹而言，惟有從本身做起，訓練自己的才能，充實自己的學識；站在美術作者的立場，負起本位救國的責任。此行除考察藝術之外，當留意各國婦女的長處，帶回來給我們女同胞作參考。」

我們得正談得出神，牠的父親仲卿先生推門入室，握手為禮，對記者說：「……小女等雖久居港粵，遠游京滬，而且大學畢業，依然未染都市習氣，能保持忠厚誠懇的態度，聊以

目感。現在重臨繁華都市，她們原就是孤陋寡聞，簡直同鄉下人游城隍廟一樣，都要前輩先生的指導。她們除了讀書學畫之外，不問外事，不懂交際，此次出國，給她們機會，知道東西洋文化事業的新趨勢。……」

同懷三姊妹，奉派出國，漫游歐美，考察藝術，這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的確是很光榮的一頁。不過西方諸國的習俗，和我國多少有些不同，例如交際酬應的禮貌，健康活潑的天性，尤其是女子，應加注意：熊氏三英的藝術作品，已臻上乘，可是還不脫閨秀柔弱的氣息，見了人好像羞人答答的，身體似乎太瘦削，在西洋人看來，也許要誤解中國女子還是有些病態美呢。

李華緬女士談銀行生活

極少讀書運動。精神稍感苦痛，

雖居都市中心。生活類似鄉村。

婦女解放的最要條件，無疑的是職業的平等，經濟的獨立；所以我們對於自食其力，於社會大眾有所貢獻的一般職業婦女，表示無限敬意。在此男性中心的社會裏面，女子處處受着男性的欺侮與藐視，甚至對可愛的職業婦女，也輕描淡寫的加以「花瓶」的名詞，這是值得痛恨與抨擊的。在把職業婦女看作「花瓶」的社會裏，她們內心的痛苦，是不難想像的。記者站在同情的理解的立場，很想把她們的生活描寫出來，其內容不論痛苦與樂趣，主觀與客觀，除引起社會一致同情外，並鼓勵職業婦女前進的精神！

本文所介紹的，是一位銀行的女行員，——李華緬女士。她老成持重，服務認真，十年如一日的過着銀行生活，而且做得津津有味，倒也不是容易的一樁事。前天我去訪問，她發表了許多很切實的話，她說：「民國十年我們同學五人，畢業於蘇州女子職中商科，校方保

荐四人進上海女子銀行實習，那時銀行制度雖然新式，但實習生同學徒一樣，要揩台抹桌倒痰盂的，我們剛出學校，多少有點自尊的心理。對這些事很不耐煩，不到半年，便聯名請辭；校方對我們有始無終，表示不滿。如今想想這些小事，算得什麼？沒有堅苦自持的毅力，真是一大污點。後來我到杭州的弘道女學任會計，因江浙戰爭回蘇執教，中間也曾嘗試過新聞記者的生活，那便是吳縣日報的教育與婦女欄，自己編纂，還要撰述，深夜畢事，苦中亦自有樂趣。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中國墾業銀行開幕，我便進行就業，舊調重彈，於今又是八個年頭了。

這七八年來，李女士一向主辦活期存款，她有着豐富的經驗，工作方面，也有種種觀感，她便舉出如下數點：（一）一般市民的程度太低，缺乏銀行常識，他們多數是僮僕學徒，字都不會寫。每天百十人擠在一堆，這樣那樣爲他們解釋，真夠麻煩，耐性差一點的人，包你頭昏腦漲。（二）女行員的性情比較和善，並且講究禮貌，竟有少數顧客，氣粗膽壯的存心藐視，這種地方，大概是教育太低的緣故。（三）本行的特點，是女同人多，男同人少，經理以下十六人，女的佔十三人之多。同人之間，十分親密，好像姊妹兄弟一樣，精神上非常愉快，辦事也便利得多了。（四）行員的薪給，可以說是微薄的，就拿我們來說吧，幸而職務忙碌，一天到晚，只是伏案工作，生活極有規律，不愛修飾，減少浪費，所以尙能維持

，但如男女異地以處，恐怕就生問題了。究竟女子的經濟負擔，暫時比男子來得輕一些。（五）常人以為女子是低能兒，是不負責任的，這是一偏之見。我想任何事業，除非實權不交託女子辦理，如其以實權交給女子，必更比男子負責。因為女子極愛榮譽，而且極穩妥的，你瞧報上不是常見什麼投機失敗，因而舞弊，捲逃，通緝這類新聞麼？試問其中曾有女子幹過這些勾當麼？像本行及八仙橋支行，不論收款，匯劃，儲蓄等部，完全由女子担任，七八年來，從無分文參差，在此情形之下，要是說女子是花瓶，是不負責任的，這話從何說起？在我看來，像銀錢業的行員，派女子担任，最為相宜，希望同業領袖們，多多的提倡。

李女士又談起她們的日常生活：「從今年起，我們星期日也休假了，以前是星期照常辦公的。雖說八小時工作，然而我們總在九小時以上，先前講過，這裏好像我們的家庭，真的，我們大都寄宿在行裏，每晨六時起身，八時半開始辦公，中膳分作兩班，輪流工作，門市不停，直到晚上，有時要開夜車，一天的時間，都化在辦公室裏，簡直沒有休息，沒有運動，於保健衛生方面，真太欠缺了！這是很感痛苦的。九時安息。我們足以自豪的，不事修飾，不染惡習；無不正式的交際，無不合理的消遣；我們雖居住大都會繁華的中心却完全過鄉村簡單的生活。我們感覺最危險的一件事，便是讀書的機會太少，智識有飢荒的恐懼！記得前年夏季，我們就讀於市商會夜校，補習經濟常識，常因職務關係，不能及時趕到，而寒暑

假大考，適逢銀行決算的時期，顧此失彼，只有半途而廢，從此我們再也不敢嘗試了。除此以外，我們對於同人合作的精神，位置的安定，上下一體的感情，是感到相當滿意的」。

金光楣女士談家庭儲蓄

——安定家庭經濟，贊助國家復興，是乃儲蓄的大道！

「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朱柏廬先生的話，仔細體味下來，的確意義深長；在此國難期間，無論是經濟建設，國防建設，隨在可以應用到這兩句至理名言的。

其次就家庭經濟言：憑你天大本領，也逃不出這個圈子的。金錢爲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話雖如此，然而你能囫圇吞的行麼？你一身一家，今天沒有一個錢，試問怎樣過日子？讀者勿誤會我的意思，我不是拜金主義者，我不會高唱過「金錢萬能」的調兒；我主張盡了義務，費了勞力，應該獲得相當報酬的。凡是我盡義務，費勞力所得來的錢，都是禮義之財，應處理得當，愛惜用度，勿浪費，虛擲，這是理財第一個原則。

現實社會，人事日繁，需用日廣，以有限的收入，應無限的支出，難怪大家都感到生活的困難。要是手裏少微放鬆一些，使你常有左支右絀之苦。在此情形之下，只有省吃儉用，量力儲蓄，才是惟一的出路。我爲了家庭儲蓄問題，曾和一位婦女運動的健將，也是賢明的主婦——金光楣女士討論過，她爲我多方探討，貢獻不少良好的意見。在沒有談到正題以前，我不妨介紹金女士的經歷，使讀者先有一個印象。

她是江蘇淮安人，出身於農業社會，從小家境優裕，而她從中學到大學的過程中，大半依自力奮鬥，不靠家庭接濟。因為姊妹衆多，她想減輕父母的負擔，多多供給弟妹的教育費。一個女青年，能有這樣的孝思毅力，也算不輕容易。當民國十七年北伐軍攻到濟南，發生了五三慘案，舉國抗敵情緒沸騰的時候，上海中等以上學校，男生組學生軍，女學生組救護隊，總數有三四千人，金女士榮膺總隊長，願效前驅；那時她正肄業愛國高中，最熱心民族解放運動，後來升上海法學院，力學之餘，潛心著述，自得全滬各大學及全市黨員國語演說競賽四次冠軍之後，金光楣三字，聲震邇遐。幾年來歷任各校訓育主任，近膺市社會局專員之職。

「女士熱心社會運動，內顧家庭天職，精神必甚勞頓，不知對此作何感想？」我首先用慰勞的語調，請她報告生活的狀態。

「我離開了學校生活，盡我公職，兼理家政，雖然比讀書時候繁煩，而精神上並不覺得困頓。不過爲公家怎樣忠實服務？在家庭怎樣做賢明主婦？真是知難行亦不易！辦公須有一定時刻，而家事則瑣瑣屑屑，窮終日之力，猶未能盡善，欲求內外稱職，實非易事。幸而我體力頗健，習勞有素，自信尙能應付。本來職業婦女最感不便者，即幼兒須親自哺乳，不忍見其啼飢號寒，而公事又不容疏懈，愈覺職責之繁重。」

「賢伉儷各有職業，各能生產；不知於家庭經濟方面，有何高見？」

「現實社會，人事繁，酬酢忙；物質消耗，難於預算，明天要用多少錢，今天還不知道；歲歲年年，辛辛苦苦掙來的錢，依然還諸社會；像我倆都有職業的人，尙且如此，何況薪給微薄的人，尤其是失業的大衆？我想這是任何人共同的感覺。那末惟有平時注意儲蓄，不管省下多少，多存多儲，少存少儲，積少成多，久而久之，其效必宏。」

「儲蓄有活期，定期，有獎諸類，女士以爲何種最便？最佳？」

「有錢儲蓄，不管那種都好，不過銀行儲蓄，利益太薄，而普通人對金錢上的欲望太奢，一些辛苦錢，存了幾年，還只有微薄的息金，但是漸漸積下來，有備無患，總是比不儲蓄好得萬倍。儲蓄貴乎恆心，月月儲，年年儲：成了習慣，終身受益無窮。至於有獎儲蓄，常有意外希望，自然更有興趣。有興趣，故可繼續不斷的存儲。」

現在有獎儲蓄的機關，只有兩三家，女士以爲那一家穩當可靠？請予說明，使一般家庭有所準繩。」

金女士想了一想：「憑我個人見地，不論何種生產事業，當以利國福民爲前提。凡屬有利國家民族的，我們應盡力倡導。以儲蓄而論，亦當以國人經營的銀行爲本位，舍己私人，智者所不取。譬如萬國儲蓄會，我們也承認它的歷史和信用，可惜是外商的資本，現在惟有中央儲蓄會，是國營的事業，穩當可靠，所訂辦法，非常優厚，本銀之外，紅利厚，獎額多，使儲戶有永久利益，最適合一般家庭的儲蓄。中央儲蓄會既是國營的事業，凡是愛國的人

都應該作爲後援，促進它發揚光大。使它集合零星資金，積成巨數，用於國家的建設，以增厚國力，走上國民經濟復興的大道，愛國同胞，當能明瞭此深長的意義。所以這種儲蓄，小之增益家庭生活，大之安定國家經濟；既有益於一身一家，復有助於國家復興，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她這番所講儲蓄的道理，懇切而透澈，使我非常的感動！

版 所 不 轉
權 有 准 載

新女性講話

快樂家庭
叢書之一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八日初版

每冊實價四角

著 作 人 黃 寄 萍

發 行 人 鄭 希 濤

發 行 者 聯 華 出 版 社

上海愛多亞路中
匯大樓六一九號

印 刷 者 聯 華 出 版 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914B

